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簡編五百種

王雲五主編

四庫全書總提要

(八)

承瑤等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省立新竹高中國書館



00010695

萬有文庫

第一集簡編五百種

總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八)

永瑆等撰

國立基本叢書

010695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三十六

經部三十六

四書類二

【四書集義精要二十八卷】兩淮鹽政採遺本。元劉因撰。因字夢吉，號靜修，容城人。世祖至元十九年，徵授承德郎、右贊善大夫。未幾辭歸，再以集賢學士徵，不起。事蹟具元史本傳。朱子爲四書集註，凡諸人問答，與集註有異同者，不及訂歸於一而卒。後盧孝孫取語類文集所說，輯爲四書集義，凡一百卷。讀者頗病其繁冗，因乃擇其指要，刪其複雜，勒成是書。張萱內閣書目作三十五卷，一齋書目則作三十卷。考蘇天爵作因墓誌，亦稱是書三十卷，則萱所記誤矣。此本僅存二十八卷。至孟子滕文公上篇而止，其後並已闕佚，亦非完帙。然朱森尊經義考註云未見，則流傳頗罕。亦元人遺笈之僅存者，不以殘闕病也。其書芟削浮詞，標舉要領，使朱子之說不惑於多岐。蘇天爵以簡嚴粹精稱之，良非虛美。蓋因潛心義理，所得頗深，故去取分明，如別白黑，較徒博尊朱之名，不問已定未定之說，片言隻字，無不奉若球圖者，固不同矣。

【四書辨疑十五卷】內府藏本。不著撰人名氏。書中稱自宋氏播遷江表，南北分隔，纔百五十六年，經書文字已有不同，則元初人所撰矣。蘇天爵安熙行狀云：國初有傳朱子四書集註至北方者，溥南王公

雅以辨博自負。爲說非之。趙郡陳氏。獨喜其說。增多至若干言。至書多引王若虛說。殆寧晉陳天祥書也。朱彝尊經義考曰。四書辨疑。元人凡有四家。雲峯胡氏。偃師陳氏。黃巖陳成甫氏。孟長文氏。成甫長文並浙人。雲峯一宗朱子。其爲偃師陳氏之書無疑。所說當矣。其曰偃師者。元史稱天祥因兄祐仕河南。自寧晉家洛陽。嘗居偃師南山故也。天爵又謂安熙爲書以辨之。其後天祥深悔而焚其書。今此本具存。或天爵欲張大其師學。所言未足深據也。凡大學十五條。論語一百七十三條。孟子一百七十四條。中庸十三條。其中如駁湯盤非沐浴之盤。謂盤乃淺器。難容沐浴。是未考禮喪大記鄭註。有盤長二丈深三尺之文。頗爲疎舛。又多移易經文。以就己說。亦未見必然。然亦多平心剖析。各明一義。非苟爲門戶之爭。說春秋者三傳並存。說詩者四家互異。古來訓詁。原不專主一人。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固不妨存此一家之書。以資參考也。

【讀四書叢說四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許謙撰。謙有詩集傳名物鈔。已著錄。案元史本傳。謙讀四書

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爲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顯辭約意。廣讀者安可易心求之乎。黃潛作謙墓誌。亦稱是書敦釋義理。惟務平實。所載卷數。與本傳相同。明錢溥祕閣書目。尙有四書叢說四冊。至朱彝尊經義考。則但據一齋書目。編入其名。而註云未見。蓋久在若存若亡閒矣。此本凡大學一卷。中庸一卷。孟子二卷。中庸闕其半。論語則已全闕。亦非完書。然約計所存。猶有十之五六。卽益以所闕之帙。亦不能足原目二十卷之數。殆後來已有所合併歟。書中發揮義理。皆言簡意該。或有難曉。則爲圖以明之。務使無所疑滯。而後已。其

於訓詁名物亦頗考證有足補章句所未備於朱子一家之學可謂有所發明矣。

【四書通二十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胡炳文撰炳文有周易本義通釋已著錄是編以趙順孫四

書纂疏與真子四書集注皆闡朱子之緒論而尚有與朱子相戾者因重爲刊削附以己說以成此書凡朱子以前之說嫌於補朱子之遺皆斥不錄故所取於纂疏集成者僅十四家二書之外又增入四十五家則皆恪守考亭之學者也大抵合於經義與否非其所論惟以合於註意與否定其是非雖堅持門戶未免偏主一家然觀其凡例於顏淵好學章哀樂哀懼一字之筆誤亦必辨明於爲政以德章初本作行道而有得於身祝洙本作行道而有得於心改本又作得於心而不失刊本先後之差亦悉加考正其於一家之學用心亦勤且密矣章句集註所引凡五十四家今多不甚可考蔡模集疏間有所註亦不甚詳是書尙一一載其名字頗足以資訂證然如集註以有婦人焉爲邑姜所引劉侍讀曰者卽劉敞七經小傳之說也炳文獨遺漏不載蓋敞在北宋閉戶窮經不入伊洛之派講學之家惡其不相攀附遂無復道其姓名者故朱子雖引之而炳文不知爲誰也是亦各尊所聞之一驗矣

【四書通證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張存中撰存中字德庸新安人初胡炳文作四書通詳義理而

略名物存中因排纂舊說成此書以附其後故名曰四書通證炳文爲之序稱北方杜縉山有語孟旁通平水薛壽之有四書引證案杜縉山名瑛金人薛壽之名明年元初人皆失之太繁存中能刪冗從簡去非取是又曰學者於余之通知四書用意之深於通證知四書用事之審推之甚至今核其書引經數典字字必著所出而論語夏曰瑚商曰璣一條承包氏之誤者乃不引禮記以證之又時見曰會衆類曰同

與周禮本文小異。蓋宋代諱殷，故改殷爲衆，乃但引周禮於下，而不辨其何以不同，皆不免有所回護。不知朱子之學，在明聖道之正傳，區區訓詁之間，固不必爲之諱也。孟子與楚將昭陽戰，亡其七邑，一條存中謂史記作八邑，未詳孰是。不知司馬貞史記索隱明註史記古本作七邑，是朱子稱七邑，乃據古本，原非謬誤。存中持疑不決，亦失於考核。又如三讓引吳越春秋，泛及雜說，而於歷代史事，每多置正史而引通鑑，亦非根本之學。然大概徵引詳明，於人人習讀不察者，一一具標出處，可省檢閱之煩，於學者亦不爲無補矣。

【四書疑節十二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元袁俊翁撰。俊翁字敏齋，袁州人。前有黎立武、李應星序，又

有彭元龍序二篇。應星、元龍序皆稱俊翁獨立武序作雋翁，蓋傳寫字異也。其仕履無可考。立武序稱以重吾榜，應星序亦稱奕奕魁文，知嘗首舉於鄉矣。立武應星序及元龍前一序，並側註經史疑義字。元龍後一序，又側註四書經疑字，而卷首標題則作待問集四書疑節，互相參錯。考俊翁題詞稱科目以四書設疑，以經史發策，因取四書經史門分而類析之，蓋待問集者其總名，經史疑義四書經疑其中之子部。今經史疑義已佚，故序與書兩不相應也。惟疑節之名不甚可解。卷首有溪山家塾刊行字，或重刻時有所刪節，故改題曰節歟。朱彝尊經義考中載之，註曰未見。此本猶從元版傳鈔，其例以四書之文互相參對爲題，或似異而實同，或似同而實異，或闡義理，或用考證，皆標問於前列，答於後。蓋當時之體如是，雖亦科舉之學，然非融貫經義，昭晰無疑，則格闕不能下一語，非猶夫明人科舉之學也。

【四書經疑貫通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元王充耘撰。充耘有讀書管見已著錄，是編黃虞

稷千頃堂書目。謂其已佚。此本爲明范欽天一閣舊鈔。尙首尾完具。惟第二卷中脫一頁。第八卷中脫一頁。無從校補。則亦僅存之笈矣。其書以四書同異參互比較。各設問答以明之。蓋延祐科舉經義之外有經疑。此與袁俊翁書皆程試之式也。其間辨別疑似。頗有發明。非經義之循題衍說。可以影響揣摩者比。故有元一代。士猶篤志於研經。明洪武三年。初行科舉。其四書疑問。以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節。與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合爲一題。問二書所言平天下大指同異。案此題見日知錄。蓋猶沿元制。至十七年改定格式。而經疑之法遂廢。錄此二書。猶可以見宋元以來。明經取士之舊制也。

【四書纂箋二十八卷】內府藏本。元詹道傳撰。道傳臨川人。其始末未詳。是書略仿古經箋疏之體。取朱子四書章句集註或問。正其音讀。考其名物度數。各註於本句之下。亦開釋朱子所引之成語。如真精力久。出荀子勸學篇。孝子愛日。出揚子孝至篇。皆爲證其出處。其所援引。亦開有牴牾。如論語夏瑚商璉。朱子本引包咸舊註。案咸註久佚。此據何晏集解所引。道傳既引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辨其異同。而復謂夏曰瑚。商曰璉。本於爾雅釋器。今檢校爾雅。實無此文。則道傳杜撰附會也。又此書於朱子所引諸儒。皆詳其名字里居。而孟子盡心章。引陳氏厭於嫡母之說。實陳者卿。孟子紀蒙中語者。卿字壽老。臨海人。見葉適水心集。此獨失載。亦未免有所疎漏。然大致皆有根柢。猶元儒之務實學者。與張存中四書通證相較。固猶在其上矣。

【四書通旨六卷】內府藏本。元朱公遷撰。公遷有詩傳疏義。已著錄。是編取四書之文。條分縷析。以類相從。凡爲九十八門。每門之中。又以語意相近者。聯綴列之。而一一辨別異同。各以右明某義云云。標立

言之宗旨。蓋昔程子嘗以此法教學者。而公遷推廣其意。以成是書。其開門目既多。開涉冗碎。故朱彝尊經義考謂讀者微嫌其繁。又如樊遲請學稼。不過局於末業。乃列之於異端門。與許行同譏。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本周室班爵之制。乃列之於士門。與處士一例。亦頗傷躋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孔門弟子。子思孟子諸門。以人隸事。體近類書。尤爲無所發明。然於天人性命之微。道德學問之要。多能剖其疑似。詳其次序。使讀者因此證彼。渙然冰釋。要非融會貫通。不能言之成理如是也。所引諸家之說。獨稱饒魯爲饒子。其淵源蓋有自矣。明正統中。何英作詩傳疏義序。稱永樂乙酉。因閱四書通旨。而語及疏義。則是書行世。在疏義之前。顧明以來。說四書者。罕見徵引。近通志堂經解始刊行之。蓋久微而復出也。句下開列異同。如喜怒哀樂一條。謂右以體言。而註亦曰以性言字。允執其中一條。謂右以用言。而註亦曰以事理言字。如是者不一。疑刊是書者。參校諸本。所附非公遷之舊。其出自誰手。則不可考矣。

【四書管窺八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史伯璿撰。伯璿字文璣。温州平陽人。據所作管窺外篇。成於至

元丁未。卽元亡之年。計其人當已入明。然始末不可考矣。是編見於祕閣書目者五冊。楊士奇東里集。則稱有四冊。刻版在永嘉郡學。永嘉葉琮知黃州府。又刊置府學。是明初所行。已有二本。然刊本皆散佚不傳。故朱彝尊經義考註云。未見此本。乃毛晉汲古閣舊鈔。大學中庸孟子尙全。惟論語闕先進篇以下。蓋傳寫有所佚脫。然量其篇頁。釐而析之。已成八卷。經義考乃作五卷。或誤以五冊爲五卷歟。其書引趙順孫四書纂疏。吳真子四書集成。胡炳文四書通。許謙四書叢說。陳櫟四書發明。及饒氏張氏諸說。取其與集註異同者。各加論辨於下。諸說之自相矛盾者。亦爲條列而釐訂之。凡三十年而後成。於朱子之學。頗

有所闡發。考朱子著述最多，辨說亦最夥。其間有偶然問答，未及審核者，有後來考正，未及追改者，亦有門人各自記錄，潤色增減，或失其本真者。故文集語錄之內，異同矛盾，不一而足。即四書章句集註，與或問，亦時有牴牾。原書具在，可一一覆按也。當時門人編次，既不敢有所別擇，後來讀朱子書者，遂一字一句，奉爲經典，不復究其傳述之真僞，與年月之先後。但執所見一條，即據以詆排衆論，紛紜四出。而朱子之本旨，轉爲尊信者所淆矣。夫載寶而朝，論南宮者有故，越境乃免，惜趙盾者原誣。述孔子之言者，尙不免於舛異。況於朱門弟子，斷不及七十二賢。又安能據其所傳，漫無蓋正。伯璿此書，大旨與劉因四書集義精要同，而因但爲之刊除，伯璿更加以別白。昔朱子嘗憾孔門弟子，留家語作病痛，如伯璿者，可不謂深得朱子之心歟。

【大學中庸集說啓蒙二卷】內府藏本。元景星撰。星號訥菴。餘姚人。據卷末宣德九年錢時跋，稱得禮部侍郎蔣驥寫本。驥跋題庚辰歲，當爲建文元年。驥爲景之門人，則星元末人也。前有星自序，標題爲學庸集說啓蒙，而序中實曰四書集說啓蒙。凡例中如孟子章指云云，亦兼言四書。驥跋稱訥菴先師，用功於四書十年，去取諸說，而爲此書。大學已有刊本，而語孟中庸則未刊。時跋稱得驥中庸寫本，謄校刊梓。然則星本全註四書。驥先刊其大學，時續刊其中庸，而語孟則已佚。通志堂刻經解，病其不完，併序文標題改之耳。其書發揮頗簡切。大學聖經章句，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句。註一於善，祝本改作必自慊。於字句亦復不苟。又傳之二章，註盤邵氏謂恐是鹽類之盤，傳之四章，註備引程子饒魯吳澄之說。中庸三十二章，註引鄱陽李氏之說，皆與章句異同，亦非胡炳文等堅持門戶者比。蓋猶能自抒心得者也。書上闌

附載細字。如大學傳之五章。載矩堂董氏之說。中庸第一章。載饒魯之說。亦與章句有出入。據錢時跋。稱增魯齋批點。勿軒標題。以便幼習。則時益以許衡熊禾二人之語。非是本書也。其孰爲衡語。孰爲禾語。刊板一同。今則不可辨別矣。

【四書大全三十六卷】通行本 明永樂十三年。翰林學士胡廣等奉敕撰。成祖御製序文。頒行天下。二百餘年。尊爲取士之制者也。其書因元倪士毅四書輯釋。稍加點竄。顧炎武日知錄曰。自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之後。黃氏有論語通釋。其采語錄附於朱子章句之下。則始於真氏。祝氏仿之爲附錄。後有蔡氏四書集疏。趙氏四書纂疏。吳氏四書集成。論者病其泛濫。於是陳氏作四書發明。胡氏作四書通。而定字之門人倪氏。案定字陳櫟之別號。合二書爲一。頗有刪正。名曰四書輯釋。永樂所纂四書大全。特小有增刪。其詳其簡。或多不如倪氏。大學中庸或問則全不異。而閒有舛誤云云。於是書本末言之悉矣。考士毅撰有作義要訣一卷。附刻陳悅道書義斷法之末。今尚有傳本。蓋頗講科舉之學者。其作輯釋。殆亦爲經義而設。故廣等以夙所誦習。剽剽成編。歟。初與五經大全並頒。然當時程式。以四書義爲重。故五經率皆皮閣。所研究者惟四書。所辨訂者亦惟四書。後來四書講章。浩如烟海。皆是編爲之濫觴。蓋由漢至宋之經術。於是始盡變矣。特錄存之。以著有明一代士大夫學問根柢。具在於斯。亦足以資考鏡焉。

【四書蒙引十五卷別附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蔡清撰。清有易經蒙引。已著錄。其作此書。初已有稿本而遺失。乃追憶舊文。更加綴錄。久而復得原稿。以兩本相校。重複過半。又有前後異同。未歸畫一者。

欲刪正而未暇。乃題爲蒙引初稿。以明其非定說。虛齋集有是書序。述其始末頗詳。嘉靖中武進莊煦。參校二稿。刊削冗複。十去三四。輯成一書。而刊之書末。又別附一冊。則煦與學錄王升商推訂定之語也。清人品端粹。學術亦醇。此書雖爲科舉而作。特以明代崇尚時文。不得不爾。至其體認真切。闡發深至。猶有宋人講經講學之遺。未可以體近講章。遂視爲揣摩弋獲之書也。

【四書因問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明呂柟撰。柟有周易說翼。已著錄。是編皆記其門人質問四書之語。大學中庸各一卷。論語孟子各二卷。然其中稱柟爲先生。又先生字或跳行。似乎非柟自作。卷首有門人魏廷葢等校刊字。當卽廷葢等所記也。其書大學從古本次序。中庸亦從古本分章。所說多因四書之義。推而證諸躬行。見諸實事。如講八佾舞於庭章。因指在座門人衣服華靡者曰。此便是僭之類。皆開示親切。不徒爲訓詁空談。柟文集信屈整牙。純爲僞體。而其解四書。平正篤實。乃如此。蓋其文章染李夢陽之派。而學問則宗法薛瑄。二事淵源各別。故一人而如出兩手也。

【問辨錄十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明高拱撰。拱有春秋正旨。已著錄。此編取朱子四書章句集

註疑義。逐條辨駁。其論大學。謂新民卽明德中事。不應分之爲三綱領。不知經文三在字。顯然並列。安能不區別爲三。又論賢賢易色一章。謂人能如是。必其務學之至。覺生質之美。四字。朱子可不必加。亦未深體抑揚語意。如斯之類。皆不免有意推求。至如伊川謂敬事而信一章。皆言所存而不及於事。拱則謂節用使民。非事而何。又謂孔子之責戚文仲。正以其賢而責之備。如斯之類。則皆確有所見。足以備參考而廣見聞。鄭汝諧論語意原。頗與朱子異同。而朱子於汝諧之說。反有所取。朱子作周易本義。與程傳亦有

異同。世未嘗以是病朱子。拱之是編。亦可作如是觀矣。

【論語類考二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明陳士元撰。士元有易象鉤解。已著錄。是編皆考證論語名物典故。分十八門。又分子目四百九十有四。朱子以後解四書者。如真德秀、蔡節諸家。主於發明義理而已。金履祥始作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後有杜瑛論語孟子旁通。薛引年四書引證。張存中四書通證。詹道傳四書纂箋。始考究典故。以發明經義。今杜薛之書不傳。惟金氏張氏詹氏書。尙傳於世。三人皆篤信朱子。然金氏於集註之承用舊文。偶失駁正者。必一一辨析。張氏詹氏皆於舛誤之處。諱而不言。其用意則小異。士元此書。大致遵履祥之例。於集註不爲苟同。每條必先列舊說。而蒐討諸書。互相參訂。皆以元案二字列之。凡一切杜撰浮談。如薛應旂四書人物考。稱有若字子有之類。悉爲糾正。較明代諸家之書。殊有根柢。特以專考論語。不備四書。故不及應旂書之盛傳。實則有過之無不及也。

【孟子雜記四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明陳士元撰。自宋熙寧以前。孟子僅列於儒家。史記以孟子荀

卿合傳。寥寥十數語。於所歷鄒滕任薛魯宋之事。略不一書。至朱子綱目。始於適魏之齊。大書特書。明聖賢之去就。而編年之體。亦不能詳述一人之始末。明薛應旂撰四書人物考。始採摭他書。以爲補傳。而應旂不長於考證。舛漏頗多。士元編輯此書。第一卷敘孟子事蹟。後三卷發明孟子之言。名以傳記。實則經解居多。其所援引。亦皆謹嚴有體。不爲泛濫之卮言。若趙岐註義。以尾生抱柱不去。證不虞之譽。以陳不瞻失氣而死。證求全之毀。概爲刪薙。與所作論語類考。均爲有裨於經義。故今特附於四書類焉。

【學庸正說三卷】直隸總督採進本。明趙南星撰。南星字夢白。號儕鶴。高邑人。萬曆甲戌進士官至吏

部尙書以忤魏忠賢削籍。譴戍崇禎初追諡忠毅。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凡大學一卷。中庸二卷。每節衍爲口義。逐句闡發。而又以不盡之意附載於後。雖體例近乎講章。然詞旨醇正。詮釋詳明。其說大學不從姚江之知本。而仍從朱子之格物。併補傳一章。亦爲訓解。其說中庸不以無聲無臭虛論性天。而始終歸本於慎獨。皆確然守先儒之舊。蓋南星爲一代名臣。端方勁直。其立朝不以人情恩怨爲趨避。故其說經亦不以流俗好尙爲是非。雖平生不以講學名。而所見篤實。過於講學者多矣。未可以其平近而忽之也。

【論語商二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周宗建撰。宗建字季侯。吳江人。萬曆辛丑進士官至監察御史。

巡按湖廣爲魏忠賢所害。崇禎初追贈太僕寺卿。諡忠毅。事蹟具明史本傳。此書乃其授徒湖州之時與諸生所講論也。宗建剛方正直。屹然獨立。而其學則沿姚江之末派。乃頗近於禪。如云人心之樂。非情非趣。非思非爲。虛中之影。水中之相。如斯之類。殆似宗門語錄。然講素絢章。謂後人求深反淺。在當時夫子夏不過隨境觸悟。非子夏欲抹煞禮。亦非夫子不重禮。講顏淵問爲邦云。夫子略指大意。非只執定數件。其言皆簡要明通。足釋調詁之纏繞。且其人與日月爭光。則其書亦自足不朽。小小疵瑕。不足累之。此固不與講學之家爭一句一字之出入也。

【論語學案十卷】

浙江巡撫探蓮本

明劉宗周撰。宗周有周易古文鈔。已著錄。宗周講學以慎獨爲宗。

故其解爲政以德。及朝聞道章。首揭此旨。其傳雖出姚江。然能敎正其失。其解多聞擇善多見而識章。有云世謂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有二。子謂聰明睿知非性乎。睿知之體不能不窮於聰明。而聞見啓焉。今必以聞見爲外。而欲隱明黜聰求睿知。并其睿知而槁矣。是騷性於空。而禪學之談柄也。其鍼砭良知之

末流最爲深切其解性相近章謂氣質還他氣質如何扯著性性是就氣質中指點義理者非氣質卽爲性也雖與朱子之說稍異然亦頗分明不苟蓋宗周此書直抒己見其論不無純駁然要皆抒所實得非剽竊釋氏以說儒書自矜爲無上義諦者也其解見危致命章曰人未有錯過義理關而能判然於生死之分者卒之明社旣屋甘蹈首陽之一餓可謂大節嶢然不負其言矣與其爲孫承澤又何如爲劉宗周乎

【四書留書六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章世純撰世純字大力臨川人天啓辛酉舉人官至柳州府知

府聞流寇陷京師悲憤而卒明史文苑傳附見艾南英傳中所著總名曰留書此其說四書者六卷又別有內集一卷乃所著子書散集一卷乃所作筆記明史藝文志總題曰留書入之儒家類中然說四書六卷之前有天啟丁卯世純自序後有世純自作四書留書跋皆言詮釋四書之意不及其他其書分章抒論體例類劉敞春秋意林但敞不標經文止標某章某章耳解經家本有此體入之子書殊非其類今割其內集散集別著錄而說四書者入經部存其實也世純與艾南英羅萬藻陳際泰號臨川四家悉以制義名一時而世純運思尤銳其詁釋四書往往於文字之外標舉精義發前人所未發不規規於訓詁而亦未嘗如講良知者至於澗淥以自恣揚雄所謂好深湛之思者世純有焉

【日講四書解義二十六卷】

康熙十六年聖祖仁皇帝御定自朱子定著四書由元明以至國朝懸爲

程試之令甲家絃戶誦幾以爲習見無奇實則內聖外王之道備於孔子孔子之心法寓於六經六經之精要括於論語而曾子子思孟子遞衍其緒故論語始於言學終於堯舜湯武之政尊美屏惡之訓大學

始於格物致知。終於治國平天下。中庸始於中和位育。終於篤恭而天下平。孟子始於義利之辨。終於堯舜以來之道統。聖賢立言之大旨。灼然可見。蓋千古帝王之樞要。不僅經生章句之業也。我聖祖仁皇帝初年訪落。卽以經筵講義。親定是編。所推演者。皆作聖之基。爲治之本。詞近而旨遠。語約而道宏。聖德神功。所爲契洙泗之傳。而繼唐虞之軌者。蓋胥肇於此矣。

【四書近指二十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孫奇逢撰

奇逢有讀易大旨

已著錄

是編於四子之書。挈

其要領。統論大指。開引先儒之說。以證異同。然旨意不無偶偏。如云聖人之訓。無非是學。此論最確。乃兩論逐章皆牽合學字。至謂道千乘之國章。敬信節愛時使。皆時習事。大學聖經章。所論本末先後。以明德須在民上明。修身須在天下國家上修。又云格物無傳。是大學最精微處。以物不可得而名。無往非物。卽無往非格。朱子所謂窮至事物之理。乃通大學數章而言云云。皆不免高明之病。蓋奇逢之學。兼採朱陸。而大本主於窮則勵行。出則經世。故其說如此。雖不一一皆合於經義。而讀其書者。知反身以求實行。實用於學者。亦不爲無益也。

【孟子師說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黃宗羲撰

宗羲有易學象數論

已著錄

是編以其師劉宗周

於論語有學案。於大學有統義。於中庸有慎獨義。獨於孟子無成書。乃述其平日所聞。著爲是書。以補所未備。其曰師說者。仿趙訪述黃澤春秋之學。題曰春秋師說例也。宗周之學。雖標慎獨爲宗。而大旨淵源。究以姚江爲本。故宗義所述。仍多闡發良知之旨。然於滕文公爲世子章。力闢沈作喆語。辨無善無惡之非。於居下位章。力闢王畿語。辨性亦空寂隨物善惡之說。則亦不盡主姚江矣。其他議論。大都案諸實際。

推究事理不爲空疎無用之談。略其偏駁而取其明切於學者。不爲無益。固不必執一格而廢衆論。因一書而廢全書也。

【大學翼真七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胡渭撰。渭有禹貢錐指。已著錄。是書卷一分四目。曰大學二字音義。曰先王學校之制。曰子弟入學之年。曰鄉學之教。卷二分三目。曰小學之教。曰大學之教。曰學校選舉之法。卷三分三目。曰大學經傳撰人。曰古本大學。曰改本大學。皆引據精核。考證詳明。非空疎游談者可比。卷四以下爲渭所考定之本。大旨仍以朱子爲主力。闢王學改本之誤。以經爲一章。傳爲八章。其誠意章以下與諸本並同。惟以康誥曰至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爲第一章。統釋三綱領。以詩云邦畿千里至此以沒世不忘也爲第二章。謂前三節釋經知止能得之序。後兩節釋知止之由與能得之序。以聽訟吾猶人也一節爲第三章。謂釋本末之意。而移此謂知本二句於前章止於信之下。與諸本爲異。其說與朱子雖小異。然僅謂格致一章不必補傳耳。其論格物固仍然。朱子之旨也。其卷末一條。謂古之大學所以教人者。其文則詩書禮樂。其道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其法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故孟子謂庠序學校皆所以明人倫云云。所見切實。視泛爲性命理氣之談。似五常百行之外。別有一物謂之道。別有一事謂之學者。勝之遠矣。

【四書講義困勉錄三十七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隴其撰。隴其有古文尙書。已著錄。是書因彥

陵張氏講義原本。刪刻精要。益以明季諸家之說。而參配以己意。凡大學一卷。中庸二卷。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創始於順治戊戌。草稿尙未全定。而隴其歿。後其族人公穆始爲繕寫編次。其門人席永恂等

爲之刊板。其曰困勉錄者。則隲其所自署也。明自萬歷以後。異學爭鳴。攻集註者。固人自爲說。卽名爲闡發集註者。亦多陽儒陰釋。似是而非。隲其篤信朱子。所得於四書者尤深。是編奮粹羣言。一一別擇。凡一切支離影響之談。刊除略盡。其羽翼朱子之功。較胡炳文諸人。有過之無不及矣。

【松陽講義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隲其撰。是書乃其官靈壽知縣時。與諸生講論而作。故

所說止一百十八章。以四書不能遍及。蓋隨時舉示。非節節而爲之解也。隲其之學。期於潛修自得。不甚以爭辨爲事。惟於姚江一派。則異同如分白黑。不肯假借一詞。時黃宗羲之學盛於南。孫奇逢之學盛於北。李容之學盛於西。隲其皆不以爲然。故此編於學術醇疵。再三致意。其開融貫舊說。亦多深切著明。剖析精密。蓋朱子一生之精力。盡於四書。隲其一生之精力。盡於章句集註。故此編雖得諸簿書之餘。而抒所心得。以啟導後生。剴切詳明。有古循吏之遺意。較聚生徒刻語錄。以博講學之名者。其識趣固殊焉。

【大學古本說一卷中庸章段一卷中庸餘論一卷讀論語劄記二卷讀孟子劄記二卷】福建巡撫採進

本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觀象。已著錄。是編大學用古本。後有自記。稱讀朱子之書五十年。凡如易之卜筮。詩之雅鄭。周子無極之旨。邵子先天之傳。皆能灼然不惑。老而逾堅。獨於此書。亦牽勉應和焉。而非所謂心通默契者。聞考鄭氏隨本。尋逐經意。竊疑舊貫之仍。文從理得。況知本誠身二義。尤爲大學樞要所存。似不應瀕於衆目中。致陸王之徒。得攘袂扼腕。自託於據經詰傳云云。蓋意所未合。不欲附和以自欺。非故與朱子爲難也。其中庸不用朱子本。亦不用鄭註古本。自分爲一十二章。然特聯屬其文。使節次分明。大旨則固無異。餘論一卷。闡發精義尤多。論語孟子。則隨有所見。卽劄記之。但舉經文首句標

曰某章其無所詮解者則併其章目不存焉。大旨皆主於尋求義理。宛轉發明。不似近代講章。惟以描摹語氣爲時文敷衍地也。

【論語稽求篇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朱子四書章句集註。研

究文義。期於愜理而止。原不以考證爲長。奇齡學博而好辨。遂旁探古義以相詰難。此其攻駁論語集註者也。其中有強生支節者。如古人有所師法。皆謂之學。卽至縛諸學矣。秦青學謳亦無異訓。朱子註學爲效。原無疵病。奇齡必謂學者業道之名。泛訓作效。與工師授受何別。不知學道與學藝所學之事異。而學字不能別釋。亦猶喻義喻利。所喻之事異。而喻字不能兩解。以此發難。未見其然。有半是半非者。如非其鬼而祭之。註引季氏旅泰山。固爲非類。奇齡謂鬼是人鬼。專指祖考。故曰其鬼。引周禮大宗伯文爲證。謂泰山之神不可稱泰山之鬼。其說亦辨。然鬼實通指淫祀。不專言人鬼。果如奇齡之說。宋襄公用郟子於次。雖之社。傳稱淫昏之鬼者。其鬼誰之祖考耶。有全然無理者。如無所取材。鄭康成註材爲桴材。殊非事理。卽牛刀之戲。何至於斯。朱子訓材爲裁。蓋本諸韋昭國語註。未爲無據。奇齡必申康成假設之說。以攻集註。不幾於侮聖言乎。然其中如謂寧俞不仕文公。及祿去公室三世。政逮大夫。四世之類。考據特詳。解爲政以德之類。持論亦正。較陳天祥四書辨疑。徒推尋於文句之間。以難朱子者。固自勝之。漢代學官。齊論魯論古論三家並立。兼採異說。以備參考。是亦古人諸家並存之義也。

【四書賸言四卷補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雜論四書之語。前二卷爲其門人盛唐王錫

所編。後二卷爲其子遠宗所編。補二卷則其門人章大來所編也。其書本語錄之流。隨時雜記。不以經文

次序爲先後，亦不以四書分編。惟每卷目錄，各稱論語若干條，大學若干條，中庸若干條，孟子若干條耳。奇齡說經，善考證而喜辨論，故詮釋義理，往往反覆推衍，以典籍助其駁詰，支離曼衍，不顧其安。至於考核事實，徵引調詁，則偏僻者固多，而精核者亦復不少。如以姚方輿所補舜典二十八字爲僞，其論本確而考其所著古文尙書冤詞，則力以此二十八字爲真，引證諸史，亦言之鑿鑿，豈非辯之所至，輒負氣求勝，遂不暇顧其矛盾耶？至於以畏匡爲鄭地，以公山弗擾之畔不在定公十二年諸條，則證據確然，實有出於集註之外者。棄短取長，未嘗不可與闕若璩四書釋地並傳也。補二卷中多載其門人子姪之說，疑唐錫等亦有所刪潤，非盡奇齡之舊觀。大來序稱補綴所聞，各有記憶，且亦陸續成此書，不能一轍，則雜出於衆手，明矣。

【大學證文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國朝毛奇齡撰。是書備述諸家大學改本之異同，首列註疏本，大學之真古本也。次列漢熹平石經本，有錄無書，以原本不傳，且考驗舊文，知卽今註疏之本，故不復列。次爲魏正始石經本，卽豐坊所依託者，仍列於前，從其所僞之時代也。次爲明道程子改本，次爲伊川程子改本，次爲朱子改本，皆錄全文。次爲王柏改本，次爲季本改本，次爲高攀龍改本，卽崔銑改本，次爲葛寅亮改本，皆僅列其異同之處，而不錄全文。漢以來專門之學，各承師說，但有字句調詁之異，無人敢竄亂古經。鄭元稱好改字，特註某當作某耳，不敢遽變其字也。費直始移周易，杜預始移左傳，但析傳附經耳，亦未敢顛倒經文也。自劉敞考定武成，列之七經小傳，儒者視爲故事，遂寢以成風。大學一篇，移掇尤甚，譬如增減古方，以治今病，不可謂無裨於醫療，而亦不可謂卽扁鵲倉公之舊劑也。奇齡備列諸本，使沿

革秩然亦足以資考證蓋一則欲綱目分明使學者易於致力一則欲章句不易使古經不至失真各明一義固可以並行不悖耳

【四書釋地一卷四書釋地續一卷】以上二種江蘇巡撫採進本【四書釋地又續二卷四書釋地三續二卷】以上二種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閩若璩撰若璩有古文尙書疏證已著錄是編因解四書者昧於地理往往致乖經義遂撰釋地一卷凡五十七條復摭所未盡爲釋地續一卷因牽連而及人名凡八十條復因地理人名而及物類訓詁典制得一百六十三條謂之又續其他解釋經義者又得一百二十六條謂之三續總以釋地爲名從其朔也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據旁參互證多所貫通雖其中過執己意如以鄒君假館謂曹國爲復封以南蠻鴟舌指許行爲永州人者亦間有之然四百二十一條之中可據者十之七八蓋若璩博極羣書又精於考證百年以來自顧炎武以外罕能與之抗衡者觀是書與尙書古文疏證可以見其大概矣

【四書劄記四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楊名時撰名時有周易劄記已著錄是編乃其讀四書所記也大學不標古本之名亦不顯言古本改本之是非而皆用李光地古本之說故其首條曰文貞公以知止屬志學以靜安屬主敬能慮能得屬致知力行知所先後爲知本知至此解確不可易其以格物爲明善不取王守仁格庭前一竹之說亦不主朱子補傳之說論語如謂之吳孟子句及非禮勿視四句雖以時文爲說而大致主於闡明義理多所心得中庸立論切實如云鬼神之爲德章以前說子臣弟友妻子父母忽然說到鬼神似乎隱怪不知如何接逗曰宗廟社稷卽人倫之極致處不說到此如何得完人倫

分量。又云無聲臭。卽以無極言之。亦無弊。然卻落空。不如以天無心而成化言之。又云無聲無臭。謂天命本然。莫說入於元妙。其宗旨可見。孟子一卷。最簡略。疑其未成之書。然總非近時講章所有也。

【此木軒四書說九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焦袁熹撰。袁熹有春秋闕如編。已著錄。是書據其子以

敬以恕所作凡例。袁熹手定者十之六。以敬等掇拾殘稿。補綴成編者十之四。故與所作經說。偶有重複。然較經說多可取。其中強傳古義者。如大學章句中。常目在之。自爲所在之在。乃從尙書訓爲察。中庸如鼓瑟琴。卽本詩亦但言聲和耳。乃以爲琴屬陽。瑟屬陰。喻陰陽之和。論語女弗能教。自是匡救。乃引周禮司救。註解爲防禁。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自取覺世之義。乃引明堂位。天子振木鐸。謂夫子當有天下。達巷黨人。本無名氏。乃因史記有童子二字。指爲項囊。雖不免賢智之過。然其他皆疏理簡明。引據典確。開與章句集註。小有出入。要能釐然有常於人心。自明以來。講四書者。多爲時文而設。袁熹是書。獨能深求於學問。原序稱其心師陸隴其。終身不名不字。而不走其門。蓋志不近名。宜其言之篤實矣。

【鄉黨圖考十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書取經傳中制度名

物。有涉於鄉黨者。分爲九類。曰圖譜。曰聖蹟。曰朝聘。曰宮室。曰衣服。曰飲食。曰器用。曰容貌。曰雜典。考核最爲精密。其中若深衣車制。及宮室制度。尤爲專門。非諸家之所及。聞有研究未盡者。若謂每日常朝。王但立於寢門外。與羣臣相揖而已。既畢朝。若有所議。則入內朝。引左傳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韓獻子將新中軍。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爲內朝議政之證。謂鄭注太僕燕朝。王圖宗人嘉事者。特舉其一隅。非謂宗人得入。異姓之臣不得入。後儒誤會大僕注。以異姓之臣不得入路門。遂謂攝齊升堂。爲升

路門外之堂其實路門之外無堂云云。今考永謂異姓之臣得入內朝。永說爲是。若謂路門之外無所議。欲有所議必入內朝。則永未詳考。魯語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註言與百官合考民事於外朝也。又曰：合神事於內朝。註內朝在路門內。是則路門以外之朝。天子諸侯於以合考民事。豈謂無所議耶。永又謂禮緯天子外屏乃樹屏於應門之外。諸侯內屏乃樹屏於應門之內。以內屏爲在路門內者。誤云云。今考曲禮爾雅疏俱云：諸侯內屏爲在路門內。且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寧。此門既據路門。則屏之內外亦自據路門內外可知。晉語曰：驪姬之讒爾射子於屏內。韋昭註：樹謂之屏。禮諸侯內屏亦謂路門內也。吳語：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又曰：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韋昭註：屏寢門內屏也。婦人禮送迎不出門。據此則諸侯之屏明在寢門內矣。淮南子主術篇：天子外屏所以自障。高誘註：諸侯在內。天子在外。故曰所以自障。若諸侯亦設屏於朝門外。其何以別天子之自障乎。但考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云下堂則路寢也。奉書而入。則入路門也。其內有屏。則似天子亦內屏。不知釋名曰：罽在門外。罽復也。罽思也。臣將請事於此。復重思之。又曰：蕭牆在門內。蕭牆也將入於此。自蕭敬之處也。論語孔安國註：蕭牆屏也。則門內蕭牆亦通名屏。崔豹古今注：罽罽屏之遺象。行至門內屏外。復應思惟。則門內之牆。古今注又名曰罽罽。天子外屏乃釋名所云門外罽罽也。大戴禮所云負屏。則又古今註所云門內罽罽也。古今註又謂西京門闕殿舍前皆有罽罽。蓋天子非若諸侯內屏門內堂前亦宜有隱蔽之處。故路門內外俱有屏。證諸大戴禮釋名等書。最確鑿。今永謂天子屏在應門外。則未知所據。考三輔黃圖：漢未央宮擬於路寢。五行志：未央宮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則

擬於路門。罽在東闕外。則天子外屏在路門外。漢時猶存遺制。魏禮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則廟門外有屏也。管子。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則廟門外之朝寧。與路門外之朝寧同。天子廟門外之朝寧有屏。則路門外之朝寧亦常有屏。故可以廟門例路門也。鄭氏於魏禮。引天子外屏爲證。實有精義。而永必易之。仍不若依鄭之爲得也。然全書數十百條。其偶爾疎漏者。不過此類。亦可謂遠於三禮者矣。

【四書逸箋六卷】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程大中撰。大中字拳時。號是菴。應城人。乾隆丁丑進士。是編

採輯諸書之文。與四書相發明者。或集註所已引。而語有舛誤。或集註所未發。而義可參訂。皆爲之箋。其出處。其與集註小異者。則爲附錄。其他書中所載四子書文。與今本異者。則爲附記。第六卷則專考四書人物遺事。又雜事數十條。別爲雜記。援據頗極詳明。中如束帶一條。不引玉藻。肆東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之文。朋友死無所歸一條。引白虎通。而不引檀弓。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之文。塵無夫里之布一條。集註止引載師職。而此不引閭師職。凡無職者。出夫布之文。以補之。未免疎漏。至雜記內。因論語有夢周公一語。遍引堯舜禹文諸夢事。如夢書六帖。皆爲引入。亦稍涉泛濫。然詞皆有據。雖不能與閻若璩四書釋地。並駕齊驅。較張存中之通證。詹道傳之纂箋。要無所讓也。

右四書類。六十二部。七百二十九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四書定於朱子章句集註。積平生之力爲之。至垂沒之日。猶改定大學誠意章註。凡以明聖學也。至元延祐中。用以取士。而闡明理道之書。遂漸爲弋取功名之路。然其時經義經疑。並用。故學者猶

有研究古義之功。今所傳袁俊翁四書疑節。王充耘四書經疑貫通。詹道傳四書纂箋之類。猶可見其梗概。至明永樂中。大全出而捷徑開。八比盛而俗學熾。科舉之文。名爲發揮經義。實則發註意。不問經義何如也。且所謂註意者。又不究其理。而惟揣測其虛字語氣。以備臨文之摹擬。併不問註意何如也。蓋自高頭講章一行。非惟孔曾思孟之本旨亡。併朱子之四書亦亡矣。今所採錄。惟取先儒發明經義之言。其爲揣摩舉業而作者。則概從刪汰。惟胡廣大全。既爲前代之功令。又爲經義明晦學術升降之大關。亦特存之。以著明二百餘年士習文風之所以弊。蓋示戒。非示法也。

卷三十七

經部三十七

四書類存目

【蘇評孟子二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舊本題宋蘇洵評。考是書宋志不著錄。孫緒無用閒談。稱其論文頗精。而摘其中引洪邁之語。在洵以後。知出依託。則正德中是書已行矣。此本爲康熙三十三年杭州沈季雲所校。其子心友刻之。然無所謂洪邁語者。豈經緒指摘。故削之以滅跡耶。抑併非孫緒所見之本。又僞本中之重僂耶。宋人讀書。於切要處。率以筆抹。故朱子語類論讀書法云。先以某色筆抹出。再以某色筆抹出。呂祖謙古文關鍵。樓昉迂齋評註古文。亦皆用抹。其明例也。謝枋得文章軌範。方回瀛奎律髓。羅椅放翁詩選。始稍稍具圈點。是盛於南宋末矣。此本有大圈。有小圈。有連圈。有重圈。有三角圈。已斷

非北宋人筆其評語全以時文之法行之詞意庸淺不但非洵之語亦斷非宋人語也

【孟子解二卷】浙江吳玉堦家藏本 舊本題宋尹焞撰案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尹氏論語解十卷孟子解十四卷微猷閣待制河南尹焞彥明紹興中經筵所上孟子解未成不及上而卒趙希弁讀書附志則謂焞於紹興初再以崇政殿說書召既侍經筵首解論語以進繼解孟子甫及終篇而卒邢正夫嘗刻於岳陽泮宮其書世罕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註曰已佚此本出浙江吳玉堦家莫知其所自來每章之末略贅數語評論大意多者不過三四行皆詞義膚淺或類坊刻史評或類時文批語無一語之發明焞爲程氏高弟疑其陋不至於此又書止上下二卷首尾完具無所闕佚與十四卷之數亦不相合殆近時妄人所依託也

【孟子發題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施德操撰德操字彥執海昌人以病廢不能婚宦坎壈而歿此書所述孟子七篇之旨大意謂孟子有大功四一曰道性善二曰明浩然之氣三曰闢楊墨四曰黜五霸而尊三王皆聖人心術之要而孟子直指以示人者其前後反覆不外此意張九成門人嘗取附九成橫浦集末錢版以傳今析出存目於經部庶不沒其名焉

【或問小註三十六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朱子撰宋以來諸家書目皆不著錄諸儒傳朱子之學者亦無一人言及之康熙壬午始有陳彝則家刻本稱明徐方廣所增註越二十年壬寅鄭任鑰又爲重刻而附以己說併作後序反覆力辨信爲朱子書如卷首載朱子與劉用之書及序四篇晦菴集中不載則以爲集中偶佚年譜不記作此書則以爲年譜遺漏書中多講時文作法則以爲制義始王安石朱

子亦十九舉進士。必善時文。連篇累牘。欲以強詞奪理。至如解中庸其至矣乎一節。道之不行也一節。皆剽四書大全所載雙峯饒氏語。射有似乎君子一節。全剽四書大全所載新安陳氏語。僞蹟昭然。萬難置喙。則以爲大全誤題姓名。其偏執殆不足與辨。又既稱此書作於集註之後。而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矣一章。乃於第三條下附記曰。此條係語類說第八條係或問說。前輩多疑此爲未完之說。在集註之前。信哉。是小註又在集註前矣。不亦自相牴牾耶。所載中庸原序。稱淳熙己酉冬十月壬申。考宋史孝宗本紀。是月有庚子壬寅二日。使庚子爲朔。則下推三十二日爲壬申。使壬寅爲晦。則上推三十一日爲壬申。均不得在十月。文獻通考載朱子之言曰。集註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相應。又無工夫修得云云。是或問尙未暇改。何暇又作小註。陳振孫書錄解題。又曰。論語通輯十卷。黃榦撰。其書兼載或問發明。婦翁未盡之意。使朱子果有此書。榦亦何必發明乎。其爲近人依託無疑。王懋竑白田雜著。有是書跋。稱任鑰刻是書後。自知其謬。深悔爲湯友信所賣。併稱序及諸論。皆友信之筆。任鑰未嘗寓目云。

【四書問目】無卷數 浙江吳玉堦家藏本

舊本題曰考亭朱元晦先生講授門人雲莊劉燾睦堂劉

炳述記。前有永樂壬寅其九世孫劉文序。稱四書問目。世所傳者。四書大全朱子文集內載數條而已。近於親表教授程蕃家。求得論語二十篇。及任江西豐城尉。適吳侍御家得大學中庸數十條。而孟子則同修國史崇邑邱公永錫家藏焉。於是散者復合。而闕者幾全。又有宏治十一年鄭京序。稱宣德間書林有與同姓者。欲附其族。爲劉氏子孫所辱。遂於凡載籍開二人姓名。悉剔去之。或易以他名。欲滅其迹。又稱劉文所輯。湮晦失傳。其裔孫復於廬山游氏。得其全帙云云。案朱彝尊經義考。劉燾有四書集成。劉炳有

四書問目並註已佚。則問目獨出於炳。不應兼題燼名。又豐城縣志載明一代典史六十三人。亦無所謂建陽劉文。且建陽一書。賈其力幾何。安能盡毀燼炳之書。又安能盡剽燼炳之名。易以他氏。其說皆抵牾支離。書中問答亦皆粗淺。不類朱子之語。殆皆其後人所依託歟。

【朱子四書語類五十二卷】江西巡撫探進本 國朝周在延編。在延祥符人。後流寓於江寧。其書乃於

朱子語類中專取四書諸卷刊行。別無增損。亦無所考訂發明。

【論語孟子考異二卷】浙江巡撫探進本 舊本題宋王應麟撰。凡註疏諸儒之說。與集註互異者。各爲

考訂。然應麟著作。傳世者多。而此書諸家皆不著錄。今考所載。實皆探之困學紀聞中。蓋書肆作僞之本也。

【中庸合註一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元吳澂序。然篇末題曰序。而篇首題曰總

說。其文亦不類序體。殆割裂移掇。強爲標目。書中所載。雙峯饒氏新安陳氏所說。皆澂同時之人。而郊社之禮一條。乃引吳氏澂曰云云。其不出於澂。更無疑義。元史澂傳。亦不言澂有此書。考其所引。皆明永樂中所修四書大全之說。必書賈摘錄大全。僞託澂名以售也。

【重訂四書輯釋二十卷】浙江巡撫探進本 元倪士毅撰。士毅字仲宏。歙縣人。是書前有至正丙戌汪

克寬序。稱近世儒者。取朱子平日所以語諸學者。及其弟子訓釋之詞。疏於四書之左。真氏有集義。祝氏有附錄。蔡氏趙氏有集疏纂疏。相繼成編。而吳氏最晚出。但辨論未爲完備。去取頗欠精審。定宇陳氏雲峯胡氏。因其書行於東南。輾轉承誤。陳氏因作四書發明。胡氏因作四書通。陳氏晚年又欲合二書爲一

而未遂。士毅受業於陳氏，因成此書。至正辛巳，刻於建陽。越二年，又加刊削，而克寬爲之序。卷首有士毅與書賈劉叔簡書，述改刻之意甚詳。此重訂所由名也。此本改題曰重訂輯釋章圖通義大成，首行列士毅之名。次列新安東山趙汭同訂，次列鄱陽克升朱公遷約旨，次列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莆田王元善通考，次列鄱陽王逢訂定通義，書中亦糅雜蒙混，紛如亂絲，不可復究其端緒。是已爲書賈所改竄，非士毅之舊矣。然陳樸胡炳文本，因吳真子之書，士毅又因陳胡之書，究其由來，實轉相稗販，則王逢因人成事，亦有所效法，不足爲譏。至明永樂中，詔修四書大全，胡廣等又併士毅與逢之書，一概竊據，而輯釋通義並隱矣。有明一代，尊大全爲善龜，沿及近代講章，亦無非依傍大全，變換面貌，烏知其淵源所自，不過如斯哉。

【四書通義二十卷】江四巡撫採進本 明劉刻撰，刻字用章，休寧人。是書因倪士毅四書輯釋，重爲訂正，更益以金履祥疏義指義，朱公遷通旨約說，程復心章圖，史伯璿管窺，王元善通考，及當時諸儒著述，改題此名。夫吳真子據真氏祝氏蔡氏趙氏之書，纂爲四書集成，自以爲善矣，而胡炳文陳樸重訂之，胡氏陳氏，自以爲善矣，而倪士毅又重訂之，倪氏自以爲善矣，而刻又重訂之，自刻以後，重訂者又不知凡幾，蓋隸首不能算其數也。而大旨皆曰前人未善，吾不得已而作焉，實則轉相剽襲，改換其面貌，更易其名目而已。輯一四書講章，是何名山不朽之業，而紛紛竊據如此，是亦不可以已乎。

【大學指歸二卷附考異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魏校撰，校有周禮沿革傳，已著錄。是編乃其所解大學，首以古篆寫古本正文，奇形詭狀，多所作六書精蘊中杜撰之字，次乃爲指歸一卷，其辨致知在格

物云致知不可懸空。就格物上用功則著實。知誘乎外。物引之也。何故反求諸物。曰物欲令人心走。豈有物理走心者。所謂格。揆物定理也。理乃在外乎。曰物在外。理固在心。理非一定。其見於物者。各有定也。又云朱子嘗取程叔子之意以補傳。校謂樂記一章。乃天留之以補格物致知傳也。其言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而知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非大學所謂至善耶。性之欲非他動以天也。人欲不可謂性之欲。好惡之形。非大學所謂意耶。物至知知。人與聖人亦同耳。聖人內有節而人無節。故流而不反。節也者。本然之權度。非耶。古語無節於內者。其察物弗之省矣。反躬也者。非大學所謂知本耶。反躬力如萬鈞把柄在手。可以作聖矣。是故病莫重於知誘物化。樂莫重於格物致知。其說介於朱王二本之間。而更巧於附會。其他所論。亦往往重守約而輕博文。仍未免失之偏枯。夫揆物定理。必有所以能揆物定理者。究不知以何法揆定之也。考異一卷。凡十五條。亦多穿鑿。篆文不爲典要。總一好異而已矣。

【大學管窺一卷】衍聖公孔昭燾家藏本

明廖紀撰。紀字時陳。號龍灣。東光人。宏治乙丑進士。官至吏

部尚書。證靖僖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首載琴川周木所集大學古本。及二程朱子改本。其後依大學古本次序。採輯衆說。加以己意。而疏解之。其書流傳絕少。朱彝尊經義考。僅列其目。亦未之見也。

【中庸管窺一卷】衍聖公孔昭燾家藏本

明廖紀撰。是書不用朱子章句。亦不從鄭元舊註。分中庸爲

二十五段。與章句同者十四段。其異者。以中庸其至矣乎以下二章爲第三段。道其不行矣夫二章爲第

四段。人皆曰予知。二章爲第五段。天下國家可均也。三章爲第六段。道不遠人。至亦勿施於人。爲第八段。君子之道。四一節爲第九段。武王周公至孝之至也。爲第十五段。郊社之禮一節爲第十六段。哀公問政。合自誠明二章爲第十七段。大哉聖人之道。至王天下三章爲第二十三段。仲尼祖述堯舜。至唯天下至誠三章爲第二十四段。其中如以道其不行一節。與舜其大知一節。合爲一段。殊爲牽強。謂君子之道一節。與上文不相蒙。以郊社之禮一節。承上起下。亦未能深思文意。特自扞其一人之見而已。後附性學心學二篇。亦無甚精微之論。

【大學千慮一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穆孔暉撰。孔暉字元庵。堂邑人。弘治乙丑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講學士。諡文簡。是書就章句或問。引伸其說。中引佛遺教經。以爲儒釋一本。可謂小言破道。其引

隋智顛法華經文句解。分別功德品及大莊嚴經論之說。以格量訓格物之義。亦深爲王士禎池北偶談所譏。明史儒林傳。附孔暉於鄒守益傳中。稱孔暉端雅好學。初不肯宗王守仁說。久而篤信之。自名王氏學。浸淫入於釋氏。觀是書。良不誣云。

【大學稽中傳三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李經繪撰。經繪有禮經類編。已著錄。是編攻擊朱子大學章

句。深闢格物之說。而以誠意爲根本。蓋推行姚江古本義也。上卷凡十章。一爲稽中。二爲原明。三爲稽聖。經。四爲原敬。五爲慎致知之要。六爲原內外動靜之合一。七爲原誠意。八爲原正心。九爲原修身。十爲舉全書。每章各疏大意於末。其不及治平之事。則謂天德修而王道隨之也。中卷爲辨疑四條。設問答以申上卷之旨。兼挾摘句讀之謬。如舉而不能先命也。以先命二字連讀。謂不能先命以官。尙可強通。至下句

以遠過二字連讀。訓過爲責。謂不能屏之遠方而責之。則無此文義矣。下卷爲考證。引朱子書七條。陸九淵書六條。謂二人其初均有弊。其終均無所偏。亦王守仁晚年定論之餘緒耳。

【四書講義】無卷數。浙江汪啓淑家藏本。明鄭曉撰。曉有禹貢圖說。已著錄。是編乃其爲南京太常寺卿時所作。以授其子履準。萬歷己酉。其孫心材始刊之。其說皆隨文闡意。義理異同之處。亦間有論辨。持論頗醇。而不免失之曼衍。

【大學註一卷】御史蕭際韶家藏本。明蔡悉撰。悉有書疇彙訓。已著錄。此編詮解大學。雖分章立說。而不錄經文。頗似論體。與依文訓詁者不同。後有致知格物及誠意關二圖。大旨以慎獨爲要義。致知格物爲先務。書末載居身訓言十則。居家訓言十則。蓋以旁衍修齊之義。故附大學之後云。

【四書人物考四十卷補考八卷】通行本。明薛應旂撰。應旂字仲常。武進人。嘉靖乙未進士。官至陝西按察司副使。是編於四書所載人物。援引諸書。詳其事蹟。凡記三卷。傳三十七卷。記傳之末。各系以論贊。蓋仿宋王當春秋臣傳之體。中間多採雜說。而不著所出。其自序有云。汎引雜證。雖嘗刪次。而文章事行。苟有裨於問學治理者。或在所錄。固不敢過求其真贋也。其得失固自知之矣。間有附註。題闕朱焯維盛撰。其言頗爲淺陋。續考八卷。題應旂元孫竊編。難考四書名物。餽釘尤甚。明代儒生。以時文爲重。時文以四書爲重。遂有此類諸書。裝積割裂。以塗飾試官之耳目。斯亦經術之極弊。非惟程朱編定四書之時。不料其至此。卽元延祐用四書義。明洪武定三場法。亦不料其至此者矣。

【日進直講五卷】河南巡撫探進本。明高拱撰。拱有春秋正旨。已著錄。嘉靖三十一年。拱以翰林編修。

與檢討陳以勳同爲裕王講官。進講四子書。先訓句解。次敷陳大義。蓋從日講之例。裕王卽穆宗也。時拱已遷國子祭酒。於嘉靖庚申編次成帙。千頃堂書目作十卷。今本止五卷。自學庸至論語子路問成人章止。蓋未全之本也。

【大學新編五卷】江四巡撫採進本。明劉元卿撰。元卿有大象觀。已著錄。是書前列大學正文一卷。以豐坊僞石經爲據。殊爲不考。其略疏一卷。乃詮發大旨。以誠意爲主。亦與朱子互異。發明一卷。乃取明儒所論。與己意相合者。廣義二卷。則本真德秀衍義而刪節之。又附益以明初諸事。朱彝尊經義考作一卷。由未見其書。據傳聞載之故也。

【孟義訂測七卷】浙江吳玉輝家藏本。明管志道編。志道字登之。婁縣人。江南通志稱其由隆慶辛未進士官南京刑部主事。疏陳利弊九事。忤張居正。出爲分巡嶺東道。與巡按御史龔鵬爲御史劾奏。鵬秩遂移疾歸。考明史顏鯨傳。載御史顧雲程疏言神宗大起遺逸。獨鯨及管志道以考察格之。又登用被察。吳中行。艾穆。魏時亮。趙世卿。獨斬鯨志道。是志道以察典罷官。疑通志誤也。是書詮解孟子。分訂釋測義二例。訂釋者取朱子所釋而訂之。測義則皆自出臆說。恍惚支離。不可勝舉。蓋志道之學出於羅汝芳。汝芳之學出於顏鈞。本明季狂禪一派耳。

【四書疑問十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經疑問。已著錄。是編但各章總論其大

旨。不復逐句箋釋。立說多與朱子異。如謂大學親民之親。不當作新格物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非衍文。亦無闕文。蓋沿姚江古本之說。自爲一解。謂孟子無以則王。保民而王。是

心足以王矣。數王字俱讀如字。不作去聲。伯夷非其君不事章。是論去就。非論清和。隘與不恭。非其流弊。亦尙有見。至於調格物之格爲品格。自謙之謙爲謙虛。命也之命爲命數。致曲之曲爲心曲。則穿鑿附會。礙不可通。他若謂中庸不睹不聞。卽是隱微。卽是獨戒。慎恐懼。卽是慎其獨。而以朱子爲支離破碎。又謂性分中不墮形體。不落方所。直恁廣大。又謂喻義喻利之喻。是不待詞說。都無知覺。而默與之俱。註調曉字。便有知覺。不得此字之旨。尤以禪機詰儒理矣。前有萬歷丁巳自序。謂夢見夫子出一玉印。牧肅拜於下。夫子亦答拜於座右。視其髮特焦黃云云。尤怪誕不經也。

【經籍異同三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陳禹謨撰。禹謨字錫元。常熟人。萬歷中由舉人官至四川按察

司僉事。其書雜引五經之文。證四書所引之異同。併波及他書語意相近字句略同者。頗爲龐雜。如李尤盤銘。與經一字無涉。而引以證湯之盤銘。又如班昭東征賦。中由力行而近仁句。乃運用中庸之語。而引以爲力行近乎仁句之異同。殊爲舛誤。至石經大學。本豐坊僞撰。據爲定論。尤失考矣。

【經言枝指一百卷】浙江巡撫探送本

明陳禹謨撰。是編於四書集註之外。旁搜諸說。故取莊子駢拇

枝指之意爲名。凡漢詁纂十九卷。談經苑四十卷。引經釋五卷。人物概十五卷。名物考二十卷。其漢詁纂。乃刪取註疏之文。割裂餽釘。全無義例。其談經苑。則自經史子集。以逮二氏之言。苟與四書文義彷彿者。卽摭以相證。冗雜尤甚。其引經釋。則以四書所引經文爲綱。而雜採訓釋以附之。旣非釋四書。又非釋五經。莫究其何所取義。其人物概名物考。摭拾舊文。亦罕能精核。蓋浮慕漢儒之名。而不能得其專門授受之奧者也。

【別本四書名物考二十四卷】內府藏本 明陳禹謨撰。已載經言枝指中。此則錢受益牛斗星所補訂也。受益字謙之。杭州人。斗星有檀弓評。已著錄。禹謨原本多疎舛。受益等所補。乃更蕪雜。如淇澳綠竹。而引及爾雅會稽之竹箭。華陽國志哀牢之僕竹。已泛濫矣。更引及異苑竹化蛇蛇化雉。釋肺肝而引素問靈樞。已旁支矣。更引及黃庭經肺神皓華字虛成肝神龍烟字含明語。是於經義居何等也。其最異者。如標一目字爲題。釋大學十目所視也。而目字下註曰。附眼。無論四書無眼字。且目之與眼。又何所分別。而別爲附錄乎。尤不可解也。

【孟子說解十四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是書前有孟子遺事。及讀孟子三十一條。所論孟子生卒。以爲當在安王時。非定王時。其說近是。但直斷孟子生於安王初年。卒於赧王元年。則似未可爲定。孟子生卒。大略當以闕若璩所訂爲正。考去齊章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盡心章云。由孔子而來百有餘歲。若據呂氏大事記。及通鑑綱目。孟子於赧王元年。始致爲臣而歸。則周已八百有九年。距孔子生年。已二百三十餘歲矣。孟子如梁仕齊適宋之魯之滕。還鄒。游歷先後。班班可考。魯平公元年。卽赧王元年。其時孟子似未至八十九歲也。至書中所解。往往失之相獮。好議論而不究其實。蓋敬之說經。通坐此弊。不但此書矣。

【論語義府二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王肯堂撰。肯堂有尙書要旨。已著錄。是編不列經文。但標章

目。歷引宋元明諸家講義。其唐人以前舊說。偶亦採錄。然所取無多。或與集註兩歧者。則低一格錄之。觀其體例。似尊朱子。然其說頗雜於禪。如解子貢問貧而無詔一章。有境無境諸義。豈可以詰儒書哉。

【中庸點綴一卷】江蘇周厚埔家藏本。明方時化撰。時化有易引已著錄。是書首爲中庸總提。次全載中庸之文。每段或總批。或旁批。其體例略如時文。其宗旨則純乎佛氏。

【元晏齋困思鈔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明孫慎行撰。慎行字聞斯。武進人。萬曆乙未進士。官至禮部尚書。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乃其自萬歷庚戌至甲寅積年鈔存。其中頗多心得之語。然亦不免好出新論。如解鄉黨色斯舉矣節。以虞廷獸舞志聖之隆。山梁雌雉志聖之逸。又以中庸致曲之曲。爲卽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之曲。雖才辨縱橫。足以自暢其說。然非經之本旨矣。卷首繪性善性教爲二圖。卷末一條。則慎行自序其作書大旨也。

【大學中庸讀二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明姚應仁撰。應仁有檀弓原已著錄。是書成於萬曆乙未。據豐坊僞撰魏政和石經。以攻朱子章句。至修身章中竄入顏淵問仁五句。應仁不能曲說。乃言只須削去此節。夫此五句。既屬當削。則所謂石經。豈復可信哉。至其持論。則多引佛經。解淇澳節。有曰密多者。瑟也。金剛不壞者。側也。枝枝葉葉。光明者。赫喧也。是不止陽儒而陰釋矣。

【四書湖南講九卷】浙江巡撫採進本。明葛寅亮撰。寅亮錢塘人。萬曆辛丑進士。是書分標三例。凡剖析本章大義者曰測。就經文語氣順演者曰演。與其門人問答辨難者曰商。閒有引證他書。及先儒之論。則細書於後。大抵皆其口授於門弟子者也。浙江通志載寅亮四書湖南講二十六卷。與此本卷數不合。然此本首尾完具。或通志之誤歟。抑或別有續編也。

【四書會解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明毛尚忠撰。尚忠字子亭。號誠菴。嘉善人。萬曆甲辰進士。官至監

察御史其書分章立說不錄經文頗似書塾講義而議論則務與朱子相左如大學首章謂當因其所發非聖經本旨親民即明德內事不親民叫不得明德何須說推以及人曰皆當止於至善是分明德親民而二之謂止即止泊之止何須添不遷二字定乃明道靜亦定動亦定之定不是志有定向安即居之安安字以心言曰所處而安似著身矣且謂物有本末節是起下文非結上文也物與事只泛說若定分物屬明親事屬知得何等拘滯至明明德於天下若曰使之明則民不可使知且於文法甚不類如此類凡十數條其解格物既不從朱子事物之說而亦不取王守仁所云格去此心之物乃謂即上文物有本末之物其中精微處如等格然不可不分曉信如尙忠說則格乃實字無用力之意致知在格物句文義豈復可通亦徒好立異而已

【四書正學淵源十卷】明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章一陽編一陽金華人自何基受業黃榦之門其後王柏金履祥許謙遞相傳受皆自稱朱子之傳一陽因取四人之發明四書者分載於章句集註之下名曰正學淵源蓋以闡揚金華之宗派不爲發明四書作也

【大學古今通考十二卷】浙江巡撫探進本 明劉斯源編斯源字憲仲臨穎人是書成於萬歷戊申首列朱子大學改本次列禮記古本次列魏石經本次列二程本而以宋元明諸儒說大學者附焉以諸說並陳無所去取故名通考然禮記傳自戴聖鄭元不過依經作註指爲鄭元之本已爲未安至政和石刻出自豐坊僞撰其政和年號以宋爲魏賈逵姓名以漢爲魏前人駁之悉矣斯源猶珍重而信之耶

【四書測六卷】內府藏本 明萬尙烈撰尙烈字思文南昌人是書首有萬歷辛亥自序於大學中庸獨

尊古本而議論宗旨則全入異端如解季路問事鬼神章專取釋氏輪回因果之說以釋聖言駁雜已甚其尤誕者如原壤夷俟乃取其母死而歌爲喜死者之得所而非放乎禮法之外蓋於江末流其弊每至於此不但李贄諸人彰彰耳目者然也

【四書說叢十七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沈守正撰守正有詩經說通已著錄是書彙萃諸家之說分章條列同異兼收每案而不斷以待人之自考亦或偶存己說一二所採書凡二百二十六種雖釋道家言亦頗兼取其中如解子游問孝章則用古說解士而懷居章則用管志道說以爲卽懷士解不動心則用郝敬說以爲非比枯木槁灰解心之官則思則用羅欽順困知記皆頗有所見然所引明人諸說榛櫟錯陳不免傷於蕪雜

【四書說約】無卷數 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鹿善繼撰善繼字伯順定興人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崇禎壬午大兵攻定興善繼率鄉人拒守城破死之贈大理寺卿諡忠節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就四書以講學與明人講義爲時文而作者頗殊卷首爲認理提綱九條如曰此理不是涉元空的子臣弟友是他著落不然則日新顯謨成湯且爲枯禪矣其自序亦曰夫讀聖賢書而不反求之心延平所謂玩物喪志者可汗人背也卽云反求之心而一切著落不以身實踐之徒以天倪之頓現虛爲承當陽明所稱將本體只作一番光景玩弄者更可汗人背也其持論亦頗篤實然學出姚江大旨提唱良知與洛閩之學究爲少異

【四書酌言三十一卷】陝西遼寧採進本 明寇慎撰慎字永修號禮亭自號毅翹逸叟同官人萬曆丙

辰進士官至蘇州府知府。天啓中周順昌被逮，顏佩章等五人擊殺緹騎。後佩章臨刑稱曰：公好官，知我等倡義，非倡亂者，即其人也。其學出於姚江，故是編多與朱子立異。如解論語至於犬馬句，主犬馬養人之義，本諸注疏，猶有說也。至於解齊必變食句，謂爲心齋之齋，非齋戒之齋，解弗如也。二句爲盡奪前塵，忽渡彼岸，解始可與言詩句，爲入無上妙明，解是知也。句謂知原在知，不知外理會，其他學問，不過此知中之法塵，此處掃除，乃爲選機，又扭來補綴，則純乎明末狂禪之習矣。

【四書考二十八卷四書考異一卷】江蘇周厚坊家藏本。明陳仁錫撰。仁錫有繫辭十篇書，已著錄。是書因薛應旂四書人物考而廣之，仍餽訂之學。卷首別爲考異一卷，載四書字句異同，摭拾亦頗簡略。如惟之作維，賁之作贖，不過字體偶別，無關文意。至豐坊古本大學，其僞託可不待辨，而仁錫乃爲持疑之辭，則茫無考證，亦可見矣。

【四書通義三十八卷】江西巡撫採進本。明魯論撰。論字孔壁，號西麓。江西新城人。天啓中以貢生授潁州州同，官至福州府同知。論以取士必重制科之經義，崇禎時雜用薦舉，不足以得人，乃作此書，以發明體用合一之理。其解大學平天下章，言潢池弄兵，外患踵至，勢不得不加田賦，而聚斂之臣，半以聚之於國，半且以聚之於囊，以致天菑流行，而不常之命已去，專爲明末時事而發。又解孟子許行章，謂堯之欽明，足以知人，四岳之咸舉，爲之師錫，猶其難其慎，然則枚卜豈易易哉，亦以隱指莊烈帝命相之非，全書大旨不出於此，故往往雜引史事，以相發明，固不主於闡釋經義也。

【三經見聖編一百八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明譚貞默撰。貞默字梁生，別號培菴。嘉興人。崇禎戊辰

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是編前有自序。結銜稱敕掌國子監整理祭器書籍等務。而不言祭酒。明史職官志亦無此稱。蓋明人杜撰之文也。其序稱六經無非孔經。而論語爲著。子思子之書。今名中庸大學者。實一中庸。統稱孔經編。孟子七篇。則曰孟經編。又言論語子夏述也。中庸子思繼論語而作也。大學卽中庸之後小半也。孟子繼中庸而作也。中庸天命之謂性三句。接論語知命章。明是釋詰論語。讀子懷明德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不膠自連。讀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而孟子何必曰利。亦有仁義。不呼自應。今之所謂四書實三書也。云云。說殊穿鑿。至其詮釋支離。類皆因言求事。如以論語孝弟章。爲有子譏刺三家。巧言章。爲孔子評論老聃。皆率其胸臆。務與程朱牴牾。可謂敢爲異說者矣。卷中或稱默案。或自稱譚子體例。亦叢雜不一云。

【四書經學考十卷補遺一卷續考六卷】江蘇周厚培家藏本 四書經學考。明徐邦佐撰。續考陳鵬霄

撰。邦佐字孟超。錢塘人。鵬霄字天羽。山陰人。經學考成於崇禎戊辰。雜鈔故實。疎漏實甚。續考成於甲戌。又皆時文評語。講章瑣說。而題曰經考。未詳其義。然坊刻陋本。亦不足以究詰也。

【四書讀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陳際泰撰。際泰有易經說意。已著錄。際泰以制義名一代。是編詮發四書大義。亦略如制藝散行之體。其議論駁發。視章世純留書過之。而不及世純留書時有精義。蓋際泰用縱橫之才。去說經之道遠。世純用深湛之思。去說經之道稍近也。

【四書則】無卷數 山西巡撫採進本 明桑拱陽撰。拱陽字暉升。蒲州人。崇禎癸酉舉人。其書取諸家講章立說不同者。刪定歸一。開以己意參之。命之曰則。以見其則不遠之意。先大學中庸。次論語孟子。各

有闢說總論。大旨爲舉業而作。

【四書集說二十八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徐養元趙漁同撰。養元字長善。漁字問源。俱唐山人。崇禎

癸未同榜進士。是編採集朱子或問存疑大全諸書。及諸家之說而成。不出流俗講章之派。

【圖書衍五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喬中和撰。中和有說易已著錄。是編爲四書講義。而名之爲圖書

衍者。凡四書所言。皆以五行八卦配合之也。如說大學明德爲火。新民爲水。至善爲土之類。皆穿鑿無理。不足與辨。

【四書大全辨三十八卷附錄六卷】江蘇周厚培家藏本

明張自烈撰。自烈字爾公。宜春人。崇禎末。南

京國子監生。自烈與艾南英爲同鄉。而各立門戶。以評選時文相軋。詬厲喧嘩。沒世乃休。蓋亦社黨之餘派也。是編舉永樂中胡廣等所修四書大全條析而辨之。冠以古本大學一卷。明道程子伊川程子改定大學各一卷。顧起元中庸外傳一卷。王應麟論語孟子考異各一卷。福王時嘗以擅改祖宗頒行之書。挂諸彈章。至憤而罵譯於朝。案四書大全誠爲猥雜。然自烈所辨。又往往強生分別。不過負氣求勝。借以立名。觀其首列揭帖序文之類。盈一巨冊。而所列參訂姓氏。至四百八十六人。非惟馬鄭以來。無是體例。卽宋人盛相標榜。亦未至是也。

【學庸切己錄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謝文濬撰。文濬字約齋。號程山。南豐人。其書首作君子有三

畏。講義一篇。發明張子主敬之旨。次爲程山十則。亦以躬行實踐爲主。書中皆隨文講解。旁採大全諸儒之說。而參以己見。其體頗似語錄。卷末附西銘解一篇。謂其立義宏深。爲學者究竟指歸。篇名不可不尊。

因易之曰事天謨。以示崇信之意。然究不免自我作古也。

【麗奇軒四書講義】無卷數 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紀克揚撰。克揚有易經講義。已著錄。其書不

錄正文。每章約詰數語。大旨爲科舉而作。

【四書翊註四十二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刁包撰。包有易酌。已著錄。是編凡大學五卷。中庸三卷。

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於大學三綱八目。詮解特備。又以中庸論孟爲格物之書。五經諸史。皆條貫於其中。故於格物條目。尤爲曲盡。其他闡發義理。於史傳事蹟。先儒議論。亦多所徵引。然其去取是非。總以朱子之說爲斷。不必自有所見也。卷首有黃越所作綱領一篇。其孫顯祖所作緣起一篇。敘述著書大旨。及刊刻始末。

【聖學心傳】無卷數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薛鳳祚編。鳳祚字儀甫。益都人。嘗師事定興鹿善繼。容

城孫奇逢。因會輯善繼四書說約。奇逢四書近指。共爲一編。卷首列善繼認理提綱。尋樂大旨。又列善繼奇逢二人小傳。前有鳳祚自序。謂此書出。當與孔曾思孟四聖賢書。共揭星日而行中天。其說殊夸。又謂於舉業非相遠。倘於此有得。以應試場。主司必當驚羨。以冠多士。又何其陋歟。鳳祚天文地理之學。皆能明其深奧。如兩河清彙。天學會通。天步真元。諸書。已卓然足以自傳。又何必畫此蛇足乎。且二書皆有刊本。豈藉鳳祚之標榜。卽以二書而論。亦蛇足也。

【四書大全纂要】無卷數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魏裔介撰。裔介有孝經註義。已著錄。是編以明永

樂閒所著四書大全。泛濫廣博。舉業家鮮能窮其說。乃採其要領。俾簡明易誦。然大全龐雜萬狀。沙中金

層本自無多。喬介所摘。又未能盡除枝蔓。獨得精華。則亦虛耗心力而已。

【四書惜陰錄二十一卷】兩江總督探選本 國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陰錄。已著錄。是書前有胡渭生趙天潤仇兆鼈序。并自記一首。後有陸隴其跋。以隴其三魚堂集勘之。其文相合。實非依託。然其書則不稱隴其之所言。據世沐自記曰。仇滄柱示以關中李中孚反身錄。中孚曾講學毗陵。會過一次。彼深惜南浙兩省學者。害於舉業。彼時心不甘。南士必遜北士如此。迄今幾三十年。彼學已成。名已立。南士竟無與頡頏。細讀其錄。愈不心服。摘錄中數處。以質滄柱翁。狂不自量。積爲惜陰二集。不覺積成二十一卷。幾乎有六百葉。又曰。李從陸王入。而出入於程朱四子。余從程朱入。而準則於周宋八賢。雖沐染南風。剛峻良有不逮。而古人所云醇正。則當仁不欲多讓云云。則世沐此書。蓋爲與整屋李容相詬而作。故隴其喜其能排陸王爲之作跋。然講學以明道。非以求勝。但爲朱陸而爭。已不免門戶之見。況世沐以聖學自任。而不能化一南北之畛域。則先不自克其私心矣。又何學之可講乎。

【三魚堂四書大全四十卷】通行本 國朝陸隴其編。隴其有古文尙書考。已著錄。初明永樂間。胡廣等

奉詔撰四書大全。陰據倪士毅舊本。潦草成書。而又不善於剽竊。龐雜割裂。痕蹟顯然。雖有明二百餘年。懸爲功令。然講章一派。從此而開。庸陋相仍。遂似朱子之書。專爲時文而設。而經義於是遂荒。是編取胡廣書。除其煩複。刊其舛謬。又採蒙引存疑淺說諸書之要。以附益之。自較原本爲差勝。然終未能盡廓清也。其初彙成於康熙辛酉。前有自序。尙歉然以爲未定。及晚年輯困勉錄。復取是書。互相參考。別以朱筆點次。乃成定本。然未及重爲之序。故其門人席永恂侯銓王前席等校刊之時。仍以原序冠卷端。實則序

在前而書在後也。大學中庸并載或問，亦仍大全之舊。卷末附載王應麟論語孟子考異，不知何人採摭困學紀聞爲之，非應麟原有是書也。

【續困勉錄六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國朝陸隴其撰。隴其所著困勉錄，分學問思辨行五類。此續錄則專解四書。凡大學一卷，中庸一卷，論語二卷，孟子二卷。中多採錄時文評語，似乎狹視四書矣。

【四書初學易知解十卷】內府藏本。國朝邵嗣堯撰。嗣堯有易圖定本，已著錄。是編乃督學江南時所刊。每章前爲口義，後附論斷，專爲童蒙講解而設。故曰易知。嗣堯服官清苦，至今凡歷任之地，皆稱名宦。而自命太高，亦或傷於偏激。如解於我如浮雲句，謂不特不義之富貴如浮雲，卽義中之富貴亦如浮雲。不特富貴如浮雲，卽我亦如浮雲。如此之類，蓋欲以發明不愛官不愛錢不愛命之意，而過於取快，未免墮入禪宗矣。

【四書述十九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國朝陳說撰。說有易經述，已著錄。是書多不主朱子章句集註，如以大學聽訟章爲解格物，而以朱子補傳爲不知聖賢經傳化工之妙。其學蓋源出於姚江，而於姚江之中，又主調停之說者。觀其自序曰：朱子虛佛教之足以惑人，故確切分疏，以爲下學所遵守。陸子略其枝葉，而獨挾其宗旨，蓋於朱子有一本散殊之分，而非有所悖謬云云。其所學可以睹矣。

【四書鈔十八卷】直隸總督採進本。國朝祕不笈撰。不笈字仲負，故城人。康熙癸丑進士，官至陝西提學副使。是編以四子之書，近世多爲新說所惑，於是纂輯或問及大全蒙引存疑等說，彙成一編，以非自己出，故以鈔爲名。其旁註批閱之語，則不笈自抒所見也。

【四書貫一解十二卷】編修閣傳大家藏本。國朝閔嗣同撰。嗣同字來之，號雙溪，烏程人。康熙乙卯副榜貢生，官景寧縣教諭。此書於每章各爲總解，而不錄經文，皆取諸儒之說，以己意融貫成篇。其說有同異者，則別附於後，以備參考。

【四書索解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爲其子遠宗所編。本名四書疑義，有問有答。奇齡沒後，遠宗稟輯成書，存所疑而刪所解，名曰疑案。奇齡門人王錫序之，謂必有以解之，直是索解人不得耳。一經考索，則世多學人，豈無始而驚，既而疑，又既而劃然以解者，因更名索解。然有問無答，其旨在於駁註，而其迹乃似於攻經。且據錫所序，其解已散見奇齡各書中，亦何必更出此書。蹈禪家機鋒之習，則非欲詰經，直欲駭俗耳。漢晉以來，儒家無此體例也。

【大學知本圖說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國朝毛奇齡撰。是書由古本大學之說，以攻朱子格物之傳。首爲知本圖說，次爲知本圖四。一曰大學有本，一曰格物知本，一曰格物以修身爲本，一曰修身以誠意爲本。末爲附錄，又有後圖，以大學知本與中庸立本，並列二圖，節次相配，亦前有圖說，後有附錄。夫知行並用，博約兼資，聖賢經典之文，或有偏舉，而理無偏廢。經文既明，言格物，即不補傳，亦必有說。奇齡乃以格物爲量度之意，以知本爲誠意，不知未知本時，持何術以量度之。且既已指誠意爲本，則遵而行之已矣。又何用量度。蓋奇齡歷詆先儒，而頗尊其鄉學，其直指知本，仍王守仁之良知，其主誠意，則劉宗周之慎獨也。而自稱嵩山廟市高笠先生所傳，爲遼東賀欽之孫所祕授，蓋託詞也。

【大學問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國朝毛奇齡撰。以答其門人餘姚邵廷采之問者也。仍因其大學知

本圖說而衍之。以歸於良知之說。其解在明明德句。以明明二字。重文連讀。如明德連讀。則德已明。何用復明。是不必遠引他說。卽以大學克明峻德言之。德已峻。何用復明乎。所引明明重文之證。尙書三條。詩四條。皆其四書贖言中所謂以雩見爲龍。以王良爲星者也。

【逸講箋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所論。而其子及門人編錄之。上卷爲章世法所錄。乃所講孟子不動心章之彙。第二卷爲其姪文輝所錄。乃所講論語問答。第三卷題曰大學辨業。爲樓宅中所錄。大學辨業者。奇齡門人蠡縣李懋所著。懋初師博野顏元。旣而舍之。從奇齡。後撰是書。又兼用元說。故奇齡惡其叛己而攻之。大抵皆詬爭之言也。以錄其叢殘之彙。故曰逸講。中雜門人子姪之附論。故曰箋焉。

【中庸說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所論。其門人章大來樓宅中。朱樟陳佑。及其子遠宗姪文輝編次。而各附以己說。皆與朱子章句互異。大旨以慎獨爲主。闡劉宗周之旨。蓋宗周奇齡之鄉人也。奇齡博洽羣書。其說經善於考證。至於舍考證而談義理。則遠才易務。非其所長。又以辨才濟之。愈辨而愈支。固其所矣。

【聖門釋非錄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邦烈編。邦烈字又超。平湖人。毛奇齡之門人也。是書因朱子四書集註。頗有疑諸賢之說。或有流弊者。因取奇齡經說所載諸論。裒合成帙。而附以奇齡門人子姪諸說。以辨其非。前有邦烈自記。稱北宋諸儒高樹門幟。不容一人訾議。如劉其父改二程全書一二字。便作札四布。痛加譏貶。必欲使其還復舊文而後已。而於先聖先賢。恣情敲駁。大學孝經。連篇刪改。卽孔

門諸賢。何一不受其創。斷相其用心。實有抑聖賢以揚同類之意。因稍輯先生所言。與他書偶錄。可引據者。彙爲一卷。名曰釋非。以爲聖門口語。各有精義。或未可盡非云云。考宋儒標榜門戶。以劫制天下之異端。誠所不免。至坐以詆誣聖賢。則未免深文。且朱子集註。補苴舊說。原恐後學之誤會。亦非主於排斥孔門。邦烈此書。雖無作可也。此本刻西河合集中。舊題奇齡自撰。今考究始末。實邦烈所爲。其中如謂本字書不訓始。惟宋人廣韻。因程子是解。增一始訓。案陳彭年邱雍等重修廣韻。在大中祥符間。其時程子未生。安得因程子之說。如斯之類。似非奇齡所宜有。又朱子與張栻劉共父書。謂二程遺書。乃胡安國所改。而此序作劉共父所改。亦誤。故改題邦烈從其實焉。

【論語傳註二卷大學傳註一卷中庸傳註一卷傳註問一卷】直隸總督探選本 國朝李塨撰。塨有周易傳註。已著錄。是編解釋經義。多與宋儒相反。蓋塨之學。出於顏元。務以實用爲主。故於程朱之講習。陸王之證悟。凡不切立身經世者。一概謂之空談。而於心性之學。排擊尤甚。其解四書。亦卽此旨。中惟孟子註未成。今傳者論語大學中庸耳。論語多用古義。亦兼取毛奇齡之說。如以無所取材。從鄭康成作梓材。偏其反而從何晏作反經合道之譬。則不免故相違迕。有意異同。大學用古本。讀大爲泰。及親民之親。讀本字。皆仍舊說。其以格物之物。爲周禮司徒之鄉三物。則塨自申其學也。中庸不取朱子天道人道之說。一切歸於實際。證以人事。在三書之中。較爲完密。傳註問。則仿朱子或問之例。一一辨其去取之所以然。辭氣多不和平。徒以氣相勝而已。

【四書反身錄六卷續補一卷】浙江巡撫探選本 國朝李容撰。容字中孚。整匡人。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儒。

鴻詞以年老不能赴京而罷。康熙四十二年。聖祖仁皇帝西巡。召容入見。時容已衰老。遣子慎言詣行在。陳情以所著二曲集反身錄奏進。上特賜御書操志高潔以獎之。是書本題曰二曲先生口授。鄂縣門人王心敬錄。二曲者容之別號。水曲曰盤。山曲曰屋。整屋當山水之曲。故因其地以稱之。是此書成於心敬之手。容特口授。然核其序文年月。則是書之成。容猶及見。非身後追錄之比。實仍容所自定也。容之學本於姚江。書中所載如大學格物之物爲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又謂明德與良知無分別。念慮微起。良知卽知善與不善。知善卽實行其善。知惡卽實去其惡。不昧所知。心方自慊云云。其說皆仍本王守仁。又書中所引呂原明渡橋。與人墜水。有溺死者。原明安坐橋上。神色如常。原明自謂未嘗動心。容稱其臨生死而不動。世間何物可以動之。夫死生不變。固足徵學者之得力。然必如容說。則孔子之微服過宋。孟子之不立巖牆。皆爲動心矣。且廐焚必問傷人。乍見孺子入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與夫溺死而原明安坐不動。此正原明平時強制其心。而流爲豁刻之過。容顧稱之爲不動。則與告子之不動心何異乎。是亦主持太過。而流於偏駁者矣。

【辟雍講義一卷大學講義一卷中庸講義一卷】兩江總督探進本 國朝楊名時撰。名時有周易劄記。

已著錄。辟雍講義乃乾隆元年名時兼領國子監時所著。大學中庸講義則因其劄記之說而暢之耳。

【雜說】無卷數 江蘇巡撫探進本 國朝焦袁熹撰。袁熹有春秋闕如編。已著錄。是編乃以禮記中大

學中庸註疏及論語孟子註疏與朱子章句集註兩兩相勘。決擇是非。而左袒朱子者爲多。其中考證過疏。如謂論語孔註誄麟篇名不知誄乃施於死後者。未詳孔註所出。今考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

近其六曰誅。註引論語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賈公彥疏。生人有疾。亦誅列生時德行而爲辭。與哀公誅孔子意同。是死證名誅。生禱亦名誅之顯證。柰何於孔註疑之耶。

【考定石經大學經傳解一卷】戶部尙書王際華家藏本。國朝邱嘉穗撰。嘉穗字實亭。上杭人。康熙壬午舉人。官歸善縣知縣。是編大旨。謂大學格致一傳。本末闕佚。不過錯簡。非惟朱子所補爲誤。卽諸儒所定。亦皆未安。因參取舊說。以物有本末一節。子曰聽訟一節。詩云邦畿千里一節。知止而后有定一節。終以此謂知之至也。句合爲格物致知之傳。而詮解以明之。其意以豐坊僞石經爲真。而未見坊之原本。但據鍾惺四書聚考所載。又見朱彝尊毛奇齡等素號博洽者。皆引據舊文。掇擊甚力。遂依違瑟縮。不敢訟言。然其割取詩云邦畿千里十字。實用僞石經本也。

【中庸本旨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國朝朱謙撰。謙號雪鴻。崑山人。是編前有康熙己丑魏一川序。稱其歲易一稔。逾三十年。今觀其書。首列中庸圖十七。其分配五行者。多涉牽合。其解中字。謂中卽太極。卽伏羲一畫而縱之。其解天字。謂上一畫爲天。下一畫爲地。人居其中。一川序又爲補解庸字。以爲古文作。蘆蒿古庚字。爲陽金。用古鏞字。爲樂器。而附於黃鍾之末。亦皆附會。其註以天命爲源。以無聲無臭爲歸宿。多涉恍惚。其中庸續論。又時時評論文法。如謂三重章。大哉章。是兩扇格局。不露排偶之類。併引而歸之時文矣。

【大學本文一卷 大學古本一卷 中庸本文一卷】通行本。國朝王澐撰。澐有禹貢譜。已著錄。是書取大學中庸本文。及朱子章句原序。各爲批點。大意欲因文法以闡書理。然聖經雖文字之祖。而不可以後人

篇法句法求之世傳蘇洵評孟子謝枋得評檀弓皆出於明人刊本其源流授受莫得而明大抵皆後人僞撰澍因仍其例實非先儒之舊法又既用朱子改本發揮文字之妙又列古本一卷其發揮妙處亦如之古本是則改本非改本是則古本非兩相尊奉不亦合之兩傷乎

【大學困學錄一卷中庸困學錄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澍撰自明以來解四書者惟以尋繹

語脈爲時文敷衍之具澍是二書獨發揮學問之功其識在坊刻講章上而意取詳明或失之冗遂不免開有出入如大學補傳第五章辨陸王致知之誤極爲分明而傳第七章乃云心中不可存一物則仍闕入金谿姚江門徑矣呂坤呻吟語謂佛氏論心爭有無儒者論心爭是非如貞女思夫忠臣思君可謂之放心乎其說當矣又何可以不存一物爲正心也亦閒有寬廓語如中庸第二章謂君子時中只是敬其意以敬爲無忌憚之反而不知此時中字徹上徹下徹內徹外當由格物窮理明體達用而來非一敬字所能盡又如中庸第二十章謂九經句句有一篇西銘在內其理固然不可如此說書必充類至盡雖謂句句有一篇太極圖說在內亦何嘗不可通乎

【成均講義】無卷數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孫嘉淦撰嘉淦有春秋義已著錄是編乃嘉淦攝國子

監祭酒時以大學聖經一章爲學者入德之門乃逐節疏解以發明朱子章句之義其講致知格物謂釋氏欲正心而不先誠意陸子靜欲誠其意而不先致知王陽明欲致其知而不先格物惟程朱之書詳言格物獨得孔子之傳今日學者之流弊譏釋氏之不能誠意竝其正心而失之譏子靜之不能致知竝其誠意而失之譏陽明之不能格物竝其致知而失之名爲守程朱之學竝其格物而失之古之所謂學者

盈天地之法象道器書其一也。古之所謂格物者，極事理之廣大精微，讀書其一也。古之所謂讀書博洽，無所不通，作文其一也。古之所謂作文者，體製不可枚舉，制藝其一也。然則今日士子之所學，視古者綱領條目之大全，相去何如哉！亦頗中學者之流弊也。

【五華纂訂四書大全十四卷】洗馬劉樞之家藏本。國朝孫見龍撰，見龍字叶飛，號潛村，烏程人。康熙

癸巳進士，改庶吉士，是編乃見龍掌教雲南五華書院時所輯，故以五華爲名。自序謂於四書大全舊本，譌者正之，偏者刪之，明以來諸家制藝評語，併爲採入，開附以近時李光地、楊名時之說，見龍有所自見，亦附著於後云。

【四書纂言】無卷數。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國朝王士陵撰，士陵有易經纂言，已著錄，是編採摭坊刻四書講章，排比成書，以先儒之說列前，近人之說列後，亦開以己意推闡，大抵以永樂四書大全爲藍本。

【大學偶言一卷】浙江巡撫探蓮本。國朝張文蘆撰，文蘆字風林，又字樹聲，蕭山人。康熙甲午舉人，官

成都縣知縣，是書凡四十六條，雖以大學偶言爲名，前有劉紹攷序，亦以大學爲說，而其書多論理氣心性，辨諸家之是非，說中庸者爲多，解大學者僅數條，未喻其故也。文蘆受業于毛奇齡，故此書亦因其師說，特文蘆至乾隆甲子尙存，當日久論定之餘，知奇齡以負氣詬厲爲後人所不滿，鑒於前車，詞氣較爲和平耳。其論人無二性，與顏元存性編之說同，不爲無理。其論朱子補大學格物傳，全爲禪學，則有意巧詆，純乎門戶之見矣。

【成均課講學庸】無卷數 江蘇巡撫探進本 國朝崔紀撰。紀有成均課講周易已著錄。是書亦其官

國子監祭酒時所著也。其旨謂大學以慎動爲宗。故所言多顯。中庸以主靜爲宗。故所言多微。究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也。學者惟是徵大學之顯。而闡中庸之幽。庶有以得其源流旨趣之一矣。云云。然以學庸分屬微顯。且謂中庸以主靜爲宗。而不言存誠。似於理終未周密也。

【讀孟子劄記】無卷數 江蘇巡撫探進本 國朝崔紀撰。是書以七篇大旨。出於大學。其言性情。卽明德。言知言養氣。卽明之之事。告齊梁諸君。以憂樂同民。卽恕與絜矩之意。其論執中。以射之巧。稱之權譬之。卽至善之理。其說亦自成理。然聖賢之旨。原自貫通。正不必如此節節比附。又稱本於中庸。亦可不必也。

【論語溫知錄二卷】山西巡撫探進本 國朝崔紀撰。皆其平日讀論語所筆記。官湖北巡撫時。乃彙而輯之。每章統論其大意。皆以闡發集註爲主。

【四書參註】無卷數 直隸總督探進本 國朝王植撰。植字槐三。深澤人。康熙辛丑進士。官至邳州知州。是書多掇擊註疏。以自表尊崇朱子之意。而掇擊鄭元孔穎達。尤甚於趙岐。何晏孫奭邢昺。然先有漢儒之訓詁。乃能有宋儒之義理。相因而入。故意密愈深。必欲盡掃經師。獨標道學。未免門戶之私。譬之天文算數。皆今密而古疏。亦豈容排擊義氏。詆譏棘首哉。且所採多近時王廷諤崔紀傅秦諸人之說。在諸人研究四書。固各有所得。然遽躋諸鄭孔諸儒之上。恐諸人亦未必自安矣。

【菜根堂劄記十二卷】檢討蕭芝家藏本 國朝夏力恕撰。力恕字觀川。孝感人。康熙辛丑進士。官翰林

院編修。是編乃乾隆己未至辛酉力恕在武昌書院時。與諸生講授四書所作。初名曰題解。蓋專爲制藝言之。已授梓矣。丙寅以後。又取程朱之說。參校同異。勒爲此編。至戊辰而脫棄。其父以此事不止關係時文。題解之名不佳。乃改題今名。見於力恕之自序。而題解舊序亦併存之於卷端。不沒其始也。原書本十八卷。其後六卷別題曰證疑備覽。則皆考辨四書中名物典故者。此本有錄無書。而前有朱印曰證疑備覽。嗣出。蓋刊尙未竟云。

【中庸解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任大任撰。大任字鈞衡。吳江人。此書分段詮釋。但標節次。不錄經文。大抵多先儒緒言也。

【四書錄疑三十九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綽撰。綽有周易錄疑。已著錄。是書成於康熙後壬寅。凡大學二卷。中庸三卷。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皆每章摘句解之。然解章句集註者多。解經文者轉少。其大旨在於鑽研朱子之說。一字一句。務發明盡致。殆如業春秋者。以經命題。以胡傳行文耳。據其子澔跋語。綽實積數十年之力。乃成此書。澔亦時有所附記。蓋其父子以此爲世學也。

【四書本義匯參四十五卷】賢善章錄但家藏本 國朝王步青撰。步青字漢階。或自書曰罕。皆以同音相代也。號已山。金壇人。雍正癸卯進士官翰林院檢討。是書凡大學三卷。附一卷。中庸七卷。附一卷。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大旨據章句集註。斷諸家之是非。而引朱子或問語類文集。及元明以來之講章。條分縷析。爲之證佐。於語脈字義。推闡頗詳。在近時講章之中。尙較爲切實。考古無四書之名。其名實始於朱子。朱子註詩註易。未必遽凌跨漢唐。至詮解四書。則實亦無逾朱子。故自明以來。科舉之學。以朱子爲

斷然聖賢立調以垂教。非以資後人之辯說。爲作語錄計也。卽朱子章句集註。亦以明聖賢之道。非以資後人之揣摩。爲取科第計也。是書乃以場屋八比之法。計較得失。斯已逐影而失形矣。其發凡病汪份。刪纂四書大全。參取闕若璩顧炎武之說。或與朱子相左。是未考漢學宋學。各有源流。至於贖本或問小註。明知其依託朱子。而有意模稜。殆慮一斥其僞。卽不能假朱子之名。鉗伏衆論。故存爲疑案。不欲顯言。不知其說可取。不必以贖本而廢之。其書非真。亦不必以其說可取。併諱其贖本。是是非非。當以其書爲斷。不必定使其書出朱子。而後謂之是也。是又門戶之見。未能盡化矣。

【龍峯講義四卷】兩浙總督採進本。國朝潘思榘撰。思榘有周易淺釋。已著錄。龍峯書院在福州。爲巡撫所掌。此其官福建巡撫時。與諸生講大學中庸之語。諸生編而刊之者也。

【論語說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國朝桑調元撰。調元字弼甫。錢塘人。雍正癸丑進士。官工部主事。是書詮解論語。凡五百條。分上下二卷。每卷又分五子卷。所言皆闡集註未盡之義。如謂人知有慾不剛。而不知無慾尙非剛之類。頗爲細密。然是書爲其門人所錄。尊崇師說。一字不遺。或併其偶批數字。亦悉載之。如不有祝蛇之佞章。但註自古如此。可傷可歎八字。別無一言。是豈詁經之法。著書之體耶。再刪汰之。則善矣。

【四書約旨十九卷】禮部尙書德保家藏本。國朝任啓運撰。啓運有周易洗心。已著錄。是編乃平日與門人講貫。隨筆劄記之文。其中如論管叔以殷畔。謂管叔監殷。在武王時有功。引汲冢書爲據之類。亦閒有所考證。然大旨爲科舉作也。

【翼藝典略十卷】江四巡撫採進本 國朝蕭正發撰。正發字次方，廬陵人。是書首至聖紀一卷，諸賢紀一卷，二帝三王紀一卷，春秋紀三卷，戰國紀一卷，龐紀三卷，皆詮釋四書典故，曰翼藝者，據卷首劉吳龍序，謂以羽翼制藝也。其著書之意可知矣。

【讀大學中庸日錄二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康呂賜撰。呂賜字復齋，別號一峯，又自稱南阿山人。武功人。是書讀大學日錄一卷，讀中庸日錄一卷。其言王文成以格物致良知，此功夫知行兼到，自是切實精詳。又云中庸揭出慎獨，即孔子修己以敬血脈，王文成更提撮明快。二錄大旨已盡於此書。首載自作墓誌一篇，述其講學宗旨最詳，亦自稱爲姚江之支派云。

【江漢書院講義十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功述其父心敬之論也。心敬有豐川易說，已著錄。此其在湖北江漢書院時，與諸生講論四書之說，功錄而存之，故每條稱家君曰，以附刻文集之中。故標目爲豐川全集，而以存省彙爲子目云。

【四書說註厄詞十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胡在甫撰。在甫永年人，乾隆丙辰進士，官湖北松滋縣知縣。是編雖以說註爲名，然頗因以講學，尙不似鄉塾講章，全爲時文而作。然亦未全脫坊刻之窠臼，蓋其用力之始，從講章入也。

【四書順義解十九卷】御史戈岱家藏本 國朝劉琴撰。琴字松雪，任邱人。乾隆丙辰舉人，官順義縣教諭。是編皆先標章次，而後循文以衍其意。每節之末，又雜引舊說以析之，以成於官順義時，因以爲名。前有同邑邊連寶序，稱其自雍正丁未，至乾隆壬午三十年，而後脫棄，臨沒猶斟酌改竄，又稱其一以紫陽

爲主，不敢稍背云。

【四書就正錄十九卷】江蘇巡撫探進本。國朝陳鏞撰。鈇字宏猷，嘉定人。是書雜採坊本講章而敷衍之多，沿陸隴其汪份兩家重訂四書大全之說。

【四書晰疑】無卷數。江蘇巡撫探進本。國朝陳鏞撰。是書成於乾隆辛酉，前有例言，謂四書疑義雖多，其間或有一說之確，當於經義者，概不敢贅，特輯朱註以來諸說之所未備而或未定者，故論孟皆少，而學庸多云云。今核其見解，仍不出所著就正錄也。

【虹舟講義二十卷】浙江巡撫探進本。國朝李祖惠撰。祖惠本姓沈，字紀望，嘉興人。乾隆壬申進士官高安縣知縣，是編大抵涵泳章句集註之文，一字一句，推求語意，其體會頗費苦心。在時文家，亦可云操觚之指南矣。

【四書句讀釋義十九卷】山西巡撫探進本。國朝范凝鼎撰。凝鼎字庸齋，自號磨鏡居士，洪洞人。選拔貢生，是編成於乾隆癸酉。四書次第，用朱子原本，皆先明句讀，次詮文義，先列集註，次錄或問語類，其餘諸儒議論，與朱註相發明者，乃採錄之，稍有同異，則斥不載焉。

【四書講義尊聞錄二十卷】江蘇巡撫探進本。國朝戴鉉撰。鉉字景亭，長洲人。以四書大全諸說紛錯，無所適從，因以己意點次之，每章列總旨於前，每節列本義及附解於下，總旨附解皆本大全所錄諸儒之語，而附益元明以來諸說，本義則順文詮釋，略如直講之體，蓋亦科舉之學也。

【四書窮鈔十六卷】山西巡撫探進本。國朝王國瑚撰。國瑚字夏器，號珍吾，臨縣人。是書卷首郭九有

序稱爲四書主意而標題又稱爲四書窮鈔六補定本疑其書非一藁故命名亦隨時而異歟其解頗與朱子立異然僅鑽研於字句之間無以相勝也

【古本大學解二卷】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醇驥撰醇驥字千里號廓菴廣濟人是書遵用古本大學不分經傳首大學考次戴記中古本又次爲大學解力辨二程子朱子及董槐王柏諸人改本之非夫竄易古經以就已意其事原不可調然姚江之徒所以必復古本者實欲引託始知本不言格物之義以陰助良知非盡爲尊經也

【雜說八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無序跋相其紙墨圈點不過數十年中物殆近人作也其書凡讀論語註疏一卷讀大學註疏一卷讀中庸註疏一卷讀孟子註疏五卷皆標舉舊文辨其得失大抵以意斷制之其讀大學註疏以今本糾古本頗爲柄鑿今本以格物爲先自有今本之義古本以誠意爲始亦自有古本之義既不從古本則竟置註疏不用可矣心強合之則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

右四書類一百一部一千三百四十一卷內十四部無卷數皆附存目

案古書存佚大抵有數可稽惟坊刻四書講章則旋生旋滅有若浮瀛旋滅旋生又幾如掃葉雖錄首不能算其數蓋講章之作沾名者十不及一射利者十恒逾九一變其面貌則必一獲其贏餘一改其姓名則必一趨其新異故事同幻化百出不窮取其書而觀之實不過陳因舊本增損數條卽別標一書目別題一撰人而已如斯之類其存不足取其亡不足惜其剽竊重複不足考辨其庸陋鄙俚亦不足糾彈今但據所見姑存其目所未見者置之不問可矣

卷三十八

經部三十八

樂類

沈約稱樂經亡於秦。考諸古籍。惟禮記經解。有樂教之文。伏生尚書大傳。引辟離舟張四語。亦謂之樂。然他書均不云有樂經。爾志樂經四卷。蓋王莽元始三年所立。賈公彥考工記。磬氏疏所稱樂曰。當卽琴書。非古樂經也。大抵樂之綱目。具於禮。其歌詞具於詩。其鏗鏘鼓舞。則傳在伶官。漢初制氏所記。蓋其遺譜。非別有一經爲聖人手定也。特以宣豫導和。感神人而通天地。厥用至大。厥義至精。故尊其教。得配於經。而後代鍾律之書。亦遂得著錄於經部。不與藝術同科。顧自漢氏以來。兼陳雅俗。豔歌側調。並隸雲韶。於是諸史所登。雖細至箏瑟。亦附於經末。循是以往。將小說稗官。未嘗不記言記事。亦附之書。與春秋乎。悖理傷教。於斯爲甚。今區別諸書。惟以辨律呂。明雅樂者。仍列於經。其謳歌末技。弦管繁聲。均退列雜藝詞曲兩類中。用以見大樂元音。道侔天地。非鄭聲所得而奸也。

【皇祐新樂圖記三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阮逸胡瑗奉勅撰。仁宗景祐三年二月。以李照樂穿鑿。特

詔校定鍾律。依周禮及歷代史志。立議範金。至皇祐五年。樂成奏上。此其圖記也。舊本從明文淵閣錄出。後有宋陳振孫嘉定己亥跋云。借虎邱寺本錄。蓋當時所賜。藏之名山者。又有元天曆二年吳壽民跋。明萬曆三十九年趙開美跋。跋是書源委頗詳。考初置局時。逸瑗與房庶等。皆驛召預議。詔命諸家。各作鍾

律以獻而持論互異。司馬光主逸瑗之說。范鎮主房庶之說。往反爭議。卒不能以相一。其往返書牘。具光傳家集中。而鎮所作東齋記事。亦略存其概。大抵逸瑗以爲黃鍾之管。積八百一十分。容一千二百黍。又以九章圍田算法計之。黃鍾管每長一分。積九分。容十三黍。三分黍之一。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三釐八毫。圍徑用徑三圍九古率。而改圍九分爲九方分。別遷就之術也。司馬光曰。古律已亡。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何從生。非謂太古以來。律必生於度也。特以近世古律不存。故返從度法求之耳。其論最明。范鎮譏其以度起律。誠爲過當。然鎮以秬黍律尺。龠龠斛算數權衡。鍾聲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後爲得。亦不爲無見也。以律起度。與以度起律。源流本無異同。而二家算術不精。逸瑗等得之於橫黍。而失之於圍徑。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管。自相乖反。房庶以千二百黍實之管中。隨其長短斷之。以爲九寸之管。取三分以度空徑。則空徑不生於黍。而別有一物爲度。以起分。竟不必實黍於管。亦未見其爲通論也。是書上卷具載律呂黍尺四量權衡之法。皆以橫黍起度。故樂聲失之於高中下二卷。考定鍾磬管鼓及三牲鼎鬯刀制度。則精核可取云。

【樂書二百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宋陳暘撰。暘字晉之。閩清人。紹聖中登制科。官禮部侍郎。事蹟具宋

史本傳。此書乃建中靖國閒。暘爲祕書省正字時所進。自第一卷至九十五卷。引三禮詩書春秋周易孝經論語孟子之言。各爲之訓義。其第九十六卷至二百卷。則專論律呂本義樂器樂章。及五禮之用樂者。爲樂圖論。引據浩博。辨論亦極精審。視其兄祥道禮書。殆相伯仲。第禮書所載。祇詳於三代器數。是書則又推及律呂本原。及後世雅俗諸部。故陳振孫書錄解題。謂樂書博則博矣。未能免於蕪穢也。然暘書包

括歷代總述前聞。既欲備悉源流。自不得不兼陳正變。使振孫操筆而修史。將舉古來稅政亂法。一切刪之。不載乎。此南宋人迂謬之見。不足據也。其中惟辨二變四清二條。實爲紕繆。自古論四清者。舉民臣相。避以爲尊卑。立說本屬附會。嗚則曰黃鍾至夾鍾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其意蓋謂夷則至應鍾四宮而設。既謂黃鍾至夾鍾爲清。又謂爲夷則至應鍾而設。是兩四清也。不知每一均必具五聲。夷則一均。以夷南無應爲次。而闕角聲。必須黃鍾清爲角。南呂一均。以南無應爲次。而闕羽角二聲。必須黃清爲羽。大清爲角。以調而論。則謂夷南無應四律。以聲而言。則爲黃大太夾四清。非有二也。其不用正聲。而用清聲者。樂之高下以漸。無驟高驟下之理。以夷則一均言之。如用夷南無應四正律。則其聲以次而高。而忽用黃鍾正律。雖同在一均。而高下不協。故必以黃清協之也。嗚引李照十二鍾之說。殊爲舛誤。又論二變曰。五聲者。樂之拇指也。二變者。五聲之駢枝也。五聲可益爲七音。則五星五行五常。亦可益而七之乎。二變之說。始於尙書。而曼衍於左傳國語書傳漢志。是不知書之在治。忽有五聲而無七始。國語之七同。有四宮而無徵也。左氏爲七音之說。蓋八音耳。八音以土爲主。而七音非土不和。故書之益稷。禮之樂記。其言八者。皆虛其一。猶大衍虛其一也。云云。不知二變之生。由於高下之次。蔡元定相去二律。則音節遠之說。最有根據。若不究其理之所由然。而但以數相較。則七較之五。而多其二者。將十二較之五。而亦多其七。是音不得有其七。而律亦不得有其十二乎。且五聲二變。有管律弦度之不同。半太簇與正黃鍾應。半夾鍾與正大呂應。此理尤爲嗚所不知也。至以七音爲八音。虛土而言。尤爲牽強矣。又其釋周官三宮之樂。以圓黃太姑爲宮之旋。而在天者。故其合別而爲四。函太姑南爲宮之旋。而在地者。故其合降而爲三。黃大

太應爲宮之旋而在人者。故其合降而爲二。若然。則天宮用八律。地宮用六律。人宮用四律。以多少爲差別也。而圓丘樂六變。方丘樂八變。宗廟樂九變。又何以解耶。凡此之類。皆不可據爲典要。然唐以來樂書無傳。北宋樂書。惟皇祐新樂圖記。及此書存耳。遺文緒論。條理可徵。又安可以一皆廢耶。

【律呂新書二卷】編修李漢家藏本

宋蔡元定撰。元定字季通。建陽人。慶元中坐黨禁。流道州。卒。事蹟

具宋史道學傳。朱子稱其律書法度甚精。近世諸儒皆莫能及。又云季通理會樂律。大段有心力。看得許多書。及爲是書作序。又曰黃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固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制。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蓋是書實朱蔡師弟子相與共成之者。故獨見許如此。書分二卷。一爲律呂本原。凡十三篇。黃鍾第一。黃鍾之實第二。黃鍾生十一律第三。十二律之實第四。變律第五。律生五聲圖第六。變聲第七。八十四聲圖第八。六十調圖第九。候氣第十。審度第十一。嘉量第十二。謹權衡第十三。其一卷爲律呂證辨。凡十篇。造律第一。律長短圍徑之數第二。黃鍾之實第三。三分損益上下相生第四。和聲第五。五聲大小之次第六。變宮變徵第七。六十調第八。候氣第九。度量權衡第十。今考元定之說。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皆卽以其長權爲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鍾之法。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是截管之法。必本之候氣也。而候氣之說。最爲荒渺。後漢晉隋志所載。又各異同。既云以木爲案。加律其上。又云埋之土。與地平。又云置於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此置律有淺深高下之不一也。

既云以葭葦灰抑其內端氣至者灰去又云以竹灰實律以羅縠覆律口氣至吹灰動縠有小動大動不動三說又云灰飛動素散出於外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其說又不一也然則候氣既不足憑人聲又無左驗是蔡氏所謂聲氣之元者亦徒爲美聽而已非能見之實事也劉歆銅斛具詳漢志而隋志又詳載其銘曰律嘉量斛方尺而圓其外虜旁九釐五毫幕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祖沖之所譏以爲漢世斛銘劉歆詭譎其數爲算氏之劇疵者是也元定乃併漢志取之以定黃鍾積實爲八百一十分何也荀勗之尺隋志所謂晉前尺也當晉之時阮咸已譏其高而元定以爲此尺出於汲冢之律與劉歆之斛最爲近古樂聲高急不知當時之圍徑果爲何如夫古人所云徑三分圍九分者言圍徑三分而周九分也空圍卽圓周也胡瑗疑其管狹不足容千二百黍遂大其空徑四釐六毫而周爲十分三釐八毫是亦徑三圍九之率也因以空圍爲管內之面幕爲容九方分矣元定從之而以圓田術起算黃鍾積實又失之太大則不精算術之誤也至謂黃鍾六變律不與本均之聲相應而不知當用清聲又謂二變不可以爲調而不知二變之調具足五音若以二變音爲每調之七音則反爲出調凡此皆元定之所未及詳者故特著之以糾其失焉

【瑟譜六卷】水樂大典本

元熊朋來撰朋來有五經說已著錄是書大旨以爲在禮堂上侑歌惟瑟而已他弦莫侑爲古人所最重自瑟教廢而歌詩者莫爲之譜既作瑟賦二篇發明其理復援據古義參以新意定爲一編首爲瑟弦律圖次爲旋宮六十調圖次爲雅律通俗譜例次爲指法次爲詩舊譜凡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芣采蘋十二篇卽趙彥肅所傳開元十

二詩譜次曰詩新譜。凡騶虞、淇澳、考槃、黍離、緇衣、伐檀、兼葭、衡門、七月、菁菁者莪、鶴鳴、白駒、文王、抑、崧高、烝民、駟十七篇，皆朋來所補。次曰樂章譜，爲學宮釋奠樂章，終以瑟譜後錄。則古來論瑟之語也。其瑟弦律圖以中弦爲極清之弦，虛而不用。取姜氏瑟圖二十五弦全用之，非案聶崇義三禮圖雅瑟二十三弦，其所常用者十九弦，其餘四弦謂之番，番羸也。頌瑟二十五弦盡用之。又莊子淮南子均有鼓之二十五弦皆動之文，則姜氏之說於古義有徵，未可盡斥。其旋宮圖內所列六十調，皆據蔡氏律呂新書所推。其十二宮則用禮記正義黃鍾一、林鍾二之次，與蔡氏黃鍾一大呂二之次不同。又改二變爲二少，少與先相應，變與正不相應，實不如律呂新書之確。又黃鍾一均，惟黃鍾宮用七正律，無射商則一正一半五變半夷，則角則二正二半三變半，朋來列七正律於黃鍾宮之前，而無射商以下不書正變及半律變半律，亦爲疎略。其樂章譜既用唐樂三和之法，注曰如大呂爲角，則於大呂均取中呂起調畢曲，太簇爲徵，則於太簇均取南呂起調畢曲，應鍾爲羽，則於應鍾均取夷則起調畢曲。然於黃鍾爲宮無義。又曰今釋奠迎神，或祇用黃鍾爲宮一曲，疊奏之云云。案范鎮皇祐新樂圖記曰黃鍾爲角者，夷則爲宮，黃鍾之角者，姑洗爲角，十二律之於五聲皆如此率，而世俗之說乃去之字，謂太簇曰黃鍾商，姑洗曰黃鍾角，林鍾曰黃鍾徵，南呂曰黃鍾羽，其義至明。今因大呂爲角而取中呂起調畢曲，太簇爲徵而取南呂起調畢曲，應鍾爲羽而取夷則起調畢曲，則是大呂之角，太簇之徵，應鍾之羽，而非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矣。至於黃鍾爲宮與黃鍾之宮，則同一黃鍾，無以異也。朋來既用唐制，而又云祇用黃鍾爲宮一曲，疊奏，豈非於意亦有所未安，而爲騎牆之論歟。他如後錄中以堯作十五弦之瑟，見於呂覽者，誤爲樂記，記憶偶

疎。又其小疵矣。然樂律一門。諸家著錄。琴譜爲多。瑟則東晉之初。尙有桓伊歌曹植詩事。以後傳者寥寥。錢起所云二十五弦。彈夜月。李商隱所云錦瑟無端五十弦者。特詩人寄興之詞。不必真有其事。古調之僅存者。不過郊廟朝會。備雅樂之一種而已。朋來於舊譜放佚之餘。爲之考訂。蒐羅尙存梗概。史稱其通曉樂律。尤善鼓瑟。則與儒者不通宮調。而坐談樂理者。尙屬有殊。存之亦足見古樂之遺也。

【韶舞九成樂補一卷】永樂大典本

元余載撰。載始末無考。惟據其進書原序。自稱三山布衣。前福州

路儒學錄。又據其門人新安朱模進樂通韶舞補略序。知爲仁宗天曆中人。其字曰大車。以養親辭官。篤行授徒。自甘嘉遯而已。是編文淵閣書目著錄。世無傳本。惟永樂大典所載。篇帙猶完。首爲九德之歌音圖。次爲九德之歌義圖。次爲九磬之舞綴兆圖。次爲九磬之舞采章圖。其歌圖以五聲五言相配。所謂平濁平清者。與沈約徐景安分平聲爲上下以配五音者異。沈約說見米芾畫史。徐景安說見王應麟困學紀聞。與司馬光劉鑑諸家以喉舌唇齒牙配五音者亦異。又以六律六呂分用。與諸家樂書以十二律相生之次爲旋宮七音之次者。尤截然不同。然考周德清中原音韻。所謂陰平陽平。卽載平濁平清之說也。周官大司樂。鄭元註。所謂六律合陽聲。六呂合陰聲。卽載律呂分用之說也。則雖自出新意。亦不爲無據。至於準大衍之數。以製河圖。準太乙行九宮法。以造洛書。皆起於陳搏以後。后夔典樂之日。實無是文。載所定舞圖。皆根河洛以起數。尤不免附會牽合。然數不外於奇偶。奇偶不外於陰陽。易道廣大。事事可通。亦未始不言之成理。東哲之補六詩。皮日休之補九夏。不必其定合於古。要猶存古義於萬一。終勝於側調。玄弦導欲增悲者也。則載是書。亦不妨存備一說矣。其書屢經傳寫。譌誤宏多。如音圖第八章。至哉坤

元之坤字據後義圖應在第八格而舊本誤在第七格。又如綴兆始成圖中層左右皆闕兩位據舞用八佾當得六十四人不應再成以下皆六十四始成乃止六十且復綴卽始成之位次後采章圖內亦各有黃衣二人之位則此圖之佚脫顯然今並校正使復其舊其以朱圈墨圈記舞人之位者亦閒有淆亂並釐正焉。

【律呂成書二卷】永樂大典本 元劉瑾撰瑾有詩集傳通釋已著錄是書以候氣爲定律之本因而推其方圓周徑以考求其積分蓋瑾之學篤信宋儒故其註詩守朱子之說不踰尺寸其論樂守蔡氏彭氏之說亦不踰尺寸也考管子地員篇稱呼音中徵中羽之數及呂氏春秋古樂篇稱伶倫先制黃鍾之宮次制十有二筒咸不言候氣至司馬彪續漢書志始載其法相傳爲出於京房然別無顯證隋書載後齊信都芳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卽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果應又稱毛爽草候氣法述漢魏以來律尺稍長灰悉不飛其先人柄誠與其兄喜所爲律管皆飛灰有徵應然後來均不用其法蔡邕有言古之爲鍾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假器以定其度以度量者可以文載口傳然不如耳治之明決也然則舍可辨之音而求諸杳茫不可知之氣斯亦未矣至蔡氏律呂新書推衍舊文仍言候氣其數以徑一圍三立度爲算頗疎彭氏覺其未合改用祖沖之徑七圍二十二之率然稽諸隋志此猶約率非密率也僅合二家之書反復推衍以成是編較諸古人之神解誠未必窺其精微然宋儒論樂所見不過如此有元一代著述尤稀此書猶不甚支離者長短兼存以資考訂固亦不妨姑備一說

【苑洛志樂二十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韓邦奇撰。邦奇有易學啓蒙意見已著錄。是書首取律呂

新書爲之直解。凡二卷。前有邦奇自序。後有衛淮序。第三卷以下。乃爲邦奇所自著。其於律呂之原。較明
人所得爲密。而亦不免於好奇。如雲門咸池大章大夏大濩六樂名。雖見於周官。而音調節奏。漢以
來無能傳者。邦奇乃各爲之譜。謂黃帝以土德王。雲門象天。用火起黃鍾之徵。以生爲用。則林鍾也。咸池
象地。用水起大呂之羽。以土所剋爲用。則無射也。大章大濩。皆起於黃鍾。夏以金德王。林鍾屬金。商聲。故
大夏用林鍾之商。南呂以南呂起聲。商以水德王。應鍾屬水。羽聲。故大濩用應鍾之羽。夷則以夷則起聲。
今考旋宮之法。林鍾一律。以黃鍾之徵爲火。以仲呂之商爲金。若以月律論之。則是六月之律。而非金也。
故邦奇於大夏下。自注云。相緣如此。還用夷則爲是。則夷則爲七月之律。屬金。與大濩用應鍾爲十月之
律。屬水者。一例矣。然則林鍾夷則。不已兩歧其說乎。又謂大司樂。圓鍾爲宮。以南呂起聲。一變在姑洗。至
六變在圓鍾。故云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兩鍾爲宮。以應鍾起聲。一變在蕤賓。至八變在函鍾。故云若樂
八變。則地祇皆出。黃鍾爲宮。以南呂起聲。一變在姑洗。至九變在黃鍾。故云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
今考左氏傳。謂五降之後。不容彈矣。則宮徵商羽角五聲也。前漢書禮樂志曰。八音七始。則宮徵商羽角
變宮變徵七聲也。凡譜聲者。率不越此二端。此書圓鍾爲宮。初奏以黃鍾之羽。南呂起聲。順生至黃鍾。收
宮。凡得十聲。次奏用林鍾之羽。姑洗起聲。而姑洗實爲前奏黃鍾之角。所謂用宮逐羽。而清角生也。函鍾
爲宮。用太簇之羽。應鍾起聲。順生至本宮太簇。又順生徵商二律。復自商逆轉徵宮二律。收宮。凡得十四
聲。商不順生羽。而逆轉爲徵。所謂引商刻羽。而流徵成也。黃鍾爲宮。凡陽律之奏。用宮逐羽。陰呂之奏。引

商刻羽。是以十聲與十四聲各五奏也。至謂周樂皆以羽起聲。本於咸池。而於黃鍾爲宮。起南呂。則用黃鍾本宮之羽。函鍾爲宮。起應鍾。應鍾爲太族之羽。太族爲林鍾之徵。則又用徵之羽矣。函鍾爲宮。起南呂。南呂爲黃鍾之羽。黃鍾爲函鍾之羽。則又用羽之羽矣。同一用羽起聲。而所用之法。又歧而爲三。推其意。不過誤解周禮八變九變之文。以函鍾爲宮。當在初奏之第九聲。方與八變合。卽不得以應鍾爲第一聲。而應鍾非函鍾之羽也。以函鍾爲宮。當在初奏之第七聲。方與六變合。卽不得以函鍾爲第一聲。而南呂非函鍾之羽也。卽又不得不謂應鍾爲羽之羽。南呂爲徵之羽矣。由杜撰而遷就。由遷就而支離。此數卷最爲偏駁。其他若謂凡律空圍九分。無大小之異。其九分爲九方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優於益一。上生大呂。以黃鍾至夾鍾。四清聲爲可廢。以夷則至應鍾。四律圍徑不當遞減。雖其說多本前人。然決擇頗允。又若考定度量權衡樂器樂舞樂曲之類。皆能本經據史。具見學術。與不知而妄作者。究有逕庭。史稱邦奇嗜學。自諸經子史。及天文地理樂律術數兵法之書。無不通究。所撰志樂。尤爲世所珍。亦有以焉。末有嘉靖二十八年。其門人楊繼盛序。據繼盛自作年譜。蓋嘗學樂於邦奇。所云夜夢虞舜擊鍾定律之事。頗爲荒渺。然繼盛非妄語者。亦足見其師弟覃精是事。寤寐不忘矣。

【鍾律通考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倪復撰。復有詩傳纂義。已著錄。是書凡二十七章。始

於黃鍾本原。終於風雅十二詩圖譜。其中或標卷目。或不標卷目。疑傳寫者有所佚脫。非其舊也。卷首有嘉靖丙戌張邦奇序。謂其本之儀禮經傳。參之西山蔡氏之說。歷考古今制度。辨正百家之得失。以求合乎聲氣之元。今考是書。大端不失古法。其中如呂氏春秋黃鍾三寸九分。與歷代律書九寸之說不合。是

書則謂三寸者三三九寸也。九分者九方分也。後何瑋及鄭世子載堦皆用是說。至於五聲二變。明有國語伶州鳩之說可證。而是書乃謂宮屬君。周加變宮。因誅紂也。徵屬事。周加變徵。示革商之舊政也。殊杜撰無稽。又所載六十調圖。若黃鍾五調。以無射爲商。夷則爲角。仲呂爲徵。夾鍾爲羽之故。同時韓邦奇於蔡氏舊圖。疏解甚詳。而此書乃竟不之及。尤不免於漏略。然其中亦頗有可探者。如左氏傳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蔡元定謂五聲之後。二變不容爲調。朱子謂蕤賓以下。不可爲宮。是書則謂朱子之說。與禮記所云旋相爲宮。似有未合。故特從元定。又若黃鍾生十一律。倍其實。四其實。參其法。及角音六十四。生變宮變徵。類能並列。朱蔡異同之法。參互詳審。頗爲不苟。亦可謂勤於此事者矣。

【樂律全書四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載堦撰。載堦鄭恭王厚燯世子也。是書萬曆間。嘗進於

朝。明史藝文志作四十卷。今考此本所載。凡書十一種。惟律呂精義內外篇各十卷。律學新說四卷。鄉飲詩樂譜六卷。皆有卷數。其樂學新說。操縵古樂譜。六代小舞譜。八佾綴兆圖。靈星小舞譜。旋宮合樂譜。七種。則皆不分卷。與藝文志所載不符。疑史誤也。載堦究心律數。積畢生之力。以成是書。卷帙頗爲浩博。而大旨則盡於律呂精義一書。其說謂度本起於黃鍾之長。就此黃鍾而均分爲十寸。寸十分。命曰一尺。當橫黍百粒。是爲度尺。若以此黃鍾分爲八寸一分。寸九分。凡八十一分。當縱黍八十一粒。是爲律尺。又橫黍百粒。縱黍八十一粒。當斜黍九十粒。是黃鍾之長。以橫黍尺度之。則爲一尺。寸十分。凡百分。以縱黍尺度之。則爲八寸一分。寸九分。凡八十一分。以斜黍尺度之。則爲九寸。寸十分。凡九十分也。其十二律長短之數。則據臬氏爲量。內方尺而圓其外之文。謂圓徑卽方斜。命黃鍾正律爲一尺。用句股求弦。

術得弦爲蕤賓倍律。蓋黃正爲句股，則蕤倍爲弦，蕤正爲句股，則黃正爲弦。黃蕤二律互爲句股也。其生南呂應鍾諸律，非句股所能御。蓋本於諸乘方比例相求之法。載堦云：句股術者，飾詞也。律管長短，由於尺有大小。其云黃鍾九寸者，蓋算術設率如此，亦猶鄒康成注十二律分寸釐毫絲之數，破一寸以爲十分，乃審度之正法。太史公約十爲九，則欲其便於損益，而爲假設之權制也。或者訶其以一尺爲黃鍾，與九寸之文相反，可謂不達其意矣。仲呂反生黃鍾，自何承天劉焯胡瑗皆有是說。蔡氏論之，以爲惟黃鍾一律成律，他十一律皆不成律，不知律生於聲，不生於數。吹之而聲應，則成律矣。若遷就其聲以就數，則五音且不和矣。尙得謂之律耶？又或者以其開方乘除有不盡之數爲病，夫理之當用開方乘除，而數有畸零者，雖秒忽不盡，何害？假令句股求弦，而句方股方相併，以平方開之不盡，亦將謂之不成弦耶？此不知算術者也。是書所論橫黍百粒，當縱黍八十一粒之尺度，及半黃鍾不與黃鍾應，而半太簇與黃鍾應之說，皆精微之論。聖祖仁皇帝律呂正義一書，備採其說，不可以其與蔡氏有異同而置之也。至其十二律相生之法，以黃鍾正律一尺爲第一率，倍黃鍾二尺爲第十三率，則蕤賓倍律爲第七率，故仲呂可以反生黃鍾。左旋右旋，皆可徑求次律，卽諸乘方用連比例相求之法也。試列十三率，明之以真數：一爲首率，卽第一率，方邊二爲二率，平方四爲三率，立方八爲四率，三乘方十六爲五率，四乘方三十二爲六率，五乘方六十四爲七率，六乘方一百二十八爲八率，七乘方二百五十六爲九率，八乘方五百一十二爲十率，九乘方一千零二十四爲十一率，十乘方二千零四十八爲十二率，十一乘方四千零九十六爲末率，卽十三率。以首率一乘末率四千零九十六，開平方，卽得七率六十四，卽黃鍾求蕤賓法，以七率六十

四乘首率一開平方得八爲四率卽蕤賓求南呂法也以首率一自之又以四率八乘之開立方得二率方邊二卽南呂求應鍾法也若四率八自之再以首率一乘之開立方得三率四卽南呂求無射法也其比例則首之於二猶二之於三二之於三猶三之於四依次至第十三率比例皆同或前隔一位隔二三位與後隔一位隔二三位比例亦同卽各律求各次律法也書中未明言其立法之根又黃鍾正律倍律相乘開方有類句股求弦與方求斜二術自蕤賓求南呂法以下非句股法所能御而亦以句股言之未免過於祕惜以塗人耳目耳江永著律呂闡微一書專解載堦之法永最深晰算術而猶不能得其立法之意餘可知矣

【御定律呂正義五卷】康熙五十二年聖祖仁皇帝御定律歷淵源之第三部也凡分三編上編二卷曰正律審音以發明黃鍾起數及縱長體積而窅周徑律呂損益之理管弦律度旋宮之法下編二卷曰和聲定樂以明八音制器之要各有圖說而於各篇之中詳考古今之同異續編一卷曰協均度曲則取波爾都哈兒國人徐日升及壹大里呀國人德里格所講聲律節奏證以經史所載律呂宮調諸法分配陰陽二均字譜亦有圖有說案造律之法必先累黍漢魏以後迄無定論尺旣不定則黃鍾真度亦無由得恭惟聖祖仁皇帝天縱神聖以縱橫二黍相較橫黍百粒適當縱黍八寸一分之限用四率比例推得古黃鍾九寸爲今尺之七寸二分九釐其體積而窅周徑皆用密率乘除至爲精密此千古難明之絕學待聖人而明者也又言樂者率宗司馬遷淮南子之說以三分損益之術誤爲管音五聲二變之次復執管子弦音五聲度分率合於十二律呂之中故管律弦度俱不可得而明而陽律陰呂又錯互用之益滋

譌謬不知律呂分用。顯有周官六律合陽聲。六呂合陰聲。及國語六閒之文可據。而弦管之生聲取分。各有不同。弦度全半相應。管音半律。較全律則下一音。呂覽以三寸九分之管爲聲中黃鍾之宮。卽半太簇。合黃鍾之義。若不問管弦全半之分。而概以三分損益所得之黃林太南姑應蕤爲七音。又以半黃鍾爲清宮。失之遠矣。至旋宮之法。宮自爲宮。調自爲調。管子羽徵之數。大於中國語。宮逐羽音。是其遺法。故以宮主宮。羽主調。則當二變者不起調。而與調首不合之徵音。亦不起調。一均凡羽宮商角四調。七均凡二十八調。至弦度自首音至第八音。得六全分。與管律之得全分者不同。若以律呂之分案之。弦音則陰陽相雜。聲隨度移。卽隋志所云七聲之內。三聲乖應者是也。故但以弦音奏之。而不和以管音。亦止有宮商徵羽之四調而已。凡此皆自來論樂家所昧昧者。非聖人心通制作之原。烏能律均出度。妙合造化。有如是之精微廣大耶。若夫播之聲氣。則和聲定樂。論竹音。以律呂相和。而設孔琴。以倍徵爲第一弦。協均度曲。論弦音。清濁二均遞轉合聲之法。皆迥出昔人論議之外。而一一莫不與經史所載相發明。斯誠聰明天寶。度越千古者矣。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一百二十卷】乾隆十一年奉敕撰。律呂之書。人各異說。聖祖仁皇帝累黍而得黃鍾真度。陰陽分用。各加以一半律而成七音。其爲清濁一十四音。又以管律弦度。生聲取分。各有不同。明弦音不可以律呂之度取分。凡所以定尺考度。製器審音。與夫五聲五變應和之原。剖析微芒。發千古未有之精義。而樂器樂章。則尙未及釐定。蓋欲俟審比樂音之法。具有成書。而後考證古今。勒爲定制。以徵大樂之明備也。我皇上德蘊中和。業隆繼述。凡太常之襲謬承譌者。音節篇章。親加釐定。合則仍其故。

不合則易其辭。更其調。字櫛句比。盡美盡善。爰命廷臣詮次。以成是編。凡分十類。曰祭祀樂。曰朝會樂。曰宴饗樂。曰導引樂。曰行幸樂。並詳其用樂節次。隨月旋宮之法。而備及曲詞調譜。併數舞勢。鼓拍疾徐之節。次曰樂器考。器各有圖。圖各有說。而御製諸銘具載焉。次曰樂制考。溯自上古。若雲門大卷以降。迄於前明。博采精義。徧徵史志。凡其制作命名之由。因革損益之故。靡不殫述。次曰樂章考。亦自上古迄明。依類臚舉。次曰度量權衡考。制器定律之本也。次曰樂問。則設爲問答。以窮竟其義。而前人舊說可采者。開亦附錄。蓋御製律呂正義。殫窮理數之蘊。妙契聲氣之元者。至是而被諸金石。形諸歌頌。一一徵實用焉。神聖製作。洵先後同揆矣。至於首載歷奉諭旨。及館臣諸奏議。積益二卷。於古今異同之辨。名物度數之詳。並指示是非。考詢得失。務協於俗。倫榮援之舊。又豈皇祐定樂。但聽司馬光范純仁等。盈廷聚訟。莫能稱制。臨決者。所可比擬。萬一哉。古者六經並重。而樂無專書。漢魏而下。歷代沿革之故。具在史冊。先儒殫精推測。究莫能以相一者。一則尺度不同。莫能定黃鍾之真數。一則無制作之權。而空談其理。未能實諸諸管弦也。是編本御製律呂正義。正律審音。和聲定樂之法。而審訂源流。驗諸器數。揚雄法言。所謂羣言淆亂。折諸聖。鄭氏禮記注。所謂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也。依永和聲之盛。蔑以加於此矣。

【欽定詩經樂譜三十卷樂律正俗一卷】乾隆五十三年奉敕撰。我皇上啟六義不傳之祕。示千秋大樂之原。特命皇子暨樂部諸臣。據文義以定宮調。援古證今。親加指示。而於永言之微旨。御定爲一字一音。合於大音希聲之義。並遵御製律呂正義體例。分列八音譜。旋宮表。字色各異。而聲律則同。可謂盡美盡善。足以識性情之正。而建中和之極矣。考歌詩之見於史冊者。漢宗廟樂用登歌。而猶仿清廟遺音。晉

正會樂奏於赫而不改鹿鳴聲節。則知古樂雖屢變。而其音節不能盡變也。唐開元鄉飲樂。雖不著宮譜。而獨取一字一音。朱子蓋嘗言之。豈非古有其法而不能用。我皇上深究其本原。適合於古哉。後世譜詩者。明朱載堉樂律全書。所載關雎數篇。琴瑟至用一字十六彈。皇上親命樂工。按譜試之。俱不成聲。屢降諭旨。駁正之。又撰樂律正俗一書。以糾其誤。又考嘉靖十五年。國子祭酒呂柟著詩樂圖譜。共六集。分爲六譜。以教六館諸生。而其譜專取黃鍾一調。卽朱載堉以笛合字爲宮聲之法也。歌字不論平仄。亦不取某字起某字止之例。鍾磬止用黃大仲林南清黃六音。而虛其十二。不用琴瑟。止用六弦。蓋以意爲之。不知而作者也。且自周南至商頌。僅八十餘譜。烏足與語全詩之盛。美聖皇之作述哉。總計原詩三百五篇。增入御製補笙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簫笛鐘琴瑟。凡一千五百五十五譜云。

【古樂經傳五卷】左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觀象已著錄。是書取周禮

大司樂以下二十官爲經。以樂記爲之傳。又有附樂經。附樂記。統爲五卷。樂經樂記。爲光地所自訂。其樂教樂用二篇。則其孫清植以遺稿輯成者也。樂經之最不易通者。莫若大司樂一篇。蓋竇公以後。久失其傳。鄭氏所注。亦自隱奧難曉。學者各爲之說。遂至紛紜膠轕。聚訟無休。光地之論。謂經文圓鍾爲宮。當作黃鍾爲宮。蓋卽以黃鍾爲宮也。黃鍾爲角。則黃鍾角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以姑洗太簇爲徵。則太簇徵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以南呂姑洗爲羽。則姑洗羽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以大呂據此。則黃鍾爲角。乃姑洗爲黃鍾之角。太簇爲徵。乃南呂爲太簇之徵。姑洗爲羽。乃大呂爲姑洗之羽。經文似當云黃鍾爲角。太簇之徵。姑洗之羽。不得云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光地錯綜比附。亦未免迂曲而不可通。然其

以上文祀天神四望所用之律爲證。亦自有意義。正不妨存此一解。以補前人所未備也。其他立說亦多。考核確當。議論精詳。蓋其究心此事。用力甚深。與一切師心臆度者。固自有開矣。

【古樂書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應搢謙撰。搢謙字嗣寅。仁和人。是書上卷論律呂本原。大旨本

蔡氏新書。而參以注疏。及朱子之說。下卷論樂器制度。則本陳祥道禮書。及李之藻頌宮禮樂疏者爲多。議論醇正。考訂簡核。頗得要領。其開立說之未合者。如六十聲圖。以宮爲最濁之音。謂十二律旋宮。自黃鍾而下。林鍾均則太姑。二律爲陵宮。南呂均則太姑蕤三律爲陵宮。其意蓋以太姑二律。長於林鍾之六寸。太姑蕤三律。長於南呂之五寸餘。故應鍾爲最短之律。應鍾均則徵商羽角四律。皆爲陵宮也。不知旋宮之法。本於十二律之相生。不以長短爲相生之次。至長生短爲下生。短生長爲上生。不過以上下爲別。非謂徵必短於宮。商必短於徵也。其失總由於宮爲最濁之一言。而不知宮爲中聲。故致此誤。搢謙又謂古人既云黃鍾九寸。則其制度必加一寸而爲尺。謂黃鍾九寸。竟作一尺者。固非。謂黃鍾九寸。止得八寸一分者。亦非。云云。夫黃鍾九寸爲本。造律度十分之九。而析九寸爲一尺。則橫黍之度。約九寸爲八寸一分。則縱黍之度。是云九寸。與云一尺。云八寸一分者。非有異也。搢謙強加分析。尤屬未合。然其他精審處。亦往往足資考證。如考工記鼈氏爲鍾。兩欒謂之銑。銑開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開去二分以爲鼓。開以其鼓開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廣。記文不言鉦開及鼓徑之度。鄭注云。鉦開亦當六。故又云。鉦六鼓六舞四。此鍾口十者。其長十六。然鉦開鼓開。既同方六。而記又云。大鍾十分。其鼓開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開以其一爲之厚。則鼓開鉦開不

得同度。搗謙云：鉦閒與舞廣同爲四，較之鄭注頗爲可通。又銑閒謂之于先儒皆無明調。搗謙作正體二圖，則鼓閒下段兩角之下垂者卽銑閒。蓋古之鍾制如鈴而不圓，兩角相距之中徑爲十分，其自兩角至鼓閒之長體爲八分，至兩角相距之外體獨缺，故鄭注鍾長十六，不算銑閒。又以于鼓鉦舞四名爲皆鍾體，則銑閒自有體長之度，可知搗謙此二圖固爲最明晰也。

【聖諭樂本解說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成於康熙三十一年五月，擬進呈未果。至三十八年三月，聖祖仁皇帝南巡，奇齡迎駕於嘉興，乃以是書恭進。故卷首載三十五年一疏，而卷末又有三十八年附記。其書因大學士伊桑阿論樂原疏本於徑一圍三，隔八相生之聖諭，故推闡考證，分條注釋。其進書原疏稱合三書十三卷，首爲樂本解說一卷，今此本乃分二卷，蓋全書文義相屬，本爲一篇。刊版之時，乃以論徑一圍三者爲前卷，論隔八相生者爲後卷，取其條例明晰，當迎駕恭進之時，卽此刊本，則仍奇齡所自分矣。

【皇言定聲錄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書內推本聖祖仁皇帝論樂，而自附其九聲七

調之說，合五聲及宮清商清角清徵清爲九聲，合五聲及變宮變徵爲七調，謂曲終不用二變，而器色以七調之色字應之。故九聲爲聲，七調爲調。因又辨昔人以變宮在宮前，變徵在徵前爲非，而移二變於二正後，蓋熟於吹簫笛者，翻宮換調，以宮逐羽聲，則羽爲宮，而宮當商，商當角，角當徵，徵當羽，皆差一位。故變宮本在羽後，宮前者變而居宮後，商前矣。變徵本右角後，徵前者變而居徵後，羽前矣。此今時管色字所常用，非奇齡以獨創得之者也。其餘自行己意，攻駁古人，辭氣往往太過，姑存之以備參考可矣。

【竟山樂錄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國朝毛奇齡撰。是書據明寧王權唐樂笛色譜爲準。以四乙上尺工凡六字。循環成七調。如四爲領調。則乙爲變宮。上爲商。尺爲角。工爲徵。凡爲變徵。六爲羽。又除羽無清聲。置乙凡二字不用。復從六而推。高四爲宮清。高上爲商清。高尺爲角清。高工爲徵清。合之宮爲九聲。蓋簫笛色字譜。及金元曲調。其動盪曲折。總不出此九聲之環轉。伶官遞相授受。稱爲唐樂之遺法。奇齡遂據以解五音十二律。還相爲宮。以攻司馬遷律書。蔡元定律呂新書之說。欲舉古來所謂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者。一切廢之。併伶州鳩所對。亦斥爲妄言。夫寧王笛色譜。果否爲唐人之舊。未可知也。卽真出唐人。而唐之雅樂。固未聞能與三代比。乃執其優伶賸譜。以定天地之元音。舉漢氏以來。諸儒授受。去古未遠者。悉指爲謬。揆以事理。似乎未然。惟寧王譜。今已不傳。存錄是編。俾唐以來。教坊舊調。金以來。院本遺音。猶有考焉。亦技藝之一種也。是書本奇齡作。而託於其父鏡所傳。故題曰竟山樂錄。竟山者鏡之字也。末一卷爲采衣堂論樂淺說。十四條。稱出自其兄仁和。教諭萬齡。而詞氣亦宛似奇齡。無可佐證。亦姑妄聽之焉。

【李氏學樂錄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國朝李塨撰。塨有周易傳注。已著錄。塨嘗學五音七聲十二律。以器色相配之說於毛奇齡。作宮調圖。七調全圖。及十二律旋相爲宮。隔八相生合圖。器色七聲還相爲宮。隔八相生圖。籥色下生上生圖。五音七聲十二律器色七字爲七調。還相爲宮。隔八相生全圖。六律正五音圖。而皆爲之論。其說主於四上尺工六五字。除一領調字。餘字自領調一聲。遞高。又自領調一聲。遞低。圓轉爲用。雖於黃鍾之宮。所以爲律本者。無所發明。然亦可備一家之說。是書本塨所編。以皆述其聞。

於奇齡者奇齡又手定之。故後人編入西河合集中。而題奇齡之名於首。然實非奇齡所自著。趙沆春秋師說未嘗題黃澤之名。古之例也。故今改題堪名。以不沒其真焉。

【樂律表徵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胡彥昇撰。彥昇字竹軒。德清人。雍正庚戌進士。官定陶縣知

縣。是書凡度律一卷。審音二卷。製調二卷。考器二卷。多糾正古人之謬。如謂十二律相生。終於仲呂。其復生黃鍾之清聲。以爲仲呂之徵。夷則之角者。淮南所謂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角。變角生宮也。其聲由五音之變生。非由仲呂之數生。若欲由仲呂還生黃鍾。則其數有所不足。五音相生。窮於角。其又生變宮。遞相生。以至仲呂之爲角者。淮南所謂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而七音備也。其音由律生。非由角之數生。若欲由角更生變宮。再生變徵。則其數有所不盡。故十二律相生。不計餘數。五音相生。不計變音。其論甚正。蓋旋宮之法。清濁以漸。而清極則反濁。濁極則反清。亦一定之理。仲呂爲宮。其黃清之爲徵者。在弦音。則黃鍾之半音。在管音。則太簇之半音。由絲竹之生聲取分。各有不同。但取高下之相協。不必計其數之損益者。盡與不盡也。必欲數之適盡。則京房之六十律。亦有不盡之數矣。至錢樂之三百律。杜佑之十二變律。蔡西山之六變律。則又皆襲京房之謬說而失之者也。古人止十二律。旋宮最爲簡便。卽如琴之七弦。每位必有三準。其音皆與全弦散音合。簫笛六孔。並出音孔爲七。而四字高吹卽五。合字高吹卽六。此其聲之高下清濁。自然相應。豈假於變律耶。至於變宮變徵二音。本在五音之外。故以變目之。今因仲呂以下之十律。而皆如地形調之說。目以變宮變商。恐黃鍾變律。縱與正律有分。亦必不能獨成一聲。彥昇是論。可謂精且審矣。彥昇又謂荀勗十二笛。是古人遺法。今但作黃鍾大呂二

笛而十二畢具。其法黃鍾笛用黃林太南姑應蕤七律。大呂笛用大夷夾無仲黃林七律。作大呂笛之法。但以黃鍾笛相較。其黃林二律之孔。無所挪移。餘四孔及出音孔。皆下黃鍾笛半孔。其七調除黃林二調相同外。其大夷仲夷無五調。合黃鍾笛之七調。爲十二律調。較古人之云六十調。及八十四調者。亦爲簡易可從。在近代講樂諸家。猶爲有所心得者也。

【律呂新論二卷】山東巡撫探進本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編上卷首論蔡氏律

書。次論五聲。次論黃鍾之宮。次論黃鍾之長。次論黃鍾之積。次論十二律。次論三分損益。次論二變聲。次論變律。下卷首論琴。次論四清聲。次論旋宮。次論樂調。次論造律。次論候氣。次律呂餘論。其大旨以琴音立說。考古人皆以管定律。漢京房作準定數。由十二律生六十律。因而生三百六十律。此用弦求聲之始。永之說殆源於是。然管音弦音。其生聲取律。微有不合。故不免有所牽合。然其論黃鍾之積。論宋儒算術之誤。論律生於歷諸條。皆能自出新意。蓋律歷皆由算積。故漢書併爲一志。永深於算法。故於律度能推其微渺也。至於定黃鍾之宮。則據蔡邕月令章句。以校呂氏春秋之譌。併糾漢志刪削之誤。辨損益相生。以爲均勻截管。則不致往而不返。亦能發前人所未發。固亦可存備一家之學者矣。

【律呂闡微十卷】兩江總督探進本

國朝江永撰。是書引聖祖仁皇帝論樂五條。爲臯言定聲一卷。冠

全書之首。而製律呂正義五卷。永實未之見。故於西人五線六名八形號。三遲速。多不能解。其作書大旨。則以明鄭世子載堉爲宗。惟方圓周徑。用密率起算。則與之微異。載堉之書。後人多未得其意。或妄加評議。今考載堉命黃鍾爲一尺者。假一尺以起句股開方之率。非於九寸之管。有所益也。其言黃鍾之律長

九寸縱黍爲分之九寸也。寸皆九分。凡八十一分。是爲律本。黃鍾之度長十寸。橫黍爲分之十寸也。寸皆十分。凡百分。是爲度母。縱黍之律。橫黍之度。名數雖異。分劑實同。語最明晰。而昧者猶執九寸以辨之。不亦惑乎。考工記。臬氏爲量。內方尺而圓其外。則圓徑與方斜同數。方求斜術。與等邊句股形求弦等。今命內方一尺爲黃鍾之長。則句股皆爲一尺。各自乘併之。開方得弦。爲內方之斜。卽外圓之徑。亦卽蕤賓倍律之率。蓋方圓相函之理。方之內圓。得外圓之半。其外圓。必得內圓之倍。圓之內方。得外方之半。其外方亦必得內方之倍。今圓內方邊一尺。其冪一百。外方邊二尺。其冪四百。若以內方邊一尺求斜。則必置一尺自乘。而倍之以開方。是方斜之冪二百。得內方之倍。外方之半矣。蕤賓倍律之冪。得黃鍾正律之倍。倍律之半。是以圓內方爲黃鍾正律之率。外方爲黃鍾倍律之率。則方斜卽蕤賓倍律之率也。於是以句乘之。開平方。得南呂倍律之率。以股再乘之。開立方。得應鍾倍律之率。旣得應鍾。則各律皆以黃鍾正數十寸乘之爲實。以應鍾倍數爲法除之。卽得其次律矣。其以句股乘除開方所得之律。較舊律。僅差毫釐。而稍贏。而左右相生。可以解往而不返之疑。且十二律周徑不同。而半黃鍾與正黃鍾相應。亦可以解同徑之黃鍾。不與半黃鍾應。而與半太簇應之疑。永於載堦之書。疏通證明。具有條理。而以蕤賓倍律之率。生夾鍾一法。又能補原書所未備。惟其於開平方得南呂之法。知以四率比例解之。而開立方得應鍾法。則未能得其立法之根。而暢言之。蓋連比例四率之理。一率自乘。用四率再乘之。與二率自乘。再乘之數等。今以黃正爲首率。應倍爲二率。無倍爲三率。南倍爲四率。則黃正自乘。又以南倍乘之。開立方。卽得二率。爲應鍾倍律之率也。其實載堦之意。欲使仲呂返生黃鍾。故以黃正爲首率。黃倍爲末率。依十二律長短。

之次列十三率。則應鍾爲二率。南呂爲四率。蕤賓爲七率也。其乘除開平方立方等術。皆連比例相求之理。而特以方圓句股之說。隱其立法之根。故永有所不覺耳。

【琴旨二卷】兩江總督採蓮本

國朝王坦撰。坦字吉途。南通州人。自來言琴律者。其誤有五。一在不明

管子五音四開之法。而以管音律呂定弦音。一在不知以五聲二變。明弦音之度分。而以律呂分徽位。一在不知管子百有八爲倍徽。及白虎通離音尙徽之意。泥於大不踰宮之說。而以大弦爲宮。一在不知三弦爲宮。而以一弦十徽爲仲呂。一在據正宮一調論律呂。謂隋唐旋宮。止存黃鍾一均。而不知五聲旋宮轉調之全。惟御製律呂正義一書。考定詳明。發古人之所未發。坦作是書。一一本正義之旨。而反覆推闡。其五聲數論琴說。謂絲樂弦音。其體本實。當以五聲之數。定其絲輪多寡之數。爲之體。徽分疏密之數。爲之用。不可以黃鍾九寸。太簇八寸爲準。蓋管音全半不相應。弦音全半相應。以管律與徽分較之。欲取其聲之同。則其分不同。欲取其分不同。則其聲不同。卽正義以五聲二變。定弦音之度。及管音弦音全半應聲不同二篇之旨也。其釋黃鍾均以仲呂爲角之疑說。謂一弦全度散聲爲林鍾。則十徽乃黃鍾宮位。故應三弦散聲。如以一弦全度散聲爲黃鍾。則十徽乃仲呂之位。不能應三弦之姑洗角。卽正義絲音尙微。一弦非宮之義也。其三弦獨下一徽說。謂十分之徽。爲全度四分之三。宮聲三弦之全度。八十一分三。因之則爲二百四十三。以二百四十三而四分之。則六十零七五。爲十徽之分。而五弦之全度。則爲角聲六十四之分。必按三弦六十四之分。始與之應。故在十一徽。其五弦獨上半徽說。謂五聲以倍半取應。凡九徽之分。爲全度三分之二。其聲爲本弦相生之聲。五弦角聲。角生變宮。其三弦爲宮聲。故不能與九徽

變宮聲變而必在上半徽。卽正義宮聲三弦之角位在十一徽。與角聲之宮位在八徽九徽正中之義也。其泛音四準說謂全弦以七徽爲界。自七徽上至岳山得聲之清。所出五聲二變度分之聲。與實音相應。八徽至十三徽得聲之濁。泛音不與實音相應。乃從焦尾至各徽而出。其旋宮轉調說謂角調之角弦。緊一聲而爲宮聲。卽爲旋宮。角旣爲宮。則宮轉徵。徵轉商。商轉羽。羽轉角。皆以次而移。於正義諸圖說尤能精思闡發。在近時言琴諸家可謂不失其宗者矣。

右樂類二十二部。四百八十三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天文樂律皆積數之學也。天文漸推漸密。前不及後。樂律則愈久愈失。後終不得及前。蓋天文有象可測。樂律無器可憑也。宋儒不得其器。因遁辭於言樂理。又遁辭於言樂本。夫樂生於人心之和。而根於君德之盛。此樂理樂本也。備是二者。莫過堯舜。而后變所典。尙規規於聲音器數。何哉。無聲音器數。則樂本樂理無所附。使十二律之長短。不按陰陽。八音之宮調。不分抗墜。雖奏諸唐虞之廷。知其不能成聲也。泛談樂本樂理。豈非大言寡當歟。今所採錄。多以發明律呂者爲主。蓋制作之精。以徵諸實用爲貴焉耳。

卷三十九

經部三十九

【雅樂發微八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張致撰考明有兩張致其一字伯起合肥人永樂中貢入太學

除廣東道監察御史官至陝西按察使僉事所著有京氏易考見朱彝尊經義考此張致饒州人朱載堉律呂精義第五卷中載有其名又明史陸燾傳載燾劾張璉桂萼疏有禮部員外郎張致假律歷而結知之語與此書亦相合蓋即其人也致論樂大旨以入聲最低者命爲黃鍾其最高者爲應鍾之變宮是書自元聲正半律諸法以逮樂器樂歌懸圖舞表分門畢具後又作雅義三卷附之六十律八十四調十六鍾以及累黍生尺之法無不悉究其序謂論琴律本之朱子論笛制本之杜夔論旋宮本之周禮論鍾鑄本之國語於樂制頗有考證然如論蕤賓生大呂主呂覺淮南子上生之說不知律呂相生定法上生與下生相間故左旋與右旋相乘今應鍾既上生蕤賓而蕤賓又上生大呂與上下相生之序極爲錯迕乃先儒已廢之論殊不足據也

【大樂律呂元聲六卷附律呂考註四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李文利撰文利字乾途號兩山莆田人

成化庚子舉人官思南府教授是書據呂氏春秋黃鍾長三寸九分之說駁司馬遷黃鍾長九寸之誤明史藝文志又載黃積慶作樂律管見二卷駁文利之說考呂氏春秋仲夏古樂篇言黃帝令伶倫自大夏之西阮隴之陰取竹嶰溪之谷空竅厚均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吹曰含少次制十二筒以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之宮律呂之本其季夏音律篇又曰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

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爲下是其損益相生與史記同也假令以三寸九分爲黃鍾而如其上下相生之法而三分損益之至於應鍾止長一寸八分四釐有奇何以成聲耶又案吳韋昭註國語曰黃鍾陽之變言陽氣變而爲黃鍾耳猶漢志云黃鍾爲乾之初九也與蕤賓無與也其言黃鍾爲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而又舉蕤賓成數云管長六寸三分所以分別黃鍾蕤賓者尋文案數甚爲明了其不以九寸本蕤賓之律而爲黃鍾之變者亦甚明矣至呂覽先言三寸九分爲黃鍾之宮又云次制十二筒以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則黃鍾之宮非卽黃鍾與月令云六月律中黃鍾之宮十一月律中黃鍾者正同也文利誤解呂覽韋昭之意而堅執三寸九分爲黃鍾并以黃鍾之九寸爲蕤賓不至舛乎至於以三寸九分起數循環升降自大呂以至蕤賓五陽辰皆以陽升而進九分惟黃鍾陽氣尙微故止進六分自林鍾以至黃鍾五陰辰皆以陰降而退九分惟林鍾陰氣未盛故止退六分夫陰陽進退皆由馴致或多或少以漸而加不得進退先以六分而後驟增至九分也又五聲生數次第宮五十商八十角九十徵七十羽六十多少之數毫無法象又云變宮五十變徵七十二變與正律同數尤不可解也其六十調圖雖本律呂新書改其次序以從左旋而每五調之後又列一宮與大司樂奏歌之說相附其雙宮對調圖則止據奏歌二律分配之更爲牽強矣

【六樂說】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劉績撰績有三禮圖說已著錄此其論樂之書也前有自序

謂蔡氏律呂新書不合者多因以古義求已亡之器以古器推未言之義作爲此書然持論偏執且多疎略如云七音漢以前但謂之和繆不能立名又云天地自然之聲每律有極清聲清多濁少聲五聲未盡

故又生變徵極清。變商清多濁少以盡之。而不取先儒變宮之說。夫變宮之說。漢以前固無有矣。若變商之說。則淮南以後亦無有也。斯亦杜撰之甚者矣。又云凡字能調爲他字者爲陰聲。不能調爲他字者爲陽聲。如黃陽荒陰之類。案字分陰陽。始於周德清中原音韻。以聲之高下論之。非謂其能調他聲否也。以字母言之。則見有陰無陽。疑有陽無陰。卽純清純濁字也。見之陽。疑之陰。雖有聲而無其字。溪羣二母。卽一聲而溪陰羣陽。自爲清濁。劉氏所言於音韻殊爲隔闕。至於鐘磬等制。多據博古圖。以變亂古人舊說。尤不可訓矣。

【古樂經傳三卷】兩淮鹽政採進本。明湛若水撰。若水有二禮經傳測。已著錄。是書補樂經一篇。若水所擬古樂正傳十篇。則錄其門人呂懷之書。古樂本傳一篇。卽樂記原文。別傳一篇。皆周禮所言樂事。雜傳一篇。律傳一篇。則雜採孟子以下及歷代論樂語也。其大旨以論度數爲主。以論義理爲後。故以己所作者反謂之經。而樂記以下古經反謂之傳。然古之度數。其密率已不可知。非聖人聲律身度者。何由於百世之下。闡與古合。而用以播諸金石管弦之器。若水遽定爲經。未免自信之過矣。

【樂律纂要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明季本撰。本有易學四同。已著錄。是書凡十三篇。其論聲氣之源。欲舍古尺而治以耳。亦不甚取候氣之法。其論律管圍徑。頗以祖沖之密率。疑胡瑗三分四釐六毫有奇之說。其論黃鍾生十一律。以蕤賓生大呂非本法。其論十二律寸法。以六變律補鍾律解之闕。其論正變倍半。取但用四清聲之非。其論五聲相生。不取沈括筆談論二變聲。不取杜佑通典後附趙彥肅所傳開元詩譜十二章。則舊文也。本承姚江之學派。其持論務欲掃滌舊文。獨標心得。至於論禮論樂。亦皆自出。

新裁一知半解。雖不無可取。而大致不根於古義。觀其自序。亦言無所師承。以意考究而得之也。

【蔡氏律同一卷】浙江吳玉璣家藏本

明蔡宗堯撰。宗堯字我齋。山陰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興化府教

授。是書以本性稽數候氣三篇爲上卷。以文聲協律制器正度量權四篇爲下卷。其稽數所據史記生鍾分演爲圖說。皆人所同。有其以古人半律當元定。蔡氏變律。不如仍古人之名爲是。其謂變律之不必增設。亦似有所見。而未盡其與文聲一篇不用二變。古亦有此論。驗之於今。南曲如此。北曲則必有二變矣。皆其宮調之乙凡二字也。至謂五聲則有二變。如樓之梯。堂之階。則殊未協。又以疊字散聲之說。而當二變。則益不合矣。制器篇皆古人樂書中所有。而漏略未全。正度量權篇。亦律呂新書之舊文。其候氣之說。尤拘泥而不驗者也。協律篇牽引四聲。究古人歌法。不知近起水磨腔。乃斤斤於此。前人以平上去入配宮商角徵羽。分爲舌居中口開張等說。實於五聲無與。不可混并爲一宗。堯雖小變其意。然以公隆麻禾等韻配十二律。則亦尙沿其誤耳。

【樂律舉要一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韓邦奇撰。邦奇有易學啓蒙意見。已著錄。此書爲曹溶學海

類篇所載。校核其文。乃從邦奇苑洛志樂中摘錄十餘條。爲立此名也。

【樂經元義八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劉濂撰。濂有易象解。已著錄。是書第一卷曰律呂篇。二卷曰八

音篇。三卷曰萬舞篇。四卷至七卷曰古詩音調篇。八卷曰徵言篇。其論律呂也。專駁樂記與周禮大司樂。其論音調也。謂三百篇之中。宮商近雅。徵羽近淫。每篇每章。分出某宮某律。又於其中分列有和有亂。其論頌。又極駁圖鍾函鍾。大都自任臆見。無所師承。前有嘉靖二十九年自序。稱上下數千年。閱歷聖哲。不

知凡幾，皆見不及此，亦僨之甚矣。

【樂典三十六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黃佐撰。佐有秦泉鄉禮，已著錄。是編自一卷至十二卷

爲樂均，自十三卷至二十一卷爲樂義，自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爲大司樂義，自二十五卷至三十五卷爲樂記，三十六卷爲詩樂。其所重者，則尤在樂均。其言律呂之數，以爲每律虛三分吹口，黃鍾之管其數七十八半之爲含少，以求合於呂氏春秋黃鍾之宮三寸九分之說。又引史記律書黃鍾太族姑洗林鍾南呂五律之數，以爲虛三分之證。不知律書中諸七分字，皆爲十分字之譌。司馬貞索隱已辨之。而三寸九分，亦爲四寸五分之譌。近時江永律呂闡微辨之尤詳。佐據此誤本爲宗，故其說愈推愈謬。又古者吹律，本爲無孔之管，後乃一律一呂，各爲一聲，每管設孔，備五聲二變之數，兼旋宮換調之法。佐乃疑爲無孔之管，氣從下洩，欲每管設孔，以爲律始，亦殊臆撰。至於解釋經義，往往支離。若解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謂黃鍾七變蕤賓爲繆羽，應合大呂，大呂七變函鍾爲繆羽，應合太簇，其圖列黃鍾大呂各正聲三調，變聲九調，合爲十二調。然謂正聲第一調，七聲俱備，第二調則有變宮而無變徵，第三調則變宮變徵全無，至變聲第六調，則自宮至羽，并無角音，第七調則自宮至商，并無羽音，第八調則自宮至徵，并無商音，第九調則惟宮之一聲。夫天下安有一聲而可列爲一調者乎？徒爲異說而已。明史本傳載佐自稱此書洩造化之祕，殆不然乎。

【琴瑟譜三卷】浙江巡撫探蓮本

明汪浩然撰。浩然始末未詳。自稱廣東瓊州府正樂生員。殆樂生也。

第一卷言琴瑟之制，以及圖說指法。下二卷則各分諸調。浩然能協琴瑟之聲爲八音，嘗譜大成樂奏之

廣州學宮。湛若水嘗爲作記。其自序謂與其子合奏之。蓋以專門世業。故言之特詳耳。

【八音摘要二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汪浩然撰。是書凡二十五目。上卷自歷代樂議旋相爲宮議以下爲十五目。下卷分列八音及舞圖歌譜爲十目。大抵摭拾舊論。如制氏之記其鏗鏘而已。

【律呂新書分註圖纂十三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許珍撰。珍字時聘。號靜菴。天長人。卷首葉良佩序。有掌教吾庠之語。據太學題名碑。良佩嘉靖癸未進士。浙江太平人。則珍乃太平學官也。是編以蔡氏律

呂新書分前後二卷。前爲律呂本原。後爲證辨。前後隔越。不便初學。乃以後卷證辨。分入前卷各章之末。

又取性理大全三註集覽補註諸書。分疏於前章各段之下。以便觀覽。大抵依文爲訓。無所發明。

【簫韶考逸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呂懷撰。懷有周易卦變圖傳。已著錄。懷律呂之學。受之於湛若水。若水嘗探所論。入古樂經傳中。是書則又懷與其門人胡采輩問答而作也。其說以黃大太夾姑仲蕤

林夷九均爲韶之九成。雜引五行納音。以相配合。其論韶舞。則仿周人四表之制。以黃林太夾南姑應蕤

夷爲九成。其論樂器。則據風俗通。笙祝鼓。簫琴埙鍾磬。爲八音之器。卷末又雜錄問答之語。所載十二律

積數。繁衍無當。又以陰陽術數之說。附會其間。益雜糅矣。

【律呂古義三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呂懷撰。此編前載總序。後列七圖。分律本律變候氣納音等門。並載雜說內外篇。及答問數條。其中心統之說。頗近釋氏。所論亦時多牽合。未能得律呂之本也。

【律呂分解二卷律呂發明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孫應鼈撰。應鼈有淮海易談。已著錄。是書考辨律呂。多出臆斷。如旋宮之法。以十二律相生爲次。每調用五聲二變。止得七聲。如通計一均五調所用之

七律。則三十五聲。祇得十一律。今以黃鍾一均言之。自黃鍾而上。用夷則夾鍾無射仲呂四律。自黃鍾而下。用林鍾太簇南呂姑洗應鍾蕤賓六律。併黃鍾爲十一律。其不用大呂者。以旋宮之法所不及也。應鼈不解其義。乃云大呂助黃鍾宣氣。后妃之象。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故虛而不用。穿鑿殊甚。其算漢斛銘文之徑。尤爲疎舛。嘉量方尺圖。其外方斜卽圓徑也。方求斜術。以方尺自乘倍之。開方得斜。卽以之爲圓徑。用祖氏密率得圓周。乃不易之法。今應鼈以徑一圍三最疎之率起算。命斜徑爲一尺四寸有奇。周四尺二寸。是以開方乘除所得之數。無一不謬。與祖氏所有徑一一四周三五五密率。相去殊遠。乃自云依祖氏布算。何也。況卽以徑一圍三論之。則斜徑一尺四寸有奇者。周亦不止於四尺二寸。總之根柢不明。故無往而不牴牾也。

【舞志十二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張敎撰。敎初名獻翼。有讀易紀聞。已著錄。是書凡十二篇。一曰舞容。二曰舞位。三曰舞器。四曰舞服。五曰舞人。六曰舞序。七曰舞名。八曰舞音。九曰舞什。十曰舞述。十一曰舞議。十二曰舞例。大旨以韓邦奇志樂爲本。而雜引史傳以暢其旨。頗爲詳備。然多闕入後世俗樂。未免雅鄭雜糅。至援山海經刑天舞干戚之類。以證古義。尤爲貪多嗜奇。擇焉不精矣。

【李氏樂書十九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李文察撰。文察里貫未詳。嘉靖十七年官遼州同知時。表進此書於朝。詔授太常寺典簿。其書凡古樂筌蹄九卷。律呂新書補誌一卷。青宮樂調三卷。典樂要論三卷。樂記補說一卷。四聖圖解二卷。文察生平所學。具見於古樂筌蹄。大旨本史記律書。與周官大司樂職文。而自爲之說。律書生鍾術。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

九寸命曰黃鍾之宮。文察解之曰：上九者以九爲上尺，取九寸，寸取九分，去十而存九之謂也。以下八七六五九之數，皆自酉而定。蓋酉爲寸法，其位當乎十也。商八，太族爲商，居寅，自寅數酉當八，羽七，南呂爲羽，居酉，酉衝在卯，自卯數酉當七，角六，姑洗爲角，居辰，自辰數酉當六，宮五，黃鍾爲宮，居子，自子數酉當十者二，其五也是亦五焉。徵九，林鍾爲徵，居未，未衝在丑，自丑數酉當九，今以其言考之，酉爲寸法而位居十，已與上九之義不合。八七六五九之數，羽酉徵未，皆取衝位，雖可以六陽當位，自得六陰，則居其衝解之，而自宮子至酉，實爲十數，不得云宮五，乃云十者二，其五也。勉強牽合，莫此爲甚。六十調圖，率以羽聲起調，如黃鍾宮起南呂，黃鍾徵起姑洗，黃鍾商起應鍾，黃鍾羽起蕤賓，黃鍾角起大呂之類，皆以羽聲數至黃鍾而止，以合宮五徵九商八羽七角六之數。今以黃鍾言之，黃鍾林鍾太族南呂姑洗應鍾蕤賓七律，卽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一均之數，黃鍾爲宮，則七律自蕤賓止矣。文察不用黃鍾林鍾太族三律，而以其南呂羽起調，至蕤賓以下，乃取大呂夷則夾鍾無射仲呂黃鍾六律繼之，共得十聲，而合宮五之數。大呂夷則等律，於黃鍾宮不相干涉，而第十聲之黃鍾，亦非黃鍾爲宮之原律。至黃鍾徵調，林鍾爲宮七律，以林鍾太族南呂姑洗應鍾蕤賓大呂爲次。文察不用林鍾太族南呂三律，而以其姑洗羽起調，至大呂下取夷則夾鍾無射仲呂黃鍾五律繼之，共得九聲，以合徵九之數。其謬與黃鍾宮同，而更有甚者。黃鍾宮雖不用黃鍾本律，而有第十聲之變律，猶可言也。黃鍾徵調，以林鍾徵爲宮，今棄之不用，而自姑洗至黃鍾九聲，並無林鍾之律，得命之爲宮，而仍名之爲黃鍾徵，是名實錯亂也。大司樂三大祀樂天神之樂，文察以黃鍾林鍾太族南呂姑洗應鍾蕤賓大呂夷則夾鍾，順行爲十奏之次。大呂蕤賓應鍾姑

洗南呂太族林鍾黃鍾仲呂無射逆行爲十歌之次姑洗應鍾蕤賓大呂夷則夾鍾爲六變之次六變之樂夾鍾爲宮則黃鍾爲羽起聲在羽之羽則爲南呂故一變姑洗至六變仍得夾鍾合南呂六變數之則羽七也夫經文明言黃鍾爲角太族爲徵文察因其不合則云黃鍾乃夾鍾羽在第九奏爲夷則之角太族乃夾鍾變宮在第二奏爲林鍾之徵至姑洗爲羽萬不得通乃云姑洗在夾鍾前一位乃黃鍾之角黃鍾乃夾鍾之羽其氣相關在第三奏爲林鍾之羽夫六十調八十四聲旋宮之法每一律皆含五聲二變特以宮調不同某律之爲某聲乃一定之次而不相假借若彼此移易而仍不可通亦徒爲好異而已矣其律呂新書補註青宮樂調典樂要論三書大旨不出乎此樂記補說因陳澹之註而補之以發明禮先樂後之旨不及於器數四聖圖解上卷四圖一爲伏羲先天卦圖一爲文王後天卦圖一爲夏禹九疇圖一爲箕子洪範圖下卷四圖一曰用保聖躬二曰用明聖心三曰用一聖動四曰用直聖政更一字不及於樂據其自序欲以德政爲作樂之本也然當世宗元修之日而引蔡沈之說稱老彭得之以養身云云毋亦欲希時好乎

【雅樂考二十卷】兩淮鹽政採運本 明章煥撰煥常熟人嘉靖中官福建仙游縣教諭是書雜引前代論樂之事鈔撮成編前三卷題曰經書皆引六經言樂之文論語孟子亦皆詳載而左傳惟引初獻六羽季札來聘二條儀禮則不錄一字四卷題曰諸子自太公六韜以至莊子列子皆取一二條五卷爲五聲六卷七卷爲六律八卷九卷爲律制十卷至十二卷爲八音十三卷至十六卷爲樂制皆剽剟習見之言十七卷至末皆明之樂章併教坊曲令亦載焉全書無所發明惟六羽條下稱祀孔子當增武舞耳

【律呂正聲六十卷】內府藏本

明王邦直撰。邦直字子魚，卽墨人。李維禎序以爲曾官鹽山縣縣丞。林

增志序則以爲鉛山縣縣丞。二序同時，自相矛盾。考明世宗實錄實作鹽山，則增志序誤也。其書以卦氣定律呂，推步準之太元經，分寸準之呂覽，故大旨主李文利黃鍾三寸九分之說，而獨斜其律以左律爲右律，又以三分損一，隔八相生，截然兩法，而力辨古來牽合爲一之非，援引浩繁，其說甚辨。自漢司馬遷至明韓邦奇諸家皆有節取，而無一家當其意。蓋邦直常嘉靖閒，上書論時政，坐是閒廢閉戶二十年，乃成此書。王士禎池北偶談記萬曆甲午詔修國史，翰林周如砥嘗上其書於史館，蓋亦篤志研思之作也。然維禎序述其欲比孔子自衛反魯，使雅頌得所，邦直自序亦稱千載之謬可革，往聖之絕學不患於無繼，則未免過夸矣。

【律呂正論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載堉撰。是書掃除古法，自生新意，謂史記稱黃鍾八寸十分

一，乃約十分爲寸。管子稱九九以是生黃鍾，乃約九分爲寸。自京房劉歆始以九寸爲九十分，以空圍相乘得八百一十分。宋蔡元定祖之，其說皆謬。因創爲縱黍斜黍橫黍三等尺圖，謂元定誤以斜黍之積爲橫黍之積，故諸律尺度皆謬。於是每律長短皆列三等新法，以糾其失。又以密術推內外周徑面竊及積實而終之以琴律圖譜，大抵皆掎擊前人之說也。以載堉所撰律呂精義與是書相考，是書大呂橫黍律長九寸四分三釐九毫，而律呂精義則載大呂橫黍律長九寸四分三釐八毫七絲四忽三微一纖。是書太簇橫黍律長八寸九分一釐九毫，而律呂精義載太簇橫黍律長八寸九分一釐八毫九絲八忽七微一纖。是書夾鍾橫黍律長八寸四分一釐九毫，而律呂精義夾鍾橫黍律長八寸四分一釐八毫九絲六

忽四徵一繩其餘絲忽以下收零作整者甚多蓋此書爲載培草創之本而律呂精義後出其算術與年俱進故得數不同也。

【律呂質疑辨惑】無卷數 浙江巡撫探進本 舊本題曰句曲山人伯勤甫撰伯勤者明鄭世子載培

字也書中有云律呂精義內篇備載各律內外周徑而羣積實乘除算術已詳今恐文煩故不細解只將倍正半三十六律內外徑數開如左蓋載培既爲律呂精義又爲此書以約其義也其說謂前漢志度本起於黃鍾之長黃鍾之長便是一尺若外加一寸然後成尺則不可謂度本起於黃鍾之長矣故全書俱從黃鍾長一尺立算與所謂律呂精義及正論互相闡發千頃堂書目不著錄蓋未之見今鈔本附於律呂正論之後而以王所用律呂正論序冠於卷端則二書一時傳寫裝潢者誤移也。

【樂經以俟錄】無卷數 兩江總督探進本 明瞿九思撰九思有春秋以俟錄已著錄是編首以十二

律衍爲十二月令摹仿禮記之文頗爲蕪雜其解用宮逐羽而清角生引商刻羽而流徵成以爲凡樂調每均自下而上初律謂之宮次二謂之商次三謂之角次四謂之徵次五謂之羽則五乃羽位非宮與商之位因下宮居於羽調之羽位似乎以宮逐羽而宮下開一之陽律卽是角故曰用宮逐羽而清角生下商居於羽調之羽位似乎引商逐羽而商下開一之陰律卽是徵故曰引商刻羽而流徵成云云案下宮之名見國語伶州鳩所論七律下商之名則互古未聞殆由九思杜撰又以四清爲清宮清商清角清徵如商調之數少宮調之數多則宮調謂之正宮宮調之數少而商調之數多則宮調謂之下宮其法以宮與商相較商與角相較角與徵羽莫不皆然惟羽居五調之末更無他調相較以知其孰爲正羽孰爲

清羽。然宮商角徵。既以次相較。羽調獨不可與宮相較乎。且古人有少羽。繆羽。清羽。諸說。管子又有倍羽之律。九思不知。凡一律皆有正倍半三聲。遂謂羽無清調。誤矣。又論蔡元定旋相爲宮圖。黃律雖在黃鍾宮調之首。而黃律不在黃鍾羽調之末。不得謂之以黃鍾起調。舉曲案樂律始終條理。出於自然。起調舉曲。必用本律。本屬臆度。蔡元定以黃太姑蕤林南應爲黃律宮者。乃合五聲二變而計之。黃鍾既在一均之內。自可以爲起調。舉曲九思乃分十二律爲五段。每調止用五聲。而其所用者。乃長短大小之次。非相生之律。已屬乖舛。又謂一均以十二律周而復始。不知五聲二變。可以該括萬聲。亦爲淺陋。至謂十二律之黃太姑夾等字。卽爲均脚。尤不知而作矣。

【律呂解註二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明鄧文憲撰。文憲號念齋。新會人。官晉江縣教諭。是書成於萬曆癸未。全錄律呂新書舊註。所自爲詮解者。殊不及十之一。至蔡書六十調一圖。於旋宮之法。已爲賅備。文憲又每調各爲一圖。附於蔡圖之後。尤徒爲繁碎矣。

【樂經集註二卷】山東巡撫採進本。明張鳳翔撰。鳳翔有禮經集註。已著錄。是書取春官大司樂以下二十官爲樂經。謂漢賈公獻古樂經文。與大司樂合。是其明證。今以所述二十官之義。證之註疏。多相符合。惟大司樂一官。序樂制最詳。而文亦最奧。鄭註圓鍾爲宮。以下文。謂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中呂上生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其林鍾爲宮。黃鍾爲宮。相生之例亦然。其義頗奧。故宋元人多不從。是書於此類要義。多未發明。而徒事牽衍文句。蓋亦無足深取矣。

【大樂嘉成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袁應兆撰應兆字瑜石江寧人崇禎中舉人官休寧縣教諭明自洪武二十六年頒大成雅樂於天下令學官依式制造然奉行者或舉或不舉其舉者或久而廢故明之季年休寧學尚不備樂應兆乃與知縣王佐考核定制編爲此書實明一代享祭先師之樂譜非一縣之樂譜也

【古樂義十二卷】湖南巡撫採進本 明邵儲撰儲此書明史藝文志不著錄書中考辨韶樂尤詳大概據虞書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爲堂上之樂合止祝敔笙鏞以閒爲堂下之樂籥韶九成爲樂之始終節奏又據漢志樂歌九德顏師古註九功之德皆可歌也之語以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至勸之以九歌俾勿墮自天敔有典至政事懋懋哉自庶頑譏說至於否則威之自股肱喜哉至百工熙哉自元首明哉至庶事康哉爲九德之歌據舞蹈宜八風之氣及文始五行舞諸說推之爲九韶之舞不知經傳所云韶樂本寥寥數語毫無聲律器數可推而儲乃敷衍之以爲當時韶樂如是其勉強附會自不待言至其論十二律皆具正管正聲子管子聲爲二十四律其十二律衍唱之法如黃鍾宮衍唱以黃林太南姑應爲一均應蕤大夷夾爲一均皆用正管無仲黃林太一均四律皆用正管獨黃鍾用子管南姑應蕤太一均獨大呂用子管不知聲音之道高下以漸諸高之中而忽雜一下或諸下之中而忽雜一高則律不成律歌不成歌儲侈言韶樂實於尋常聲音之道尙未能辨也

【大成樂律一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孔貞瑄撰貞瑄字璧六號歷洲晚號聊叟曲阜人順治庚子舉人官大姚縣知縣是編乃貞瑄爲濟南教授時作推洞簫七調以明三分損一上生下生之旨尤詳於

琴瑟譜其節奏大概本之闕里廟中其辨鄭世子瑟以合宮命之別於旋宮之說有五不可通頗多訂正然謂樂亡而求諸俗至以箏爲瑟之遺制未免亂鄭聲於雅樂矣

【律呂新書衍義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呂夏音撰夏音字大昭新昌人雍正丙午舉人官知縣

是編取蔡元定之書更爲推闡凡爲說五圖六圖後又各附以論及歌訣其論律呂相生之次與元定頗有異同元定謂六律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者皆損而下生六呂在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者皆益而上生至蕤賓生大呂損而下生其管只四寸一分八釐三毫夷則生夾鍾損而下生其管只三寸六分六釐三毫無射生仲呂損而下生其管只三寸二分八釐六毫於是謂三呂在陰無所增損三呂在陽則用倍數使與十二月之氣相應夏音不從專主呂氏春秋及淮南子之說謂自子至巳前六辰爲陽皆下生下生則損自午至亥後六辰爲陰皆上生上生則益子之生未一陽生二陰未之生寅二陰生三陽寅之生酉三陽生四陰酉之生辰四陰生五陽辰之生亥五陽生六陰午之生丑一陰生二陽丑之生申二陽生三陰申之生卯三陰生四陽卯之生戌四陽生五陰戌之生巳五陰生六陽自矜其說爲前人未發然應鍾生蕤賓以亥之六陰生午之一陰與陰陽相生之例不合終未若元定之書深有合於司馬遷班固諸家古法也

【律呂圖說九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建常撰建常字仲復渭南人是書成於康熙戊辰自謂殫

四十餘年之功大抵依蔡氏律呂新書次第爲之圖說尤力申候氣之法歷引隋志及明人韓邦奇王邦直之說爲之發明案候氣之說雖詳具於續漢志然隋開皇九年高祖遣毛爽蔡子元候氣於普明寺其

法已不能應其事。具詳隋志。卽蔡氏所謂多截管以求黃鍾者。亦究未之能得。建常所論亦泥古而不知變通者矣。未有王宏撰後序。歷稱黃宗義梅文鼎毛奇齡諸家。以爲與建常此書皆不合。其惑滋甚。安得聚諸人於一堂。窮其本而究其變。則亦深有微詞矣。

【鍾律陳數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顧陳塋撰。陳塋字玉亭。太倉人。康熙己酉舉人。官行人司行

人。自孟康韋昭皆有黃鍾管徑三分。圜九分之說。算家以其周徑相求之率。於術最疎。久廢不用。陳塋仍本舊說。以徑三分爲生律之數。又云卽九爲寸。律之九度之十也。取徑之三十。因九歸得三分。又三分之一。爲律生之度。黃鍾管徑三分。又三分分之一。以九還原。卽三周十分。又三百三十九分分之一。十六以九還原。爲九分。又一百一十三分之四十八。則是徑九分者。乃虛立之率。而非實數。其說與蔡氏約十爲九之論合。然圜九之率。終爲疎舛。卽陳塋究不能強解也。隋書律志載祖沖之密率。徑一百一十三。周三百五十五。陳塋用此率。以算周徑。較徑三圜九之法爲密。如以新率四率比例推之。徑一爲一率。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爲二率。徑一百一十三爲三率。推得四率之周爲三五五九九九六九四五。比祖氏三五五密率尾數尚多八位。又陳塋所未知矣。

【樂經內編二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宜猷撰。雜採諸經書言樂之文。排纂成書。無所考正。自

序。又稱採諸史者。謂之外編。今外編未見。非完書也。

【律呂新書註三卷】

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周模撰。模儀封人。是書成於雍正甲辰。所註皆依文訓義。

惟於魯齋彭氏所算黃鍾圜徑字畫譌舛者。能訂正其失耳。自序云。不得黃鍾。則十一律無由而正。然不

究黃鍾之真度而徒以在聲爲中聲。在氣爲中氣。在人爲喜怒哀樂未發。與發而中節等理語解之。此所謂言之可聽。而用之無常者也。

【廣和錄二卷】廣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何夢瑤撰。夢瑤字報之。南海人。雍正庚戌進士。是書恭錄聖祖

仁皇帝律呂正義爲述要。上下二卷。又以所纂蔡氏律呂新書訓釋。曹庭棟琴學纂要。附入下卷。謹案正義所論琴律。據管子白虎通諸書。以大弦爲倍徵。三弦爲宮。與諸家云一弦爲宮者迥異。蔡曹二書尙仍舊說。夢瑤依文訓釋。尙未能推闡御製之精微。以糾正流傳之舛誤也。

【易律通解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光邦撰。光邦臨海人。雍正中。官中書舍人。易道陰陽。律呂

亦本陰陽。易爲天地自然之數。律呂亦本天地自然之數。故推而衍之。其理可以相通。然易不爲律作。律亦不爲易作。無容牽合而一之也。是書引律以合易。以天地五十有五之數。畫爲三角圖。與算家開方廉率立成之法相類。所用過揲之數。以九八不以九六。策數以五十五。不以五十。於律義頗多牴牾。至律管不用圍徑。又於十二律之外。增小呂含少二律於無射之後。亦自我作古也。

【樂律古義二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童能靈撰。能靈有周易剩義已著錄。是書謂洛書爲五音之

本。河圖爲洛書之源。河圖圓而爲氣。洛書方而爲體。五音者氣也。氣凝爲體。體以聚氣。然後聲音出焉。蔡氏律呂新書。沿淮南子漢書之說。誤以亥爲黃鍾之實。惟所約寸分釐絲忽之法。其數合於史記律書。因取其說爲之推究源委。以成是書。夫萬事萬物。不離乎數。故旁牽蔓引。無不可比。附於圖書。而律歷兩家。以數爲根。尤易於假借。其文敷衍成理。然非聖人作樂之本旨也。恰倫製律。何嘗一字及圖書哉。

【大樂元音七卷】山東巡撫探進本

國朝潘士權撰。士權號龍菴。黔陽人。官太常寺博士。是書成於乾隆己丑。前五卷據琴定樂。大旨本管子下徵之數一百八。下羽之數九十六。白虎通絃音離故首徵二說

而通之。案絃審音以首絃爲下徵。二絃爲下羽。三絃爲宮。四五六七爲商角徵羽。并附以儀禮樂譜十二篇圖說頗繁。然實本欽定律呂正義。以首絃爲下徵之說。旁爲推演。其由琴聲而推諸樂。與近時江永律呂新論所見略同。但不及永書之精密耳。六卷附以琴譜曲譜。七卷附歷學音調類例甚詳。惟合四乙上尺工凡。唐人新法。茲既不取。而又兼以凡字代變宮。乙字代變徵。則矛盾在所不免矣。

【律呂新書箋義二卷附八音考略一卷】湖南巡撫探進本

國朝羅登選撰。登選衡山人。是編取蔡元

定書爲之訓釋。亦有強爲之說者。如八十四聲圖箋云。合爲黃鍾古。六爲黃鍾清。本之宋志所載燕樂字譜。合六皆頭管翕聲。非笛色也。六十調圖箋云。今民間俗樂。亦有調法。如用六字調。是古清黃鍾調。不知俗樂以笛色正宮之字定調。頭管之翕聲爲合。是加上字哨吹之而爲合。若去哨吹之。則祇是上字也。且唐宋時燕樂高於雅樂。三律以夾鍾清爲宮。蔡氏新書云。緊五者夾鍾之清聲。俗樂以爲宮是也。燕樂之黃鍾。其聲當雅樂夾鍾。新唐書云。宮聲應夾鍾之律是也。然則笛色六字。已非雅樂黃鍾。其非古黃鍾。益可知矣。至於書中所引推步算術之類。尤爲牽合。未附八音考略一卷。亦無大闡明云。

【律呂圖說一卷】江蘇巡撫探進本

國朝張紫芝撰。紫芝字鷺山。一字秀山。杭州人。是書首引朱子鍾

律篇。次列黃鍾圖。自此以下。凡三十八圖。以月建日躔圖終焉。每圖皆爲之說。大都不出蔡元定韓邦奇及鄭世子載堉舊說。前有孔毓璣序。稱其爲學徒講解。以六律正五音句。著爲此書。於四子書中。不留纖

毫疑義。則亦舉業之緒餘矣。

【音律節略考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國朝潘繼善撰。繼善號本菴。婺源人。是編首列律呂損益上下相生之法。次列正半變半諸律長短之法。次列十二律還相爲宮之法。後列黃宮七管至應宮七管十二圖。卽律呂新書所謂八十四聲。蓋旋宮譜也。其中所云本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者。乃局於所見而云然。朱子亦考據舊文。非自立新法也。

【黃鍾通韻二卷】翰林院筆帖式都保家藏本。國朝都四德撰。都四德字乾文。號秋莊。滿洲鑲紅旗人。是書凡十篇。曰律度量衡第一。五音位次第二。六律第三。七均第四。五音六律相生第五。律呂名義第六。律本第七。循環爲宮第八。聲字第九。律數第十。末又附以琴圖。共爲上下二卷。多本蔡元定律呂新書。而附益以己意。如聲字一篇。於國書十二字頭。獨取第一第二第四第五第十二章之字。而其餘皆不之及。而五章中。又雜取第四章之 ㄩ 安 ㄩ 恩 ㄩ 二字以配宮。第五章之 ㄩ 昂 ㄩ 勇 ㄩ 二字以配商。第一章之 ㄩ 阿 ㄩ 額 ㄩ 二字以配角。第十章之 ㄩ 歌 ㄩ 歌 ㄩ 二字以配徵。第二章之 ㄩ 愛 ㄩ 平 ㄩ 聲 ㄩ 讀 ㄩ 韻 ㄩ 依 ㄩ 二字以配羽。以上十字分之配十干。又取首章之 ㄩ 依 ㄩ 烏 ㄩ 兩字。共爲十二字。分配十二律。作爲橫直方圓之圖。且謂人之言語聲音。止此數字。殊不知我國書十二字頭。整齊肅括。無音不備。無韻不該。非可偏舉其五字頭。以爲分配也。據其所論。蓋以此五章。可用漢字對音。其餘七章。雙聲疊韻。爲漢文所無。故不用耳。然國書有二合三合切音之不同。推其原本。則自首句六字而外。其餘何一非雙聲疊韻。而謂止於七章而已乎。今以漢文字有無爲國音之區別。漢文所有者。則取配五音十二律。而漢文所無者。概置弗論。是未究國書制作之

本也。且字頭十二。雖曰平列。其實十一章。皆以第一章爲綱領。而第一章又以第一句爲綱領。觀國語中。並無以他字加於「工」阿「丁」顯「乙」依「丁」邪「乙」爲之上者。其偶遇此音。亦以他字代之。蓋此數字。總貫十二章。如臣之有君子之有母。其體統實爲最尊。不宜與衆音並列。又所列「工」阿「乙」受「平」聲「讀」工「安」乙「昂」乙「敦」等字。反居「丁」顯「乙」顯「依」工「恩」丁「辨」乙「歐」等字之下。亦多未安。伏稽欽定國書新語。卽以「工」阿爲陽。以「丁」顯爲陰。以此可見「工」阿之類皆陽位也。「丁」顯之數皆陰位也。陰不可以先陽。乃國書之義例。不可以隨章布列矣。至其以五章字頭統詩韻三十部。雖亦近似。然限以前所拈之數字。亦不足以盡清文之蘊。惟所論清字切音之法。皆中竅要。爲有益於學者耳。

【樂原】無卷數。江華巡撫採進本。舊本題囂囂子撰。不著名氏。相其紙色版式。蓋近時人也。首爲總

論一篇。泛摭聲律身度之常談。書中亦錄通典玉海之舊文。其他若謂陽律有二變。陰律無二變。不知十二律旋相爲宮。各有五聲二變。故得八十四聲。若陰律無二變。則十二律旋宮。止得七十二聲矣。又謂吉事用九寸起律。則黃鍾也。凶事用八寸起律。則大呂也。考之周禮大司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裁諸侯薨。令去樂。從未見有凶事用樂。亦未見先王特別八寸之管爲凶事用者。至史記述漢制。始有吹簫給喪之語。然豈可以論古樂歟。

【律呂纂要二卷】內府藏本。不著撰人名氏。前後亦無序跋。分上下二篇。每篇各十有三說。大意以律呂之要在辨其聲音之高下長短。上篇則發明高下之節。下篇則發明長短之度。似乎近人節錄欽定律呂正義。以便記誦者也。

右樂類四十二部二百九十一卷內四部無卷數皆附存目

案樂爲古制宜遵古法阮咸荷勛之爭不過尺之長短房庶范鎮之爭不過黍之縱橫耳宋魏漢津以徽宗指節定尺明李文利以黃鍾爲長三寸九分盡改古法皆世衰而邪說作也今於詭詞新論悉斥不錄庶不失依永和聲之本旨焉

卷四十

經部四十

小學類一

古小學所教不過六書之類故漢志以弟子職附孝經而史籀等十家四十五篇列爲小學隋志增以金石刻文唐志增以書法書品已非初旨自朱子作小學以配大學趙希弁讀書附志遂以弟子職之類併入小學又以蒙求之類相參並列而小學益多歧矣考訂源流惟漢志根據經義要爲近古今以論幼儀者別入儒家以論筆法者別入雜藝以蒙求之屬隸故事以便記誦者別入類書惟以爾雅以下編爲訓詁說文以下編爲字書廣韻以下編爲韻書庶體例謹嚴不失古義其有兼舉兩家者則各以所重爲主如李燾說文五音韻譜實字書袁子讓字學元元實論等韻之類悉條其得失具於本篇

【爾雅註疏十一卷】內府藏本 晉郭璞註宋邢昺疏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官至宏農太守事蹟具晉書本傳昺有孝經疏已著錄案大戴禮孔子三朝記稱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則爾雅之來遠矣然不云

爾雅爲誰作。據張揖進廣雅表稱周公著爾雅一篇。案經典釋文以揖所帶一篇爲釋詁。今俗所傳三篇。案漢志爾雅三卷。此三篇。謂三卷也。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疑莫能明也。於作書之人。亦無確指。其餘諸家所說。小異大同。今參互而考之。郭璞爾雅註。序稱豹鼠旣辨。其業亦顯。邢昺疏。以爲漢武帝時終軍事。七錄載韃爲文學爾雅註三卷。案七錄久佚。此據隋志所稱。梁有某書亡。知爲七錄所載。陸德明經典釋文。以爲漢武帝時人。則其書在武帝以前。曹粹中放齋詩說曰。案此書今未見傳本。此據永樂大典所引。爾雅毛公以前。其文猶略。至鄭康成時。則加詳。如學有緝熙于光明。毛公云。光。廣也。康成則以爲學於有光明者。而爾雅曰。緝熙光明也。又齊子豈弟。康成以爲猶言發夕也。而爾雅曰。豈弟發也。薄言觀者。毛公無訓。振古如茲。毛公云。振。自也。康成則以觀爲多。以振爲古。其說皆本於爾雅。使爾雅成書在毛公之前。願得爲異哉。則其書在毛亨以後。案詩傳乃毛亨作。非毛萇作。語詳詩正義條下。大抵小學家綴緝舊文。遞相增益。周公孔子。皆依託之詞。觀釋地有鶴鶴。釋鳥又有鶴鶴。同文復出。知非纂自一手也。其書歐陽修詩本義。以爲學詩者纂集博士解詁。高承事物紀原。亦以爲大抵解詁詩人之旨。然釋詩者。不及十之一。非專爲詩作。揚雄方言。以爲孔子門徒解釋六藝。王充論衡。亦以爲五經之訓故。然釋五經者。不及十之三四。更非專爲五經作。今觀其文。大抵採諸書訓詁名物之同異。以廣見聞。實自爲一書。不附經義。如釋天云。暴雨謂之凍。釋艸云。卷施艸。拔心不死。此取楚辭之文也。釋天云。扶搖謂之焱。釋蟲云。羸。羸。羸。蛆。此取莊子之文也。釋詁云。嫁往也。釋水云。澆。大出尾下。此取列子之文也。釋地四極云。西王母。釋畜云。小領盜驪。此取穆天子傳之文也。釋地云。東方

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鶻鶻。此取管子之文也。又云。邛邛距虛負而走。其名謂之鰈。此取呂氏春秋之文也。又云。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釋地云。河出崑崙虛。此取山海經之文也。釋詁云。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又云。洪廓宏溥介純夏。釋天云。春爲青陽。至謂之醴泉。此取尸子之文也。釋鳥曰。爰居雜縣。此取國語之文也。如是之類。不可殫數。蓋亦方言急就之流。特說經之家。多資以證古義。故從其所重。列之經部耳。璞時去漢未遠。如遂輜大東稱詩。劉我周王稱逸書。所見尙多古本。故所註多可據。後人雖迭爲補正。然宏綱大旨。終不出其範圍。曷疏亦多能引證。如尸子廣澤篇。仁意篇。皆非今人所及睹。其鍵爲文學樊光李巡之註。見於陸氏釋文者。雖多所遺漏。然疏家之體。惟明本註。註所未及。不復旁搜。此亦唐以來之通弊。不能獨責於曷。惟既列註文。而疏中時複述其文。但曰郭註云云。不異一字。亦更不別下一語。殆不可解。豈其初疏與註別行歟。今未見原刻。不可復考矣。

【爾雅註三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鄭樵撰。樵字漁仲。莆田人。居夾漈山中。因以爲號。又自稱西溪逸

民。紹興間。以薦召對。授右迪功郎。兵部架閣。尋改監潭州南嶽廟。給札歸。鈔所撰通志。書成。入爲樞密院

編修。事蹟具宋史儒林傳。南宋諸儒。大抵崇義理而疎考證。故樵以博洽傲睨一時。遂至肆作聰明。詆諆

毛鄭。其詩辨妄一書。開數百年杜撰說經之捷徑。爲通儒之所深非。惟作是書。乃通其所可通。闕其所不

可通。文似簡略。而絕無穿鑿附會之失。於說爾雅家爲善本。中間駁正舊文。如後序中所列。體詞言穢

袍袞。黻四條。蛾蛾。丁丁。嚶嚶。三條。註中所列。釋詁台。睽陽之子爲我。賈界卜之子爲與一條。關關。嘯嘯。當

入釋訓一條。釋親據左傳辨正娣姒一條。釋天謂之景風上脫文一條。星名脫實沈鶉首鶉尾三次一條。釋水天子造舟一條。釋蟲食根芘一條。釋魚鯉鱣一條。蝮虺首大如臂一條。皆極精確。惟魚枕謂之丁一條。牽引假借以就其六書略之說。又堅執作爾雅者江南人。凡郭璞所云蜀語河中語者。悉駁辨之。是則偏僻之過。習氣猶未盡除。又汪師韓集有書此書後一篇。取其誤改郭註者。以劉劉杙爲安石榴。以鬻雕蓬爲其米。雕胡二條。補郭註而未確者。孟勉也。以爲孟卽譬於代也。以爲更詞二條。仍郭註之誤未改者。訓郵過也。爲道路所經過。不知郵古字同尤。訓比目魚爲王餘。不知吳都賦雙則比目片則王餘二條。亦頗中其失。至於議其釋言篇內經文。脫弁同也三字。釋水篇內經文。脫水之由膝以下爲揭至爲厲十八字。釋草篇內經文。脫葦醜芳三字。釋魚篇內經文。脫蛭蟻二字。釋鳥篇內經文。脫倉庚薰黃也五字。皆當爲毛氏刊本之誤。併以詆樵則過矣。

【方言十三卷】永樂大典本。舊本題漢揚雄撰。晉郭璞註。考晉書郭璞傳。有註方言之文。而漢書揚雄傳。備列所著之書。不及方言一字。藝文志亦惟小學有雄調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註云。太元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雜賦有雄賦十二篇。皆無方言。東漢一百九十年中。亦無稱雄作方言者。至漢末。應劭風俗通義序。始稱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輜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祕室。及嬴氏之亡。遺棄脫漏。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閩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曾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又劭注漢書。亦引揚雄方言一條。是稱雄作方言。實自劭始。魏晉以後。諸儒轉相沿述。皆無異詞。惟宋洪邁容齋隨筆。始考證漢書。斷非雄作。然邁所摘劉歆與

雄往返書中。既稱在成帝時。不應稱孝成皇帝一條。及東漢明帝始諱莊。不應西漢之末。卽稱莊。邈爲嚴君平一條。則未深中其要領。考書首成帝時云云。乃後人題下標注之文。傳寫舛訛。致與書逕爲一實。非歆之本詞。文義尙釐然可辨。書中載揚莊之名。不作嚴字。實未嘗預爲明帝諱。其嚴君平字。或後人傳寫追改。亦未可知。皆不足斷是書之僞。惟後漢許慎說文解字。多引雄說。而其文皆不見於方言。又慎所注字義。與今方言相同者。不一而足。而皆不標揚雄方言字。知當慎之時。此書尙不名方言。亦尙不以方言爲雄作。故馬鄭諸儒。未嘗稱述。至東漢之末。應劭始有是說。魏孫炎註爾雅。莫虻螳螂。蚌字。晉杜預註左傳。授師子焉。句。始遞相徵引。沿及東晉。郭璞遂註其書。後儒稱揚雄方言。蓋由於是。然劭序稱方言九千字。而今本乃一萬一千九百餘字。則字數較原本幾溢三千。雄與劉歆往返書。皆稱方言十五卷。郭璞序亦稱三五之篇。而隋志唐志。乃並載揚雄方言十三卷。與今本同。則卷數較原本闕其二。均爲抵牾不合。考雄答歆書。稱語言或交錯相反。方復論思。詳悉集之。如可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云云。疑雄本有此未成之書。歆借觀而未得。故七略不載。漢志亦不著錄。後或侯芭之流。收其殘稿。私相傳述。閱時既久。不免於輾轉附益。如徐鉉之增說文。故字多於前。厥後傳其學者。以漢志無方言之名。恐滋疑竇。而小學家有別字十三篇。不著撰人名氏。可以假借影附。證其實出於雄。遂併爲一十三卷。以就其數。故卷減於昔。歆反覆推求。其真僞皆無顯據。姑從舊本。仍題雄名。亦疑以傳疑之義也。雄及劉歆二書。據李善文選注。引懸諸日月。不刊之書。句。已稱方言。則自隋唐以來。原附卷末。今亦仍之。其書世有刊本。然文字古奧。訓義深隱。校讐者。猝不易詳。故斷爛譌脫。幾不可讀。錢曾讀書敏求記。嘗據宋槧。駁正其誤。然曾家宋槧。今亦

不傳。惟永樂大典所收，猶爲完善。檢其中秦有榛娥之臺一條，與錢會所舉相符。知卽從宋本錄入。今取與近本相校，始知明人妄行改竄，顛倒錯落，全失其初。不止錢會所舉之一處。是書雖存而實亡，不可不亟爲釐正。謹參互考訂，凡改正二百八十一字，刪衍文十七字，補脫文二十七字，神明煥然，頓還舊觀。併逐條援引諸書，一一疏通證明，具列案語。庶小學訓詁之傳，尙可以具見崖略，併以糾坊刻之謬，俾無迷誤。後來舊本，題曰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其文冗贅，故諸家援引及史志著錄，皆省文謂之方言。舊唐書經籍志，則謂之別國方言，實卽一書。又容齋隨筆，稱此書爲輶軒使者絕域語釋別國方言，以代爲域，其文獨異。然諸本並作絕代，書中所載，亦無絕域重譯之語。洪邁所云，蓋偶然誤記。今不取其說焉。

【釋名八卷】內府藏本。漢劉熙撰。熙字成國，北海人。其書二十篇，以同聲相諧，推論稱名辨物之意。中間頗傷於穿鑿，然可因以考見古音。又去古未遠，所釋器物，亦可因以推求古人制度之遺。如楚辭九歌，薜荔拍兮蕙綯，王逸註云，拍搏壁也，搏壁二字，今莫知爲何物。觀是書釋牀帳篇，乃知以席搏著壁上，謂之搏壁。孔穎達禮記正義，以深衣十二幅皆交裁，謂之衽，是書釋衣服篇云，衽，攢也。在旁，攢，攢然也。則與玉藻言衽當旁者，可以互證。釋兵篇云，刀室曰削，室口之飾曰琫，下末之飾曰琕，又足證毛詩詁訓傳之誤。其有資考證不一而足。吳章昭嘗作辨釋名一卷，糾熙之誤，其書不傳。然如經典釋文，引其一條曰，釋名云古者車音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音尺遮反，舍也。案釋名本作古者曰車聲如居，音行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車會也。行者所處若居會也。此蓋陸德明約舉其文，又取文義顯明，增入音尺遮反四字耳。章昭云，車古皆音尺奢反，後漢以來，始有居音。案何彼穠矣之詩，以車韻華。桃天之詩，以華韻家。家古音姑。

華古音敷。則車古音居。更無疑義。熙所說者不謬。昭之所辨。亦未必盡中其失也。別本或題曰逸雅。蓋明郎奎金。取是書與爾雅小爾雅廣雅埤雅合刻。名曰五雅。以四書皆有雅名。遂改題逸雅。以從類。非其本目。今不從之。又後漢書劉珍傳。稱珍撰釋名五十篇。以辨萬物之稱號。其書名相同。姓又相同。鄭明選作。穉言。頗以爲疑。然歷代相傳。無引劉珍釋名者。則珍書久佚。不得以此書當之也。明選又稱此書爲二十七篇。與今本不合。明選萬歷中人。不應別見古本。殆一時失記。誤以二十爲二十七歟。

【廣雅十卷】內府藏本

魏張揖撰。揖字稚讓。清河人。太和中。官博士。其名或從木作楫。然證以稚讓之

字。則爲揖讓之揖。審矣。後魏江式論書表曰。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倉。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爲益者也。然其字詁。方之許篇。或得或失矣。是式謂埤倉廣雅。勝於字詁。今埤倉字詁。皆久佚。惟廣雅存。其書因爾雅舊目。博採漢儒箋註。及三蒼說文諸書。以增廣之。於揚雄方言。亦備載無遺。隋祕書學士曹憲爲之音釋。避煬帝諱。改名博雅。故至今二名並稱。實一書也。前有揖進表。稱凡萬八千一百五十文。分爲上中下。隋書經籍志亦作三卷。與表所言合。然註曰。梁有四卷。唐志亦作四卷。館閣書目。又云。今逸。但存音三卷。憲所註本。隋志作四卷。唐志則作十卷。卷數各參錯不同。蓋揖書本三卷。七錄作四卷者。由後來傳寫。析其篇目。憲註四卷。卽因梁代之本。後以文句稍繁。析爲十卷。又嫌十卷煩碎。復併爲三卷。觀諸家所引廣雅之文。皆具在今本。無所佚脫。知卷數異而書不異矣。然則館閣書目所謂逸者。乃逸其無註之本。所謂存音三卷者。卽憲所註之本。揖原文實附註以存。未嘗逸。亦未嘗闕。惟今本仍爲十卷。則又後人析之以合唐志耳。考唐元度九經字樣序。稱音字改反爲切。實始於唐開成。開憲雖自

隋入唐。至貞觀時尙在。然遠在開成以前。今本乃往往云某字某切。頗爲疑竇。殆傳刻臆改。又非憲本之舊歟。

【匡謬正俗八卷】安徵巡撫採進本

唐顏師古撰。師古名籀。以字行。雍州萬年人。歷官祕書監。事蹟具

唐書本傳。是書永徽二年。其子符羅郎揚庭表上於朝。高宗敕錄本付祕閣。卷首載揚庭表稱。藁草纔半。部帙未終。蓋猶未竟之本。又稱謹遵先範。分爲八卷。勒成一部。則今本乃揚庭所編。宋人諸家書目。多作刊謬正俗。或作糾謬正俗。蓋避太祖之諱。錢曾讀書敏求記。作列謬正俗。則刻本偶誤也。前四卷凡五十五條。皆論諸經訓詁音釋。後四卷凡一百二十七條。皆論諸書字義字音。及俗語相承之異。考據極爲精密。惟拘於習俗。不能知音有古今。其註漢書。動以合聲爲言。遂與沈重之音。毛詩同。開後來叶音之說。故此書謂葬音臧。誼議音宜。反音扶。萬反。歌音古。賀反。森音上。聲。怒有上去二聲。壽有授受二音。縣有平去二聲。週音戶。蓋反。皆誤。以今韻讀古音。謂穰音而成反。上音盛。又音市。郢反。先音西。逢音如。字。不讀龐。皆誤。以古音讀今韻。均未免千慮之一失。然古人考辨小學之書。今皆失傳。自顏之推家訓音證篇外。實莫古於是書。其邱區禹字之論。韓愈諱辨引之。知唐人已絕重之矣。戒山堂讀史漫筆。解郤鄒二字。詫爲獨解。不知爲此書所已駁。毛奇齡引書序。序。寶玉。解春秋。衛浮。詫爲特見。不知爲此書所已引。洵後人證據終不及古人有根柢也。鄭樵通志。校勢略。云。匡謬正俗。乃雜記經史。惟第一卷起論語。而崇文總目以爲論語類。知崇文所釋。只着帙前數行。率意以釋之耳。今檢崇文總目。樵說信然。當時館閣諸人。不應荒謬至此。檢是類所列。以論語三種。家語一種。居前。次爲白虎通。次爲五經鈎沈。次卽此書。次爲六說。次爲

經史釋題次爲授經圖次爲九經餘義次爲演聖通論皆統解羣經之文蓋當時仿隋志之例以五經總義附之論語類中雖不甚允要不可謂之無據樵不考舊文而務爲苛論遽以只看數行詆之失其旨矣

【羣經音辨七卷】通行本

宋賈昌朝撰昌朝字子明獲鹿人天禧初賜同進士出身慶曆中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英宗初加左僕射封魏國公諡文元事蹟具宋史本傳此書其侍講天章閣時所上凡羣經之中一字異訓音從而異者彙集爲四門卷一至卷五曰辨字同音異仿唐張守節史記正義發字例依許慎說文解字部目次之卷六曰辨字音清濁曰辨彼此異音曰辨字音疑混皆卽經典釋文序錄所舉分立名目卷七附辨字訓得失一門所辨論者僅九字書中沿襲舊文不免謬誤者如卷一言部謙慊也下云鄭康成說謙爲慊慊厭也厭謂閉藏貌據禮記註曰謙讀爲慊慊厭也此解正文自謙註又曰厭讀爲慊慊閉藏貌也此解正文厭然與上註厭足之厭絕不相蒙昌朝混而一之殊爲失考又卷二丌部與堅刀貌也據考工記轉欲頤典註曰頤典堅刀貌以頤典爲形容之辭不得單舉一典字卷三中部輦頭括髮也輦本輦字之譌據儀禮註一以解婦人之髻以麻申之曰以麻者如著輦頭焉一以解括髮以麻免而以布申之曰此用麻布爲之狀如今著輦頭矣是括髮免髻皆如著輦頭輦頭自是吉服揚雄方言輞頭自河以北趙魏之間曰輞頭劉熙釋名作綰頭又有輦帶髮帶等名豈可以括髮釋之是皆疎於考證之故然釋文散見各經頗難檢核昌朝會集其音義絲牽繩貫同異粲然俾學者易於尋省不爲無益小學家至今不廢亦有以也自序云編成七卷凡五門紹興中王觀國後序亦云凡五門七卷惟宋史藝文志作三卷此本爲康熙中蘇州張士俊從宋槧翻雕實爲七卷則宋史所載爲字畫之誤明矣

【埤雅二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宋陸佃撰。佃字農師。越州山陰人。少從學於王安石。熙寧三年擢進士甲科。授蔡州推官。選爲鄆州教授。召補國子監直講。歷轉至左丞。未幾罷爲中大夫。出知亳州。卒於官。事蹟具宋史本傳。史稱其精於禮家名數之學。所著埤雅禮象春秋後傳之類。凡二百四十二卷。王應麟玉海又記其修說文解字。其子宰作此書序。又稱其有詩講義。爾雅註。今諸書並佚。其爾雅新義。僅散見永樂大典中文句。譌闕亦不能排纂成帙。傳於世者。惟此書而已。凡釋魚二卷。釋獸三卷。釋鳥四卷。釋蟲二卷。釋馬一卷。釋木二卷。釋草四卷。釋天二卷。刊本釋天之末。註後闕字。然則併此書亦有佚脫。非完本矣。宰序稱佃於神宗時。召對言及物性。因進說魚說木二篇。後乃並加筆削。初名物性門類。後註爾雅畢。更修此書。易名埤雅。言爲爾雅之輔也。其說諸物。大抵略於形狀。而詳於名義。尋究偏旁。比附形聲。務求其得名之所以然。又推而通貫諸經。曲證旁稽。假物理以明其義。中多引王安石字說。蓋佃以不附安石。行新法。故後入元祐黨籍。其學問淵源。則實出安石。晁公武讀書志謂其說不專主王氏。亦似特立。殆未詳檢。是編誤以論其人者。論其書歟。觀其開卷說龍一條。至於謂曾公亮得龍之脊。王安石得龍之睛。是豈不尊安石者耶。然其詮釋諸經。頗據古義。其所援引。多今所未見之書。其推闡名理。亦往往精鑿。謂之駁雜。則可。要不能不謂之博奧也。

【爾雅翼三十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宋羅願撰。元洪焱祖音釋。願字端良。號存齋。歙縣人。以蔭補承務郎。乾道二年登進士第。通判贛州。淳熙中知南劍州事。遷知鄂州。卒於官。事蹟附載宋史羅汝楫傳。焱祖字潛夫。亦歙縣人。天歷中官遂昌縣主簿。以休寧縣尹致仕。是書卷端有願自序。又有王應麟後序。方

回跋及焱祖自跋。應麟後序稱以咸淳庚午刻此書郡齋。而玉海所列爾雅諸本。乃不著於錄。據方回跋。稱序見鄂州小集。世未見其書。回訪得副本於其從孫裳。蓋其出在玉海後也。越五十年。爲元延祐庚申。郡守朱霽重刻。乃屬焱祖爲之音釋。而願序及應麟後序。隸事稍僻者。亦併註焉。焱祖跋稱釋草八卷。凡一百二十名。釋木四卷。凡六十名。釋鳥五卷。凡五十八名。釋獸六卷。凡七十四名。釋蟲四卷。凡四十名。釋魚五卷。凡五十五名。今勘驗此本。名數皆合。惟釋獸七十四名。此本內有八十五名。與原跋互異。豈字畫傳寫有誤歟。其書考據精博。而體例僅嚴。在陸佃埤雅之上。應麟後序稱其卽物精思。體用相涵。本末靡遺。殆非溢美。後陳標刪削其書。別爲節本。謂其好處。可以廣人之識。見處儘多。可恨處。牽引失其精當者不少。內引三百篇之詩處。多不是。云云。案標著作傳於今者。有尙書集傳纂疏。歷朝通略。定宇集三書。核所聞見。曾不能望願之項背。遽糾其失。似不自量。至願書成於淳熙元年甲午。朱子詩集傳。作於淳熙四年丁酉。在願書後三年。而標乃執續出新說。繩願所引據之古義。尤屬拘墟。今願書流傳不朽。而標之節本片字無存。則其曲肆詆譏。無人肯信而傳之。略可見矣。

【駢雅七卷】浙江巡撫探進本

明朱謀瑋撰。謀瑋有周易象通。已著錄。此書皆刺取古書文句。典奧者。

依爾雅體例。分章訓釋。自釋詁釋訓。以至蟲魚鳥獸。凡二十篇。其說以爲聯二爲一。駢異爲同。故名曰駢雅。謀瑋淹通典籍。其一齋書目所載。往往爲諸家所未窺。故徵引詳博。頗具條理。非鄉塾陋儒。摺拾殘剩者可比。中間如藻井。乃屋上方井。刻爲藻文。西京賦註。引風俗通訓義甚明。而謀瑋以爲刻扉之屬。改易舊文。殊爲未確。又謂都御史爲大司憲。詹事爲端尹。乃流俗之稱。亦乏典據。至如釋天內之歲陽月名。釋

地內之五丘四荒太平太蒙丹穴空桐之類皆爾雅所已具更爲複引尤病冗蕪然奇文僻字搜輯良多
摛其膏腴於詞章要不爲無補也

【字詁一卷】安徵巡撫採述本 國朝黃生撰生字扶孟歙縣人前明諸生是編取魏張揖字詁以名其書於六書多所發明每字皆有新義而根據博奧與穿鑿者有殊閒有數字未安者如謂靈說文呼郭切飛聲也而諸書用靈聲處又音髓今書地名人性之類多用霍獨樊噲傳之霍人正義註先累蘇果山寡三反先累反卽髓音也韻會諸家紙藥二韻兼收靈而霍則止一音蓋霍從佳其音當爲髓靈本飛鳥聲借爲地名因又借爲人性後省便作霍既爲借義所奪其本音本訓遂失而於字之常用霍音髓者反作霍此霍之所以轉爲呼郭切而霍之所以轉爲先累反也據其所說則霍但有先累反之本音靈但有呼郭反之本音矣今考音切之古莫過玉篇廣韻玉篇靈字下註云息委切露也呼郭切飛聲廣韻於四紙靈字下註云靈麻草於十九鐸靈字下註云地名說文飛聲也則是靈本有髓之一讀並不因省借爲靈始音髓也又玉篇霍字下註云呼郭切揮霍廣韻霍字下註云虛郭切揮霍爾雅霍山爲南岳又姓則是霍之一字在玉篇廣韻原止有呼郭反一音並無髓音惟史記正義註有息累反而要不得爲止有息累反一音也況白虎通曰南方霍山者霍之爲言護也護乃呼郭反之轉音非先累反之轉音然則班固讀霍已爲呼郭反矣豈漢音猶不足據乎生又謂打字始於六朝今考後漢王延壽夢賦曰捐颺颺拂諸渠擅縱目打三顛又易林曰口饑打手則打字不始於六朝明矣此類殊爲失考其他若謂大鼎七个之鼎當從口諧聲與從一者不同似蛇之鱗既借徒何切之鱗又借張演切之鱗而皆轉爲常演切漢書註誤

以張連切之。讀爲釋。又謂周禮玉人註。瓊讀爲饗。饗之屬。說文讀以羹澆飯。釋文膏屬作膏。故篇海饗卽饗字。內則釋文醜讀爲饗之然反。饗本又作饗。並之然反。此蓋明醜饗當並讀爲饗。非謂饗卽饗字。若以諸延切。饗何以處玉人註之饗屬乎。又謂干乾字通。引後漢書獨行傳。云明堂之奠。干飯寒水。又在晉帖所云。淡闕干嘔之前。此類則最爲精核。其他條似此者。不可枚舉。蓋生致力漢學。而於六書訓詁。尤爲專長。故不同明人之勛說也。

【續方言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杭世駿撰。世駿字大宗。號荃浦。仁和人。乾隆丙辰召試博學鴻

詞。授翰林院編修。是書採十三經註。說文釋名諸書。以補揚雄方言之遺。前後類次。一依爾雅。但不明標其目耳。蒐羅古義。頗有裨於訓詁。世是所引之書。往往耳目之前。顯然遺漏。如玉篇引倉頡篇云。楚人呼竈曰竈。列子黃帝篇註。引何承天纂文云。吳人呼瞬目爲眴目。古今韻會引魏李登聲類云。江南曰辣。中國曰辛。爾雅釋草釋文。宋庠國語補音。引晉呂忱字林云。楚人名蔞曰芟。蔞秦名雅。鳥鯉。青州人呼鮎鮎。初學記及太平御覽引纂文云。梁州以豕爲鱗。河南謂之鮎。漁陽以豬爲肥。齊徐以小豬爲獮。太平御覽又引纂文云。秦以鈔鑄爲銚。爾雅釋親釋文引纂文云。妹媼也。初學記引服虔通俗文曰。南楚以美色爲娃。初學記及山堂考索。又引通俗文云。晉船曰舶。埤雅引廣志小學篇云。螻蛄。會稽謂之蠓。姑。北戶錄引顏之推證俗音云。南人謂疑牛羊鹿血爲鮎。鮎。鮎。內國呼爲糗餅。亦呼寒具。桴梳。今江南呼曰饅餅。蝦蟇。山東謂之螭。螭。吳人呼爲鮎魚也。凡此諸條。皆六朝以前方言。正可以續揚雄之著。而俱佚之。豈舉遠者反略近歟。又如書中引說文。秦晉聽而不聞。聞而不達。謂之曄。引史記集解。齊人謂之藟。汝南淮

泗之閒曰顏諸條本爲揚雄方言所有而復載之亦爲失檢然大致引據典核在近時小學家猶最有根柢者也。

【別雅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玉搢撰玉搢字山夫山陽人廩貢生官鳳陽府訓導是書取字體之假借通用者依韻編之各註所出而爲之辨證於考古深爲有功惟是古人用字有同聲假借有轉音變異有別體重文同聲轉音均宜入之此書至於郊鄆一作岐豐之類則郊乃岐之本字說文明云郊一作岐實屬重文偶然別體說文玉篇以後累千盈百何可勝收未免自亂其例又徵引雖博而挂漏亦夥卽以開卷東冬二韻覈之若大戴禮一室而有四戶八牕牕卽窗楚辭九歎登逢龍而下隕兮註古本逢作蓬荀子榮辱篇引詩下國駿蒙註今詩作駿龐莊子盜跖篇士皆蓬頭突鬢註蓬本作鏗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使公子蓋餘燭儲註左傳儲作庸史記秦始皇本紀秦王爲人蜂準徐廣曰蜂一作隆龜策傳雄渠蠶門註新序有熊渠子漢書古今人表鬼臾區師古註云卽鬼容區陳豐師古註云卽陳鋒衛青傳青至籠城師古註云籠讀爲龍皆目前習見者乃佚而不載則推之儀禮之古文周禮之故書及漢人箋註某讀作某之類一一考之所漏多矣然就所徵引足以通古籍之異同疏後學之疑滯猶可以考見漢魏以前聲音文字之概是因小學之資糧藝林之津筏非俗儒剽竊之書所能彷彿也。

右小學類訓詁之屬一十二部一百二十二卷並文淵閣著錄。

舊唐書經籍志以詁訓與小學分爲二家然詁訓亦小學也故今仍從漢志列爲小學之子目又爾雅首釋詁釋訓其餘則雜陳名物蓋析其類而分之則蟲魚草木之屬與字義門目各殊統其類而

言之則解釋名物亦卽解釋其字義故訓詁者通名也方言釋名相沿繼作大體無殊至埤雅爾雅翼務求博洽消泛濫矣要亦訓詁之支流也故亦連類編之埤雅廣要之屬蕪雜已甚則退之小說家焉



14009



省立



14
1
9
013-8
10695

112
石大文庫
8

學